

馬士奇 譯
Hilli Lengyel 著

國粉
絳墨
衫登
軍場
領之
袖德
希
特
勒

北平星雲堂書店出版

序

予，譯倫基爾所著之希特勒一書，竟適值冷口陷落，平津危急之時，重有感焉，深以為非常之時，必有非常之人，挺身而起，肩荷鉅任，勇往邁進，毫不徘徊，方能挽回劫運，克奏膚功。証之各國，歷歷不爽。今也四省淪陷，寇氛猶熾，華北危亡，迫于眉睫，亡國民之頭銜，其必不遠，願政府因循搖曳，掩飾欺騙，若無其事，國將不國，此非所謂非常之時乎？

展望國際則又何如？歐陸四強協定，行將成立，華府經濟會集，即待召集，各國忙于奔走合作，拉攏「與國」，大戰前之情況，不是過也。各國之槍頭究向莫斯科乎？抑對狂放之日本乎？或竟豆剖瓜分弱小民族以自足乎？是在縱橫捭闔之結果如何耳。惟無論如何，二次大戰之前夕，確將到來，中國在此漩渦掙扎之命運，必不能幸免。亡國滅種，振作復興，端賴此時，此

非所謂非常之時乎？

然而所謂非常之人者果何在耶？以口號欺騙民衆，以事實昭示失地，不曰安內攘外，即曰實行抵抗，結果內未安，外亦未攘，實行抵抗，變爲棄甲曳兵而走之代名詞，此無他，所謂領袖也者，無決心，無誠意，以私害公，以致之也，予故曰，中國今日無真正之領袖，如有之，則應抓住時代，抓住羣衆心理，勇往邁進，土耳其凱摩爾之豐功偉業，豈其難哉。

今者世界經濟不振，風雲險惡，各國皆有偉大人物，見危定難，出撐艱鉅，土之凱摩爾，意之莫索里尼，俄之斯塔林，其最著者，即如德國新享盛名之希特勒，亦儼然在國際政治上露頭角。二十世紀眞所謂偉人薈萃之世界也。其他姑不具論，即對於擁有廣大民衆之希大砲，或猶有未知。予故速爲詮釋，思饜閱者，中國之大能無一企爲非常之人乎。如有之，則希氏之事蹟亦先例也，然則希特勒爲誰？其代表者如何？如其因緣時會得握政權，將導德國

於何之？遂成爲先決問題焉。愛米爾倫基爾先生本此問題，秉筆直書，不雜虛僞，不特對於希氏及其運動與以評價，而且對其未來之成功，亦加以推測，曾幾何時而希特勒遽然粉墨登場，扮演國際場中之主角，則倫氏之言不其驗也。

希氏自幼卽爲一叛徒。及其長也，亦不肯同流合污，隨俗浮沈，傲其無產同胞擁護社會主義；乃以北方民族之高尙精神，爲反馬克思主義及色米特主義之根本依據。本書作者分析希特勒之特性，實中世紀意大利之商人及二十世紀美國之高等推銷員之複合物也。倫氏於其書中寫希氏如何以其厚顏，如何以高壓廣告術，如何利用怪誕之羣衆心理，始造成其國家社會黨。此俱有魔力之才人，以復興德國昭告國人，以超自然之信仰及德國種族之高貴作爲宣傳之資料，欲久困之德國之人民，不走入其旗幟之下，豈可得乎？

此卽舉世知名之希特勒也。於希氏本身，德國人民可以看出德國之個人

如何。希氏在歐戰時于巴瓦利亞軍隊中當槍兵受傷，曾獲得勛章，在大革命活躍時期返回穆尼希。選擇當時僅有六人之政黨，樹其組織，迄于今則成爲德國之民族英雄也。此書各章皆甚優美，不必贅以序言，即有序言亦不能更爲動人。因其敘述莊諧並出，妙語驚人。本書有一要點即作者迄未離其中立之地位是也。惜譯者文筆生澀，又因付印搶猝，致此書優點未能傳出，爲遺憾耳！

譯者誌 民國二十一年四月十五日

粉墨登場之德國絳衫軍領袖希特勒

目錄

第一章	叛徒	1
第二章	抗死的無名小卒	23
第三章	穆尼希走入赤化	49
第四章	七人共桌	67
第五章	穿雨衣的人	97
第六章	大審之日	119
第七章	獄中插話	133
第八章	逆流	145

1
1
1

366311

第九章	那擠人來了！	165
第十章	絳衫軍領袖	198
第十一章	德國醒來！猶太亡了！	201
第十二章	他們的工作	225
第十三章	決鬥	239
第十四章	熱心費錢	255
第十五章	友和敵	269
第十六章	青年運動	281
第十七章	三位獨裁	297
第十八章	時勢造英雄	307

第一章 叛徒

蘭巴克的農夫們都不喜歡希特勒家族。希特勒「先生」只是一位金的「稅關小吏」，他自己爲什麼官僚派十足，是沒有理由的。農夫們稱他爲先生是在開玩笑，因爲他硬要人家這樣叫他，人家那能不敷衍他的面子呢？後來他們叫的太口順了，一村的人竟單知道他叫希特勒「先生」，反把他眞名忘了，蘭巴克村常常誇耀他們村裏有帝國憲兵隊的退伍稽查，有政府顧問的寡妻，從沒聽見他們拿未入流的奧國「稅關小吏」吹牛。

「希特勒族是外國人」，車匠佛蘭米爾王紅獅子酒館常好拿這句話提醒擁護他的人們。希特勒族自波勞惱來，此地距奧國的蘭巴克村約莫有三十英里遠近。佛蘭不喜歡希特勒「先生」同他競爭，因爲佛蘭雖是農家子弟，却希望被人看成紳士之流。畢竟，佛蘭在維也納農業部有一位做官的朋友。所



以人們一聽到佛蘭米爾的名字，都竦然起敬，何況他的聲音宏亮，拳頭似鐵？

村人都急欲知道，爲什麼希特勒先生也趾高氣揚，目空一切呢？他不過是一個貧窮小販的兒子。而希特勒先生的妻，那個波希米的女人，講着繼續不完全的德國話，看着又不像是生於維也納宮城的人。

希特勒先生雖不爲公眾所喜，可是他在倫茲街和吉爾森巷交叉的地方，他那所白色住宅最好房間裏，也是一個不平凡的人。此外在禮拜日下午，有一位對着一杯紅酒，說的續續不休的主角，你道是誰，這正是小吏希特勒先生。他的同座的朋友們，都覺着聽一段說了幾遍的故事，吃的倫茲臘腸未免太爲豐富。同時這位隻手把守波勞檣邊疆的人，把他們看做腹心，他們個個人都覺得很爲榮幸。戰線所不得不防備的人，自非敵人。可是站在巴瓦利亞那邊的孩子們已經難看到家了。他們對於邊境是一個世界終了，另一世界開

始的觀念毫無。就是有一位未入流的小吏，追逐頑童，把他們放在邊疆的對過，這是他們最難堪的。而一位未入流的小吏像這樣的舉動怎能保持他的尊嚴呢？

在十分靜寂之後，達到了故事的頂點。

做父親的希特勒說道：「我在維也納的時候……」

希特勒太太和小「阿道夫」雖說聽這種插話，不知有多少遍，可是他們重新的心裏過一下。這個是同大臣會面的故事，似為午夜奇談之一。每當說這個的時候，做父親希特勒必定加添點新鮮材料。實際上他曾到過維也納報告一個屬員陞遷。一年一年的過去了，部裏的屬員已成了部長，向作父親的希特勒表示祖國對他保護邊陲之利益，深致謝意。

阿道夫十二歲的時候，他父親看不透他的兒子為什麼不該做官，不過他的兒子却極端反對。這個並不是因為阿道夫是一個前知五百後知五百的怪物

。乃是因爲他知道做官是先要求學，而求學是他不心願的。

因此，孩子同他父親的利益衝突了。蘭巴克所不認爲紳士的老希特勒，欲其子挽回頹勢，重光門楣。他一生是一個未入流的小吏，部裏邊的一張桌子，似乎是他事業的頂點。所以他一提出教他兒子走爲官做官的路子，希特勒太太首先同意這個計畫，可是阿道夫却不贊成，那末，怎麼辦呢？家庭會議的結果，終於以多數可決教他將來做一任官。

希特勒家族在任何地方沒有住的太長久過，因而在社會上沒有什麼貢獻，所以掩沒無聞。不論早年的傳說是如何有用，而大部材料多自希特勒個人而來，其簡略和不可靠，自不待言。希特勒常以他的出身微賤爲羞，所以他所不說的話，常多過於他所說的話。關於他母親的事略，他永遠沒有提過。可是她是一個波希米女人乃爲共認的事實。希特勒從他母親學得好談的習慣。她那斯拉夫的神秘主義足使她忠於神秘的信條，和怕見事實。在德奧環境

裏，小希特勒在本地小孩子當中，或已感受相當的屈辱。波希米人在戰前與匈帝國內被視為二等國民，又小村中的一個純粹德奧人不免對於他們有高傲的心理。

差別待遇下的痛苦，小孩子們或者覺着太不公平，打算當一個純粹奧地利人以避免此種待遇。村中帶有稻草般的頭髮，藍眼睛的農家子弟們，都確信自己的種族高尚，雖然他們是莫名其妙。這些記憶和後來希特勒崇拜北方英雄，大有關聯。

在倫敦的實業學校裏，阿道夫是一個掛名的學生，看不出他怎麼樣來。這位將來的政府官吏喜歡在呼恩魯克森林作長途旅行。那些森林的探險遂造成了這位少年恆久而且堅定的野心。阿道夫有一個隊伍，這個隊伍裏邊只有一個比他還小的多的孩子。這隊伍不但有爲他的將官打仗的義務，並且時常拿糖果教他吃，遇必要時，還得給他做工諂獻媚的小丑。開始是對普魯士人

做戰，但阿道夫偶爾提到普法戰爭時，敵人又變成法國了。

小希特勒喜歡在家庭所用的煤油燈下畫畫。他父親深以浪費煤油於無用之事為可耻，因繪畫不能使人做官發財。在做父親的希特勒的眼光看來，藝術家只是些下九流的人們。全世界都知道他們過的是浪漫生活，而且永遠不為駐守波勞惱邊疆，保守祖國的大臣所喜。

在希特勒和蘭巴克的居民看來，天下的中心即倫茲——上奧地利的首府——此地距蘭巴克不過數英里之遙。蘭巴克的農夫們每當禮拜三的早晨携其生產而至倫茲，且於士波雷素的啤酒園裏菩提樹下過夜。二十世紀之初，希特勒剛剛十二歲的時候，這一座繁華的倫茲城倒很合這孩子的脾胃。他一生的野心在當一個戲園子的看座的，或在士波雷素飯館裏當一個跑堂的。可是他覺得第一種事業不能成功，因為戲園子裏只有一個看座的——一位極不喜歡青年的老人。

然而他的夢想畢竟實現了，用幾個奧幣買了一張廊子的票，那裏他能聽見一切，甚至能看見一切。他所看見的是一段關於一個蘋果，一位暴君，和一位叫威廉台爾的怪戲。此後約莫有二十五年的光景，阿道夫希特勒決定擁護德國的權利，或者是由于這齣戲給他的印像太深的原故吧！

遊倫茲博物院不如看威廉台爾能引人入勝。因爲在那齣裏包含着數百年前由發丁哥所激起的許多農民暴動的殘跡。發丁哥的意思在使農民少做工，多吃飯，原因就是他們可以不早早死去。地主們以發丁哥預防農民早死爲殘酷不情，因爲地球原是一個憂愁的深淵，所以他們才把發丁哥擱在熱爐子上來炙他，爲的是他不爲古人擔憂。小希特勒不同情于發丁哥，且以地主們的舉動爲然。阿道夫在學校裏不爲先生所喜，因爲就是他必須說「是」的時候，他總有他「不以爲然」的理由。他反抗先生的絕對威權，是出于本性。先生們都叫他是好鬧事的人，而且都對他表示不信任。一件他所不瞭解的事，

爲什麼在學校週年紀念時，要唱奧地利的國歌。他愛哼唧唧的唱：「德意志，德意志戰勝一切……」的德國歌。

阿道夫希特勒在反對奧大利的統治上，始取得青年的光榮。這是天生的虛張聲勢和立異的結果。邊城的教育助他成了叛徒。他在一八八九年生於奧國和巴瓦利亞交界處的波勞惱矮屋裏，自幼就看慣了德國和奧國。看疆界那邊的軍隊在另一旗幟下，喊另一種口號開步走；聽他們服從和奧國不同的命令，煞是有趣。巴瓦利亞步兵所着的藍色帶硬袖的制服，比奧地利步兵所着的藏青者的制服漂亮的多。他對巴瓦利亞的藍白旗比對奧地利的黑黃旗喜歡的多。

他的表兄叔爾茲是一個比他大的多的孩子，住在不到百碼遠近的巴瓦利亞那邊，常常拿哈士堡以婚姻建設帝國來揶揄他。何處是奧地利非列得力士第一和著名統治者的大事業？這個問題是新出學校門的叔爾茲所亟欲討論的

希特勒家族到蘭巴克之前，曾在巴瓦利亞那邊的巴索住了一個時候，那裏巴瓦利亞人有看不起奧地利人的習氣。那些可憐愚暗無知的親戚至少比德國落後半世紀。

魯得威街的烤麵包者喜歡同阿道夫的父親說：「看這兩位皇帝」。於是這兩個人就談起政治來。老希特勒稍有輕視德國之意，因她成爲帝國沒有多久。而奧地利則不同，因她有幾百年的歷史。

烤麵包者固執的說道：「但是看一看你們的久西夫皇帝則如何？」

老希特勒聽到這些話很不自然。穿着皇帝賜給他的制服一天，他不能允任何人許對於皇帝說不敬的話。所以他拒絕討論久西夫，而以不贊成的態度，聽烤麵包者自言自語。烤麵包者自本埠報紙社論上找些打算教他流行的話

他說：「奧地利又回到封建時代了」，他並且拍着他的背去思索。他欲知封建作何解釋，但他覺得這個字用的這樣久了，現在再去問人，未免令人恥笑。

老希特勒極鎮靜的聽他說。「封建」這個名詞給了他一個很好攻擊他的機會，他決計不讓烤麵包者笑得如此狡猾。

輪到他發言時，他反駁道：「吾們的意義是另一意態」。弄得，麵包者閉口無言。「意態」已證明對他太生硬了。

阿道夫常是這些爭論的証人，而且覺著得能聽些不懂的事情，深為得意。

烤麵包者是信德民族高尚的人。他會在一次大會上聽到「種族優良」這個名詞，那一次大會是一位波摩蘭尼亞人用一種極討厭的音調整說了一夜。演說的用意，烤麵包者忘記了，惟有種族優良這幾個字他却記得。

烤麵包者在老希特勒又往訪時告訴他道：「看看一切匈牙利人，捷克人，波蘭人，南斯拉夫人及意大利人」。這不是一個公平的要求，因為烤麵包者已在他所愛看的報紙上研究過這個問題，而希特勒却沒有準備應戰。

烤麵包者引了一段他記得話繼續說道：「吾們是一個在種族力上佔有榮耀的國家。吾們到外面太陽下佔一地方，而不像吾們的敵人所說——說到這裏他露出一點膽怯的假笑——不是整個的太陽的下」。

這個說的很好沒法反駁，於是烤麵包者戰勝了，那天夜裏喜歡的沒有睡着，在牀上演習他的勝利，第二天早上醒了還帶着笑容。

若是阿道夫希特勒在學校沒學過哈士堡是什麼大皇帝之類，那他便不唱德國國歌。他雖然對於德奧之聯合成功，尙無意見，可是他對威權有一種天性的反抗，於是反抗的惡魔起始又在鼓勵他了。他沈默寡言，他的眼睛也不像孩子們的眼鋒。

阿道夫最愛讀史，且對於過去的獨裁人物，頗感興趣。大亞歷山大，里斯西撒，和沙里曼大帝爲他崇拜的英雄。他讀德國史的興趣，遂使他讀了許多拿破崙戰後關於國家復興的少年叢書。奧國的孩子們常受嚴格的訓練使對大問題有興味，阿道夫——幾近十三歲——自非例外也是通史的貪讀者。他樂意生于百年前有機會做一個軍事領袖，這個並非罕事。

老希特勒在阿道夫十四歲那年死了。微薄的養老金那能够這孩了的教育費，所以他不得不跳出走入宦途的圈子，而去做他所不喜歡且無益的雜務。他又在蘭巴克村同他母親過了幾年。他母親因受他父親亡故的影響，而又覺着孩子無人教養，所以她的健康遂一蹶不振。他本來可以做一個農夫，或者在稅關當一個差。但是他的野心勃勃，不甘拘促。因爲他不能同奧國的軍隊在一起，所以他又想在維也納當一個技師的學徒。

※

※

※

※

小希特勒在維也納西站走下三等車時，他還僅僅有五十個「古登」。頸子裏掛着錢袋，他小心翼翼的在馬里亞街用村童的脚步走的時候，肩上還背着一個包袱。現在他已經超過十六歲了，他母親去世，也不過剛有幾天。

家中的幾畝薄田已變賣了償還了喪葬費，所以阿道夫就是有當農夫的意見，現在也不能當了。蘭巴克的鄉里們都說他沒出息。從此這個家族家敗人亡，不再為社會的一部。因為要在蘭巴克教人看成本地人，那只有生在蘭巴克才可以的。

阿道夫打算進維也納藝術專門，但是被拒絕了。一個鄉下孩子，蓬亂的頭髮垂在眼前，不加修理，手裏拿着許多污濁不堪的圖畫，看着沒有什麼成功的希望。他身上帶着的五十個「古登」，就是在維也納貧民窟裏，也算不了大財富，而奧地利的都城在當時也不求一位久里斯西撒，或大非里得里士。就是當時的軍政部也不知道阿道夫曾在賀巴克村當過一人的領袖。

阿道夫年歲太輕，太無經驗，不知道怎樣在暗中騙取財物。維也納雖甚繁華，雖為強大帝國的中心，可是他的繁華或強大尙不能使飢餓而健啖的村童容易謀生。已故之奧地利稅關小吏若看見他的兒子在他所崇拜的都城裏，遭遇了這樣的坎刻，那一定是一件極為痛心的事。小希特勒只有一個鋪——不是一間屋子——就是這一個鋪也非到某定時間不能使用。他用臘燭讀書，因為煤汽太貴，而房東太太又是一個吝嗇鬼。後來他得到了工作，得到了想穿西撒衣服的青年所不喜歡的工作。他成了一個建築家的小工。他的工作就是搬運垃圾。他必須日出以前起來，而他的工頭又是一個粗俗的無賴。

工廠的汽笛鳴了正午的信號時，他停了手車，去喝他那瓶牛奶，吃他那黑麵包和鹹肉。躺在垃圾堆上，去聽維也納貧民的故事，以消遣他的愁苦。他為他的同伴們發愁，他們中的許多都比他大的多，但是他還從沒有像他們一定要住在新建築的階台上。在房上的人都是有組織的社會黨和那些說話

滔滔不窮的人。正午休息的時候，把資本家罵了個一佛出世，二佛涅槃。工程隊的隊員即時以平常宣傳的要項，作成簡單的演說詞如下：「生產工具必須社會化。財富分配必須平均。工資必須增加——利益必須減少。各國的無產階級必須聯合起來」。

這個對於希特勒到是一件新奇的事。他在蘭巴克永遠沒有聽得說過社會主義。若是他們不把最後的裂痕表現出來，他或者就喜歡這新奇的意思了。同在一處做工的人們越說他們的原因，希特勒越不接受他們的話。他這種反抗精神真是可嘉。

一個夥伴向他建議應該加入社會黨的工會，但是希特勒婉言謝絕了。但是他得首先研究研究社會黨的著作，然後再研究反社會主義的著作。終於決定他要反對無產階級了。不論他的容貌如何褻隘，他還不肯以工人自居。他仍看着自己是佔在勝利軍的頭裏，和從前在蘭巴克率領一人隊時一樣。

旁人在質問他「你是一個黃狗嗎？」而他也偷聽了不少的恫嚇的話。隊裏的蠢東西們，捲起袖子，揚言要將某人擲下房去。

阿道夫在許多冷嘲熱諷的勞工當中從滑板上搬運垃圾的時候，他的心裏對他們的侮辱正在想一種報復的計畫。他不得不承認他人比他所知道的標語口號爲多，但他們沒有他那劇烈的厭惡。想到這裏他心裏的悶氣稍覺得平下去了。最低限度他知道他是有反抗勇氣的。他若能及時努力，這末常不是一個好機會。或者他能抓着時代也是說不定的。他于是下了一個結論說：第一次印像爲成見所囿。

他所看的報紙一個是自由報一個是奧京日報，這兩種報都是大資本家的機關報，頗帶有侮蔑社會主義的色彩。他們對各種問題發表意見時，常用一種冷嘲熱諷的態度，這個是希特勒所不以爲然的。同時他又發見他們的論據薄弱與不確。這無疑的是主筆們對於對方的理由太用思索了。而自號爲大非

里得里士的希特勒對於社會主義的爭論，則另有處置辦法。

有人對希特勒說道：「主筆們是猶太人。社會主義的領袖們也是猶太人」。說這說的人是一個反色米特族的人——一位擁護呂哥的基督教社會主義者。

維也納的市府獎勵反色米特族主義。聰明絕頂，反猶太最力的市長呂哥，是個基督教社會主義的偶像。他說猶太人一切皆非，群眾們於是隨着他吶喊。他們以為猶太人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二者的罪魁。這個說明本極簡單，而在希特勒看來，則甚覺可愛。于是他開始看基督教社會主義者反色米特族的報紙和著作。他以為猶太人無疑的是破壞基督教世界的共謀者。社會主義黨和猶太人是同盟，而北方民族遂遭受了這社會不平等的打擊，希特勒搬運垃圾的時候，把他自己看作一位高而且美的亞利安神，眼光作作有神。于是一失神滑倒了，一鎊穢土落在下層一個人的頭上。這個人喊道：「笨貨」

，隨即飽以老拳。

希特勒搬運垃圾一年又復一年，他究竟做了五年或六年，他現在不復記得了。建築工程停頓的時候，他又有了其他的事做。他到處不與人隨和，也並不怕人家恨他。在他那間小屋子裏——他現在有能力租一間屋子非若以前只賃一個床鋪了——正讀關於社會主義者和猶太人的著述。已忘去蘭巴克的耻辱。覺得他自己是一個純北方人，非若其他受猶太社會主義傳染的人。

他暇時常渡丹紐泊河而深入敵國。在蘭巴克他沒見過猶太人，在倫敦看着他們好像基督教人。在維也納的里奧浦爾州看着他們又好像是反基督教的人。他們的廟宇上有小鉄環，他們所穿的衣服是齊腳踏的遠東長袍。他們的女人戴着假髮，他們的孩子有黑而且大的眼睛。

維也納城外摩都領地方有一位聰明人宣傳道：「惟有北方人乾淨」。這呂哥市長以政治家的口氣響應他的話時，而希特勒遂為傾倒。

希特勒覺得里奧浦爾州之遊甚爲快樂。他喜歡考求他的敵人。他在猶太區公園裏，聽猶太人談話，雖然他並不知道他們所說的是什麼，可是他却猜透了他們一定是在竊竊私議反對他是異族。他知道猶太人知道的很詳細，這並不是因爲他個人的接觸，乃是由於他的假想。他就這樣一憎一愛的自己問答着，度過幾年苦悶無望的單調生涯。

數年後他被人告發爲反對帝國的國事犯時，說道：「我會到過維也納，我也曾研究過社會問題，種族問題，和馬克思派的社會運動。我離開維也納時是反色米特族的信徒，是反馬克司宇宙觀的健將，是一個大日耳曼主義者。」

歐戰前兩年，希特勒才離開維也納而至穆尼希。究竟他爲什麼離開奧地利的都城，只有他自己知道。可是他永遠沒有痛痛快快的說出來。他僅僅說他二十歲的時候，他就知道奧地利的命運決于德國，至于因何如此，是沒有

說明的。他離開奧地利的時候，已到了當兵的年齡。應募之前離開國家呢；或以當兵爲不宜而拒絕之呢？前者爲奧地利的法律所不許必課以私逃之罪；而後者則似爲高尚種族的青年所不宜有，於是這件事對於希特勒遂不能不算是一種歧途的折磨。

希特勒的朋友們一定要說：「奧地利當時不是一個日耳曼的國家。同時又因爲斯拉夫人、馬基亞人和拉丁人的呼吸將維也納的空氣弄得污濁不堪，那是他離開維也納的原因」。

就是這個解釋，對於希特勒在奧地利所發生的當兵問題，亦未加以說明。在大戰時他必須等候兩年到要強迫他入伍時，才無可如何的加入巴瓦利亞軍隊，這究竟是什麼原因呢？

在穆尼希時希特勒仍像一個平民對於世界毫無影響。他有時當木匠要手藝，有時替報上畫畫。他沒有朋友，就是認識人也只有幾個。他一天價悲觀

，他現在不復攻擊敵人。只在爲一牧師做圖，在一定時間吃飯，在暖爐前讀報，過着小資產階級的簡單生活。如果阿道夫希特勒失蹤了，很少有人懷念他。警察一定要找他一兩天，而且在最新權力報上登上兩行廣告告訴讀者某人失蹤了。或者那時名字被人誤拚也說不定。希特勒在穆尼希一在如維也納他的名字仍舊沒人知道。

第二章 抗死的無名小卒

巴瓦利亞第十六步兵團的備忘錄上，曾記有一無事之夜，實則此夜並非無事，不過午夜所偶發之事被人忘記罷了。在巴瓦利亞森林裏躲藏著的卡爾剛自他蔭避的處所爬了出來，伸了伸懶腰，打呵欠時，一粒子彈忽的一聲飛進他的口裏，在他的頭顱底下穿了一個窟窿。這事在卡爾的夥伴中間起了一個平淡的笑談。同伴中的一位戲謔的人說，這樣的懲罰應該加于這樣一個好打鼾聲的人。但是天氣慘淡，日月無光，沒人對此打趣的話發笑。

這時東方電光閃閃，雷聲隆隆，閃光的火焰和探海燈不得不受迫偃息，而雨勢却因此大作了。世界上的人們對雨點的潑濺聲猶能作幾分鐘的傾聽。

美必贊伍長的表七點鐘了，這時大地上千尊大礮一時怒發，火光燭天。

一早晨發狂的砰礮聲，像颶風一般的迅速，穿過戰線。數千個像精靈鬼怪的東西自污泥裏站了起來，從一個泥坑跳到另一個泥坑，帶着笨重的聲音臥倒地上，有時凸出他們的身子于空中好像傀儡戲中的傀儡。

德國第六軍在盧波來許皇子統率之下，新第四軍在余登堡公爵阿爾博來許統率之下，對於掩護伊波雷斯東北兩面的山頭，已下攻擊。在一九一四年十一月十一日德人重集隊伍以爲最後的掙扎。翌日總司令部公佈軍息說，前夜少年軍唱着「德意志，德意志戰勝一切」的歌子，攻破蘭給馬克以西敵軍陣線，並且于白刃戰後佔領該地。阿道夫希特勒（他在巴瓦利亞軍隊的花冊上是一個兵卒），也在這些少年軍人當中，他們嘴裏唱着國歌走進陣地。此事在希特勒上書于巴瓦利亞王魯得委第三之內閣，請求加入巴瓦利亞軍隊做一個志願兵，才有三個月的光景。巴國大臣將發見他爲哈斯堡帝國的百姓，強迫他返回他的本國呢？還是他們在軍書旁午的時候疏忽這種細事呢？

兩天後他接到允許他加入藍白旗下的軍隊的命令。第二天他就穿上他那「土灰色」的制服。

大部分的青年覺着服兵于威特巴克或哈斯堡旗幟之下無大區別。如果吾人比較一比較這兩朝的功績，則哈斯堡勝威特巴克一籌。在高撤的歷書上，奧地利王家佔有光榮的地位，而巴瓦利亞王家則似有遜色。

普魯士人譏笑巴瓦利亞人是佔在人與奧地利人中間，然而巴瓦利亞人知之更切。十七世紀時，現在的普魯士正是異教徒斯拉夫人遊獵的圍場，那時他們不是基督教徒嗎？巴瓦利亞的里根堡在沙里曼帝國分裂後，不是路易日耳曼的首都嗎？後來成爲普魯士的博蘭登堡，在那時也不過是半東方遊牧民族騷擾的一塊荒地。巴瓦利亞人非擊退匈牙利人，拯救西方世界之名王阿努夫的屬民嗎？

普通巴瓦利亞人對此歷史上的比較，或可不知，然阿道夫希特勒對此問

題則却很熟習。當他剛進平民釀酒的大地窟時，很是興高彩烈，因為在那裏有均賣隊以愛國雜曲招待平民和軍人。在這裏的人們兩頰漲紅，啤酒瓶乾，對敵人喊些恐嚇的話，並且有許多嘈雜和歡呼的聲音。希特勒同着兩個夥伴在一起，這兩個人都是很老實的巴瓦利亞人，一個是來自伯哥侖根，一個是來自士那貝爾，由他們的制服看來，他們都是軍人而來參加這個招待會的。女子們訕笑他們，贈給他們鮮花。軍人們都大抖其勁。在平民釀酒的地窟裏，這兩個巴瓦利亞人和這一個奧地利人對於奧地利和普魯士人說話都很不客氣。這天夜裏空氣很是溫暖，音樂很幽揚盡致，女子的眼鋒也很銳利。阿道夫忽然想道：「或者將來我做個伍長。讓蘭巴克的農夫們和維也納的社會人士看看這希特勒孩子是個異品，而不像他們所想的那樣沒出息。」

希特勒在穆尼希的操場，被教去怎樣殺人。他的軍官們教他「服從」，他的心漸盡忠於他所傾向的人們。一個人可以作如是想，說德國的命運決於

阿道夫希特勒拔慢步時所用的力量。

報紙上滿載着勝利的消息。不是說，皇帝向巴黎進發，不久就沒有敵人了。就是說，威廉第二說：「樹葉落時，我們就可返回故鄉了」。希特勒很注意這伊薩兩岸上嶄綠的樹葉變成黃色。因為到那時他還能在戰場上繼續殺敵麼？前線是青年們顯示好身手的地方，而他所要的東西無過於出名。

阿道夫希特勒將受戰爭與榮耀的欺騙麼？抑或他將因早現和平無殺同類的機會而失望呢？十月到了，希特勒尚未被認為已達慢步的奧妙，而足以派于前線。他現在着急的不得了。他急欲向對落日已露黑影的魏裁忒山脈，去攻擊贊烏爾得及荷雷貝克以顯露其勇敢的姿態。

最後他同其他的數千人坐火車到了前線。他看見萊因河這在他平生還是第一次，所以他把牠看成自己國的河流一樣。他同他人用大聲的唱着這以下的聖字道：

「萊因河上的守衛，

屹然不動的站立。」

第一次伊波雷斯的總攻擊，整整玩了四天四夜，火力愈爲猛烈，狂喊和拚命的殺聲，震動出谷。阿道夫希特勒和剩下的同伴自這個泥坑跳到那個泥坑，刺殺敵人，跑着找避身處，祈禱求生。戰壕中的全部活人都不見了，而以獨腳跳躍，血肉模糊的鬼怪裝滿了。他們都躺在地上，從那些地方發出很腥的血味和雨味。他們想念他們的妻子，都感覺到非常痛苦的滋味，並且害怕再去繼續殺敵。在最高點第六十號兵卒希特勒覺着不像在平民釀酒窟那樣興高彩烈了。他是一個人類的弱者，受情感的支配，而不加以理智的分析。所以他因受子彈轟炸的震蕩，炸藥和死人的氣味的難聞，而昏迷了。這時他覺着太無意義了。並且他時不再想做巴瓦利亞軍隊中伍長的迷夢。他知道他是盧波來許皇子的部下，他覺着能面對面看看他，那也是一件大事體。雖

然他野心勃勃，不可一世，可是如果有人說「他將來會有一天與巴瓦利亞國王的太子在政治上站在同等的地位去鬥爭，他一定會加以諷笑。他曾聽見說過盧登道夫大將（在東普魯士任德軍參謀長）的豐功偉業，可是若有人向他說，「這位名將將會有一天承認兵卒希特勒爲他的上司」，他一定說那個人精神錯亂，神經失常。

四天後希特勒他們那一團人被救了。他們曾經視死如歸，現在他們又死裏逃生重復做人了。有的人想起後方爲他們所預備的熱湯和溫軟的稻草，他們樂的唱起來了，又有些人想到他們須再返回要命的前線，他們都啞口無言，甚至有栽倒在已死的同伴身上和被炸平之農房的頹垣斷壁旁的。在穆尼希啤酒窟中，聽著戰爭似乎更爲劇烈了。如果無軍法處保持他們愛國心的熱度，他們中有多少人將仍肯留于戰壕中呢？

希特勒在十年後寫道：「在戰爭的初期，我打算打倒我的怯懦，最後勇

敢總算勝利了。惟歡欣與愉快已讓與沈着與銳感」。

歷史上不記載士兵的成功，即希特勒的戰績也無人知曉。後來幾年他對戰爭的各種情形的批評曾經說過。他在那一團裏，也像其他軍士一般的盡職，甚至可以說有時比他們還要盡職。他們打算盡量抹殺敵兵而不危及他自己的性命。任他有西哥佛力得的勇敢，久里斯西撒的軍事天才，和聖保羅的雄辯，然而他在戰壕裏不能更爲成功。因爲在巴瓦利亞軍隊裏當個小兵，那就算注定了他是一個無用的人無疑了。

如果在一九一六年德軍司令部無意中去領教阿道夫希特勒對於戰爭上的意見，或者可得到些有用的材料。但是軍司令部以爲這是一切聰明人的職責，而普通的軍士是不配問津的。

然而事實上軍司令部又離不開士兵。那末，若是軍司令部準備不特要求少年軍人賣命，而且要求他們自己賣腦筋，那又誰知道戰爭將如何轉變呢？

在後方的將官們對於全體士兵的軍紀一概不知，乾脆說他們也不注意那個。他們不到戰壕裏去，使他們對於軍人在戰壕裏的生活一味不知。在他們的計畫上，兵士似乎不是單個的人，只是數萬人大群的一個。如果巴瓦利亞軍隊中的一個少年士兵的責任尚未因殉祖國而得盡，如果他曾用腦筋思索有效的救國方法，則阿道夫希特勒將不在戰壕裏爬泥坑了。或者他在此時已俱有後來十年在德國顯露頭角的品質了。

戰溝生活不能激起造反的思想時，希特勒不禁覺得德國宣傳的無效。世人不知德國國家運動的未來主人翁是起自戰壕中的。當敵機擲下一束威嚇普魯士統治的傳單時，軍隊中有啓齒而笑的。這些傳單上稱巴瓦利亞的軍士爲朋友，而且叫他們起來反對代表普魯士貴族的大皇帝。敵人的傳單上說：「我們正在打皇帝，並非德國人民」。歷史上証明巴瓦利亞和普魯士兩國間，常有惡感。

巴瓦利亞的兵士們笑了，他們所施放的火力更增加了。這時敵人看出來了，就是他們原本是巴瓦利亞人，他們現在也成了德國人了。一禮拜復一禮拜，月復一月，敵機在陣地散放大批的傳單，這個傳單雖屬荒謬可笑，但持久有恆。如果你告訴一個人一宗荒謬的事件一千遍，那個人究極的便信爲是，真有其事了。所謂會參殺人，曾母却走，正足喻此。如果不是無窮宣傳的結果，那末什麼是真埋呢？那些在後方的軍官們除去吩咐于前線後面再按設幾尊高射礮外，應該再作點其他的事情，他們應該抵抗這陰險宣傳的影響。他們應該效法敵人組織宣傳隊，不但對於戰壕的消費加以宣傳，而且對於那些留于家中的利益加以宣傳。他們應當拿變動的故事去打動世界，也像那個聰明的英國人腦斯克力夫在英國所做的一樣。

但是兵卒希特勒的意見，無處去訴。如果他將這種意見告訴他的同伴，他們要對於他的神志清明發生疑問了。至于軍司令部，仍表示一個完全無意

義的軍事計畫。除此以外，他們的難接近好像刺客之登天國一樣。

軍人的思想雖無處放洩，然總不能算無思想，就是將官們也想不出方法去禁止軍人思想。阿道夫希特勒將來像戰壕中大礮一樣的成功，大部由于他的經驗。他是多麼喜歡拿煽動的談話發揚他的愛國心啊！那些腐爛於戰壕的屍戶怎樣感覺到一切砍殺不能認為忠實，實有被告訴的必要，因忠實的條件在軍事法庭的存在和就地正法。

一年一年的過去了，殺人的戰慄和被殺的恐怖，折磨成了慣例，所以愛國熱心也隨著拋之於九霄雲外了。戰爭成了一種必須擔負的義務，好好的去做，比無精打彩的去做，更為快樂。一個人每天醒著以待死期的到來，已成了習慣。「受傷」乃是前線土軍人的作夢和魔難。

一個人從前線上戰壕裏被抬到野戰病院以後，一個兵士對其他一個兵士小聲的說道：「他被打掉一個手指」，同時兩個人對看著好像沈思什麼似的

。 現在的阿道夫希特勒不再擔憂戰爭結束的太早了。他以先所盼望光榮的日子到了，但是他必須先受驚嚇。那末，他希望和平嗎？他不一定。因為回到穆尼希去當一個木匠的小工，是沒有誘惑力的。或者他願意陞到一個伍長階級，然後再教戰爭停止。他反對敵人最利害嗎？他恨哈波斯堡人比恨溫得索人還利害，而且他朝夕與奧地利王朝的軍相接觸。威廉第二聲言：『聯合前進』，說明圖上告訴他是卡爾皇子的部下，至於卜爾他最近才成了奧地利的皇帝和匈牙利王。

可是希特勒的怒惱敵人，是因為職業的關係。他是一個兵。他不得不殺敵人。無疑的，法蘭西人一定都反對德國。奇怪極了，他對英國人感情不很惡劣。對於法國人則不然。他看他們是小而且黑的敵族。

塞比亞在主力軍估據之下，德國大軍勢將攻下番當。奧國大將許僧道夫

已對意國側面下了攻擊。希特勒以爲若無德國的幫助他永遠不能攻入，只有等待條頓人的武器將奧地利自戰雲裏拖救出來完事。波蘭在主力軍手裏，羅馬尼亞也要因其無禮而受懲膺。一個大人物已在查特蘭被炸，現在德國海軍停于基爾，打算扼住他的咽喉。協約國承認他們的失敗時期已經到了。這是一九一六年夏天的事。

戰場從伊波雷斯移到索梅，布列顛人于七月間開始在此總攻了。阿道夫希特勒被裝入車中，運至新防線。他來的很好，剛剛趕上一場大戰的開幕。在九月一天的早上，他剛偷空睡了幾點鐘後，初次看見一行的坦克車迤邐而來。這些鉄怪閃閃躲躲蜿蜒前來，當他們爬小山時發出一種尖銳的聲音來，在那座小山的頂上駐有德國兵把守着。他們把火力集中以防止坦克的前進，于是野戰礮放開了。這些怪物們躲閃着往前爬行，顯然是沒受損害，且以側面的火刀對於巴瓦利亞的戰壕施以極大的破壞，而使許多人深深的害怕

。即防禦工程所用之帶刺的鐵網。對於坦克也毫無防阻的能力。這兒是機器自人手裏奪取破壞的光榮！

阿道夫希特勒現爲一槍兵伍長，及戰壕連絡員。他維持團司令部與隊司令部間的交通。這個比爬在戰壕裏，等喊殺的命令，更爲危險。他的身體是一個目標，完全在外面露着，他現在須用他所有的智慧了。

一天希特勒遇見了一輛坦克車，如果不是天意顯出兩個敵眼，一個套進那個，致使坦克車上的機器破壞，殷殷然滾到山下的話，則這輛坦克車或者給國家社會黨以致命傷，也未可知。希特勒遂得將報告交于團長之手。那天所得的一個結論，就是他的命運是該不着死的。

就是槍兵伍長希特勒雖然覺着一隊軍隊的力量完全在他的身上，然而像他這樣地位小的一個人，也不能轉變戰潮。協約國的軍隊已迂迴繞過摩瓦和雷斯保夫的荒原。德國軍隊退出汝布斯，一步一步的退到他們最後的完全防

禦裏，凡會跑過賽里賽里斯，拉特斯勞及貝波梅的附近諸地的巴瓦利亞的軍隊對於這些地方，都有一個很活現的影子。

希特勒以為戰爭將有驚人的開展。二年前在伊波雷斯戰爭時，他以為已達到了十八層地獄。現在，在索梅，他看出上年的小戰，只不過是小孩子們的玩耍。在一條不及二十英里遠近的戰線上，擺有幾千尊礮。每隔二十碼有一尊礮，每一尊礮有一群兵守護着。當大隊正在休養的時候，隊中一個談諧家，黃昏時候在後方唱道：「愈熱鬧，愈快活」。齊唱隊重複的唱着：「愈熱鬧，愈快活」，眼睛望着他們口中吸的便宜紙煙在空中所冒的白煙。

在十月的一天，布列顛的軍隊佔據了拉薩斯，阿道夫希特勒就在那天受傷了。雖然傷並不重，可是幾個月不能動身，還得送到後方去養。希特勒所被送的中央病院。其惡臭不減于許多其他這樣的病院。割去腿的血腥味和酒的石炭酸味，就是好人也病了。

在屋子角上的一個孩子，面如處女，瞪着兩眼，當待役打算把他擱在手術床時，他瘋了似的掙扎，喊他的母親，以求援助。靠近希特勒床又有一個兵，狂唱『德意志，德意志戰勝一切』，而且只有死才把他震動的嘴唇合上。真的前線也比這愁苦會萃的地方好的多。于是希特勒在他的日記上寫道：『我聽到一個女人的聲音，一個看護婦對我的鄰居說話的聲音』。

禍無雙至，禍不單行。在他久留陰曹地府之後，又遇見刺激他的東西。兇猛的少年坐着傷兵所用的紅十字車，看見好多停運傷兵的鐵子，極度不安。布魯塞爾發出最後勝利的力量 and 希望。公告牌上說：『我們的軍隊正在把守疆土』。他們所做的佈告比在東線所做的更張大其詞。看着俄國的大個兒可以屈膝投降，而太平洋可做爲德國夢想的範圍。

船隻給槍兵伍長希特勒帶回了很甜蜜的回憶。當穆尼希的新聞報宣稱德國軍隊攻比利時國成功之時，他已喜極而狂。他記得他在未顯示好手身之前

，怎樣怕戰爭終了，他並且自戰壕中發出軍人的無情的冷笑。

在他坐火車往柏林走時，路上遇見一趟很長裝少年兵的列車，他們差不多都是些小孩子的模樣，可是沒有快樂的呼聲從那趟飛奔的列車發出。德國青年業已忘去怎樣唱了麼？這些小孩子要做伊波雷斯和索梅戰塔上的英雄麼？他們是德國的大個兒麼？是西哥佛力得和烏坦神的後代麼——這是真正德國的漢子，一個奧地利人的他，把德國人看成是較高的種族。

在近柏林的比爾茲地方，他被放在一個病院裏，他一看見空床就混身戰慄。有一次他又豎起他的耳朵，但是這一次並非因為一個女人的聲音。這一次他所聽見的聲音乃是一個高個的波摩蘭尼亞人說滑稽故事的聲音，遂使病房滿充快樂的情緒。希特勒上看天棚。看看天棚是不是因這樣的瀆神而將下墜？或者是否要敞開房門允許救火隊進來？高個的波摩蘭尼亞人正譏笑問，忽然自己中斷，因為他犯了瀆神的罪過，所以受了死的懲罰。在德國不再講

求軍紀，使懦夫能吹他們的怯懦而且得到笑的報酬，這是可能的麼？

希特勒嘴裏嘟嘟囔囔的說：「無耻的懦夫」，他的鄰床上一位從肯尼士堡受傷下來的兵點頭贊成。但他們兩個究竟是少數，而其他的人却都願欲再有故事聽。因為一個自前線上回來的人，滑稽是一種很貴重的禮物，而且這高個的波摩蘭尼亞人也很有趣。

現在看柏林有許多新印像，好像剛才恢復了元氣似的；那末我們嘗嘗她的快樂吧。論及娛樂有許多方式，不是一個槍兵伍長所能花得起錢的。時髦的地方全是穿好衣服的男子伴着穿漂亮衣服的女子走來走去。這是一個有錢有勢的世界。回到戰壕裏，希特勒看見不論連排長或小兵，他們的制服上都沾着同樣的泥土。他厭惡柏林的景緻。他覺着自己寒慄。他永遠不得加入這些妖冶的女人群，就是那些男人們也要瞧不起他的。他們認得他是死裏逃生，和領頭去打仗的麼？他寧欲在選舉節向群眾高聲講演。怎樣把他的意見

告訴他們。怎樣他去威嚇這些時髦的市民。怎樣他喜歡鞭打那些時髦還櫻花願的半裸體的女人。于是他停止思索不再想下去了。

巴瓦利亞軍隊中的伍長，阿道夫希特勒他能做什麼？如果他敢提高他的聲音，人們一定要嘲笑他，或者報告於軍事長官說他有精神病，勇敢的兵士們在休假日取取樂算不愛國嗎？開娛樂場以娛樂作戰多次的英雄算不愛國嗎？

一九一六年的聖誕節並不獎勵悲愁。那些自前線受傷回來的同伴們覺著都不像他那樣。他們喜歡柏林西端的燈光，他們也是查勞登堡啤酒酒店裏的大顧客。這個節並不是一個壞聖誕節。因為德國軍隊頗佔優勢。在遠方的特蘭西爾宛尼亞，馬開森將軍已將魯馬尼亞軍隊緊根追至黑海；這時俄皇不復玩弄他的汽輪，那些熟悉情形的人都知道他坐在一把搖搖欲墜的寶座上。

載軍隊退却的「鐵車」將希特勒帶回穆尼希。因為柏林曾有一種被猶太人住滿了的榮譽。他知道穆尼希就不是那樣。她在德國城市中不是一個暴發

戶。她有古老的遺傳，與本地的高尙，以及時代和文明的產物，希特勒以為這時須要樸素，巴瓦利亞一定也像那最專制的德國聯邦。樹立起他自己的名譽來了。

殊不知大謬不然，巴瓦利亞並沒有樹立起他自己的名譽，而穆尼希在啤酒的消費上甚至還超過柏林。巴瓦利亞的首都正在騷亂。正在誇示全世界所注目的國事犯。農夫們雖然有極少的理由去訴苦，可是他們都是叛民。因為他們物價高漲。是的，可是當無勞工去耕種地時，又怎麼好呢？話又說回來了，他們的兒子在軍隊裏，祖國甚至連老人也拉去了。

當穆尼希不能一口吞下他的啤酒時，他對於這沒完沒了的戰爭，勢必永出怨言。且對皇帝亦必加以批評。說他必須知道這是一場沒頭的戰爭，不當使帝國誤入歧途。如果將這真正的情形告訴巴瓦利亞，那她一定在熱心參戰之前，加以熟思的。穆尼希說。吾們希望和平，而希特勒亦不爲人所喜。

在過了這事情之後五年，希特勒寫道，他喜歡從軍，是在一九一七年的春天。他說這個，爲的是可以表示他曾在戰壕中顯露過英忒，不然就是他露出了悲觀的痕跡。在那些時候，希特勒太謙遜而不欲分析他的反動，或者他吹喜歡上前線也是他不得不去的一種藉詞吧！

他回來的正好，剛剛趕上伊波雷斯的第三次大戰，從這一次大戰裏可以證明人類完全走向破壞一途。在世界大戰的前三年，證明人類在機械科學上大有進步，可是在伊波雷斯最後一戰完全顯出破壞人類的力量來了。在一九一七年六月七日夜裏，表示大戰開始的轟炸，在半徑一百啓羅米突以內，全都聽得見。協約國企圖消滅半圓形陣地的第一線德軍的聯合反攻，完全成功，數千死尸是證明此事的好結果。希特勒離第一道防禦不遠，那時德軍前線下的鎊爆炸了，但是他沒受傷。

當希特勒那一團人在八月初一那天被救下來時，他們剩下的也沒有多少

人了，他們都精疲力竭，臉上帶著泥土，不能享受預備軍休閉的景色。因為人類忍耐力已達尖端。聯軍得到了一點小的進展，費去數萬人的性命和數千萬的金錢。拿那個比例計算，半世紀的功夫，才能將德軍驅逐出比利時境。自穆尼希而來的一個兵，有社會主義的嫌疑，起始大發狂論，說全世界的政治家 and 將官們應該群集于伊波雷斯戰場上，打成粉碎。其他的都很發愁的聽他說，就是阿道夫希特勒也不反對。

希特勒說，當戰爭時他相信德國是一個戰勝者，所以他毫不猶疑。雖然因他不甚著名，致未將他的話，爲他後代子孫記了下來，但是他的政敵們則相信他也同戰場上其他的士兵一樣，是悲觀的。與事實相接的內部，漸感不安與飢餓。有組織的工人起來質問將軍們所說的「戰爭延長不是痛苦的延長」，作何解釋。美國業已加入協約國方面。將官們說：「這是美國的恐嚇」，仍向前進行他們的軍事計劃。

他們又做了些更失望的努力。強迫工人入伍，且以軍事管理工人使他們繼續工作。教堂的鐘鑄成鎗砲，破舊的銅門門，沒收了去助軍用。戰爭終了，端倪露了，主力軍所把守的陣地，相繼失陷。

靠近伊波雷斯以南的攷恩麥斯，差不多就是四年前希特勒入伍的地方，英國軍於一九一八年十月十三日夜對於該地施以毒瓦斯的攻擊。阿道夫希特勒就是因此而受傷的一個。他顛顛跛跛的穿過有刺的鐵網，戰壕和彈孔，制服上帶着個鐵十字架。他不能看；他是瞎了。他摸着向後方爬，完全聽天由命。

担架隊將他扶起，抬到一個野戰病院裏。他不知道他的四周是什麼。他悶的哭了，但他那看不見的眼裏，流不出眼淚來。臭氣告訴他是在病人當中。他的身體完全受傷，他不知道是否擱在手術床上。

他被擠在一輛火車上，車輛的軋軋聲告訴他是要把他送到某地。他不再

聽見鎗聲，但是聽見那些將死或怕死的同伴們的啜泣聲，他問他們在走什麼地方，同病的人告訴他各站的站名。希特勒的這齣生命戲，就在一座沈靜的波摩蘭尼亞城叫巴西瓦克的，把戲幕放下來了（意即將希氏送至該城）。因他不能看報，和不能看四周的事物，所以他必須依賴舊消息。軍隊正往下退，軍部也和帝國民政長官一氣，爲的是和平必因各項消息而結束。

巴西瓦克的圓石子路，又因重車行走而發出轟轟的聲音，軍人的喊聲刺破了寂靜的空氣。水兵自基爾來，宣傳海軍已掛紅旗。從醫院裏關閉的窗子上透進了一種清晰的歌聲，可是不是德國的國歌。防守的兵士不復站在萊茵河上，水兵們大聲呼喊世界要國際化了。希特勒對於這覺着很是奇怪。以爲水兵所說的話，真的是結束已往，再重集其力量以爲新戰爭麼？

他所說的話，真的是指海軍將參加戰爭以拒敵嗎？爲什麼醫院這樣興奮呢？這個瞎子不能看見他的痛苦同伴的臉。他們不能使聲音極低，所以這情

形不能十分無望。或者，只要他們生命安全，他們不管對於德國發生什麼吧？

一天醫院的牧師叫着傷兵們，告訴他們皇帝已離開德國，休戰已經簽字。

皇帝已走？真的是說皇帝害怕他自己的國家而離開他的人民逃走麼？真的是說他只顧慮他自己的生命安全，而置他的國家于不顧麼？

至于那天在巴西瓦克醫院所發生的什麼事，吾們只有希特勒自己所編的敘述。當牧師說完了這些話時，按照希特勒他自己的說法，是他自其他士兵的地方退出，回到他自己的小屋子裏，把他的頭埋在墊子裏，痛哭一場，他說，自他母親死後這還是第一遭。他後來說他在那天就決定做一個煽動家，去反對那些破壞他祖國的人們，當他說這話時，那是一個光明的態度麼？如果他永久恢復不了他的目力，一個中毒氣的槍兵伍長他能會做些什麼？

第三章 穆尼希走入赤化

如果一九一九年的春天在巴瓦利亞沒有很多的陽光，則阿道夫希特勒或者到現在仍是穆尼希城外一個普通的工人。因為有陽光的緣故，所以人們都喜歡逗遛街頭，談東說西，他們有一次遽然對於所謂革命派起了革命，這自然是要被稱做反革命的；希特勒就是在這反革命的高潮裏，才出了名。

從前線退下而又飢餓的兵士們，打算享受一個太平洋世界的利益，他們已經在戰壕裏受了多天不可形容的苦楚，現在輪著他們受點縱容，受點寵愛了。在穆尼希的街頭，他們覺着他們自己是曾為國出力的英雄，應該受點祖國的感謝。問題是這種感謝究應採取何種方式？

當英雄們企待滿足他們最秘密的幻夢時，他們在卡爾斯徒和馬里亞間有一個長途旅行。在那裏一切的時下政治學說都雜然並陳，情慾與邪惡畢露無

遣。在一家啤酒店裏——因為疲憊的兵須要休養——自平原而來的少年當衆宣稱反對這普魯士怪物。他的話因農夫反對工廠而更爲有力。巴瓦利亞將常受柏林士大夫階級的支配麼？不是他的過去和較高的文化使他作了領袖的地位麼？

又一個少年喊了：「看一看好恩鄒樂恩」。但是人們不看好恩鄒樂恩，而考他們的啤酒瓶子。

「沒有啦，好，好。」美麗的巴瓦利亞自山地而來的女招待說了，又在棹子上擱了一瓶啤酒。

「看一看好恩鄒樂恩」，少年堅決的說，一縷褐色的頭髮墜入他那紅腫的眼裏。

巴瓦利亞人永遠不喜歡好恩鄒樂恩人。可是他們對於威特士巴克人，不論他們的特性如何，却非常喜歡。帝國時代，爲點綴統一起見，把他擱在帝

國之首，那是因爲他是一個脫不開的討厭東西。但是在巴瓦利亞人眼裏看來，好恩鄒樂恩人是既很傲慢，又很貪婪。不及半世紀的光景，他們已使獨立自主的日耳曼聯邦降爲普魯士王的諸侯國。雖然他們都知道在這兩個統治家族不睦的後面，潛伏着一個更重要的差別——即在普魯士和巴瓦利亞間有一個不可除根的反對，然而這位少年叫他們看一看好恩鄒樂恩人是對的。

『普魯士人無神』，一個書記模樣的人油腔滑調的說，自平原而來的農夫們都點頭稱是。巴瓦利亞忠于羅馬，她永不能了解俾斯麥的侵略戰爭，亦永不加以原恕。

真正改造世界的活動發軔于日落後的啤酒店。大部分的社會黨喜歡在呂溫博勞，而獨立社會黨仍信賴好夫博勞。共產黨喜歡在士巴登博勞喝啤酒，而無政府黨喜歡在波壽爾。這些地方，那一處都有着手救世的青年分遣隊，和那些震于及喜歡少年妄爲的年邁人。然而大多數的聽衆，自己沒有一定

主張，而墮入稱贊每個發言人的惡習。人們都不信反動派，覺着這新太平世界是他們不能插足的。

共謀的設計，與反動的失敗都在起泡沫的啤酒瓶上。直接請求可以入黨，一位政治的朋友簽印一人之宣言以送于全世界的無產大衆。這個宣言念着很好，又因允許立刻在地上建一天國，所以無產者都喜歡他。

當共和黨的領袖站起來發言時，呂溫博勞又起了歡呼的聲音。這位共和黨的領袖正是庫爾愛斯奈，他是一個社會黨，經過許多戰爭的戰士，當過前進報的主筆，一個坐獄老手，因為法庭不喜歡他的政見，所以他立刻就知道鐵窗風味了。他有許多黨羽，因為他常準備政爭和解決政治問題。因為他說柏林話，因為他是猶太人，所以他的敵人恨他。

庫爾愛斯奈站在椅子上，他的嘴唇撮成一個輕視的笑。他善于拿他的苛薄的智慧驅逐敵人。當他說話的時候，目光灼灼，好像兩塊燃燒的煤塊。他

的長髮和鬚鬚因激昂而震搖，看着好像斥伊斯力爾的逆子一位聖經上的預言家。

在侯夫博勞一個尙未知名的少年，對一個較小的羣衆發言。他曾當過戲劇的批評家，任何人們要看見他說話的時候，都可以看出他帶唱戲的姿勢。他是愛恩斯陶樂爾，打算在這巴瓦利亞舞台上扮個脚色。在大戰的開始，他會自動的在軍隊上服過務，現在他儘量污蔑德帝，說他引起世界大戰且延長世界大戰。

阿道夫希特勒已離開巴西瓦克的醫院，只治了他眼臉的急抽。他已後死于戰爭，但將若何而後死于和平呢？若是他幸運的話，他可以得一個運磚和灰泥板的小事。回家的人太多了，事情太少了。他覺着制服勝于普通勞動者的套褲，他決定使用給無產者的特權，在特勞斯登軍營裏，吃飯睡覺，以待解散。

希特勒的政敵引他的話說：「我堅持須選舉大部分社會黨做候選人」。希特勒的政敵說他曾在軍人會議的選舉上說過，但是他永不承認這個主張是真的。可是他所說的話沒有記載。他仍是一個不足重輕的人，就是他雖然有東方一切聰明人的智慧，他的話也不會教他人注意。

庫爾愛斯奈精于黨的工作和宣傳，對於普魯士，工業文明，和軍事的反動，已在他那不清楚的口齒上露出了確定的不滿。他是巴瓦利亞的無冠皇帝，工人，軍人，農人會議的首腦，後來的全權代表。他拿政治空想家的迷夢，覺得他自己能使世界清醒。協約國方面，環繞長桌而坐，面對着一幅地圖，分割主力軍所佔據的領域，付與同盟諸國。德皇已逃，但是德國將以土地，金錢，道歉償付這全部的戰債。

巴瓦利亞的法國革命的使徒，帝王的仇敵，庫爾愛斯奈盡力反對他所認為阻碍國際平等的罪惡。

他光着頭，帶着飄揚的鬍子，自協約國方面的這一小代表的地方，跑到那一個小代表的地方。他永遠沒對敵人叫喊過，永遠沒投過供給戰費的票，他信賴他那一貫的和平主義。往昔的共產黨克里孟梭總理，一定會因庫爾愛斯奈的道德，而將恩惠及于德國，威爾遜總統也是如此！他是一個開明的有智慧的人，愛斯奈總代表立即覺得有與他折衝的必要。然而大問題在使協約國方面對付無辜的穆尼希而不過問有罪的柏林。

在他急欲從聯軍盛怒之下，解救巴瓦利亞時，這位總代表始加重柏林的罪過。即聯軍方面不誤巴瓦利亞以共謀之罪，可是一個悔過的罪犯總比一個執迷不悟的罪犯，能希望更多的體恤啊！但是聯軍不講和，巴瓦利亞的反動派激怒了。在一九一九年二月的一天早上，庫爾愛斯奈死了，而少年貴族亞哥委里，手裏拿着一隻手槍猛然逃出暴徒的重圍。

誰踏入愛斯奈的地位，誰要有已故領袖的自信？陽光雖然高照穆尼希上

，然而預示明日雲天和暴風雨則並不須許多聰明。誰倘到那個已死者的地位，一定對於那些瀕臨此土的變化受譴責。建立了一個權宜的社會黨政府，但是沒權。兵工的中央會議，就是他前身的影子。阿道夫希特勒回到穆尼希仍舊穿着他的制服，小心翼翼等着。那時的軍隊知道他們須要點東西，但不知道他們須要什麼，所以他們最後成了革命黨。希特勒無疑的不喜歡愛斯奈，因有他有長鬍子，因為他是猶太人。

希特勒也輕視軍隊發言人。他們當中一個說話聲音最高的是一個普通水兵，叫愛格雷侯佛，就在大戰結束前剛剛被軍事法庭因叛變而判處死刑。如果革命遲一天起，則愛格雷侯佛一定就嗚呼哀哉了。但是叛軍剛剛趕上救他，他現在在穆尼希吹他當叛徒的歷史。希特勒不喜歡會登過斷頭台上的人。除此以外，他還把他自己看成同伴當中的一個貴族。雖然他是一個槍兵伍長，可是他所帶的那塊鐵十字招牌，很足以代表他的態度。

在一九一九年四月六日，沿伊薩河的紫丁香花叢正在開花，在夜間也花香四溢，非常芬芳。在開放的侯夫公園裏，一隊隊軍樂奏着「泉下的詩人與非亞」的歌曲。

當少年男女們正做他們典型的迷夢時，預示歷史流血的大事件，發生于工兵的中央會議。經澈夜會議，獨立社會黨和無政府黨都要求對柏林的少數社會黨即時行動。數日前匈牙利已走入共產，比拉孔自立為迪克推多。在春天沒看出有滿意的希望，如果在穆尼希的中央會議，不能採取行動時，則世界成何形勢？如果無政府黨真信其主張時，則將宣布無政府，但是他們却不知道如何去組織無政府。所以獨立社會黨以為第二個最好的東西為宣布一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少數的社會黨咆哮了，而且中央會議的共產黨公開反對。他們對於擠護共產主義國家的人慫恿起一劇烈的戰爭。他們說欲使新統治實現，須有宣布以外的事實。如同俄羅斯，匈牙利聯合戰線尙未樹立，

怎樣應該按照合作的計畫去進行。

但是布爾什維克黨佔最少數，而中央會議又聲稱布爾什維克共和反對一致投共產黨的票，侯夫公園的軍隊奏着『泉下詩人奧非亞』的歌曲，少男正握着少女的手說永久的愛。

第二天的早上一個深紅色的招貼告訴米卡爾槍兵說，自那時以後他對於巴瓦利亞蘇維埃共和國須盡忠，納稅和流血，而且告訴他說，他是俄匈二國的聯盟，俄國是六個月前他在東線打過的，至于匈牙利除去他喜歡高加索浪人的音樂而外，不知其他。

笨重的四輪大車在巴瓦利亞蘇維埃共和國的都城，四處疾行。滿裝着叛黨，這些叛黨打算對米卡爾槍兵說明革命怎麼好，和他爲什麼要熱心去革命。紅招貼更爲流利了，用一種深愛的口吻，告訴巴瓦利亞人民說，他們須互相親愛，彷彿他們是處在一個家庭一樣。可是宣布共和後以下的事情使米卡

爾槍兵，非常驚訝，爲什麼要有這樣多的軍隊在街上，爲什麼在要路口上架着機關槍。

多數社會黨所統率的巴瓦利亞政府，逃至膺斯，巴姆堡，準備使穆尼希兵臨城下。柏林注意巴京所發生的事件，起始往南輸送軍隊。然而一切的一切全視農民的態度如何。如果農民滿意共產黨的統治，那驅逐伊薩河兩岸的新主人則感棘手。但是農民都是私有財產制度下的產兒，怎能滿意布爾什維克制度呢？

當柏林聽到穆尼希第一想把大學和新聞事業國家化時，柏林笑了。這是內閣中含有馬車夫的形象。第二，巴瓦利亞蘇維埃確認工人對於麵包和工作的權力。只此承認或者可使穆尼希三萬失業工人取得麵包和工作！這個承認不能使巴京四周的工廠經理不關門。

同志愛格雷侯佛，現爲巴瓦利亞獨立蘇維埃共和國一切武裝軍隊的最高

軍事指揮，以概括的聲明貼了滿城，去幫助新統治維持治安，他的話是這樣：「在十二點鐘內所有國民必須繳出武器。玩忽不繳者鎗斃」。

* * * * *

約一星期後，又是一個四月的艷陽天氣，使着穆尼希的共產黨覺着反對巴瓦利亞的「共產共和」，實爲笨伯。他們現在準備抓實權。那些在莫斯科和柏林的同志們都來警告他們說，如果不求失敗的話，這樣的革命必須深加覺悟。但是俄國人在他們那凍指裂膚，寒冷異常的莫斯科，和那些在寒冷柏林的同志們，對於沿伊薩河的艷陽天氣的溫暖陽光，知道些什麼？這樣迷人的天氣，真使人躍躍欲試，就是能有兩個星期的握權，也都急欲染指一試。

在穆尼希有聲望的那些人服從共產黨的設計。在巴姆堡的合法政府。起而抗議，但是遠在二百五十英里以外，爲其武力所不能及。向世界陳述的共產黨宣言爲顯示偉大起見，似爲一偉大的努力，但是不生效力。該宣言允許

無產階級最後勝利，而平原的農民則鳩首聚議，不准以其生產供給蘇維埃人民。他們所以能够這樣做的，因為國內麵包不多，穀價過高。

「他們是無神論者」，牧師們在沈寂的小教堂裏，大發雷霆之怒；而農民們也說：「他們要沒收吾們的土地」。

如果太陽在穆尼希照的不這樣亮，則共產黨一定會知道他們實在沒有力量。他們一定會知道穆尼希和牠的附近諸鎮不能和一個敵對的世界鬥爭。他們會聽得到自北而南的軍事行動，他們又會知道柏林的社會黨業已對穆尼希的共產試驗宣告死刑。

但是陽光明亮，共產黨決計宣布無產專政。愛恩斯樂陶爾精力逾恆，救世心切，繼續與以扶助。查理李溫，他是一個無神論者，是一個猶太人，登上講演台，打算以滔滔不窮的口才，把這不可逃避的命運停留在。

但查理李溫其強不足以語獨裁，愛恩斯樂陶爾亦然。他們揣測着救世的

把戲或者在多數人，所以他們設十五人的中央執行委員會。工作而不成功。因又將委員增至三十人，當該委員會又証明失敗時，復減至三人。

或者這個把戲可以代舊統治的贅疣——官僚政治而起。如果蘇維埃政府的首腦部以普通字體公布命令，那無產階級的祖國，猶能拯救。于是有使銀行和工業社會化的神秘典禮。那個也照辦了，可是看不出有什麼改良來。

爲使事情更壞起見，巴瓦利亞蘇維埃的領袖們在四月的後半月有一個戰爭。這是一個很怪的戰爭，因爲戰爭的角色都是自命爲和平主義者。巴姆堡合法政府的首腦，侯夫曼同志深惡流血。但是他當了合法政府的領袖後，不得不施行一個合法的計畫，這個就包含着同穆尼希的蘇維埃開戰的意思。

這反革命軍裏大都是些退伍兵，他們都歡迎這貯藏榮譽的機會到來。阿道夫希特勒不在他們當中。他在穆尼希正做密秘工作，關於此他不願提一隻字，至于他當時究竟作什麼情事來，歷史上也沒有記載當巴瓦利亞布爾什維

克統治時代在他回想錄上對於已往行爲惟一的參攷資料，就是他怎樣驅逐三個來逮捕他，或殺他的紅軍含有傳奇性的故事。告訴我們，這三個紅軍全付武裝，可是看見忿恚的希特勒手揮手槍，突出危險時，他們就逃之夭夭了。

* * * * *

「無產者的國家在危險中了」，一個招貼爲聳動穆尼希起見，用恐嚇的字宣布道。武裝的人正四處尋找軍隊。白兵在達可好，離穆尼希止十英里，差不多就是郊外的樣子。立刻分配二萬枝來福槍于巴黎的無產階級，但是怎樣使這些人去擋敵人呢？渴望軍事榮耀的青年們，如能勸導少數人跟他到達可好，他們就能當指揮，數小隊跑上達可好街或者正與管車的人交涉坐車。但是對於少數堅決的婦女來說，這「達可好的戰爭」或者要算一個流血的戰爭。婦女們引誘白軍退到安全地帶之後，這個鎮仍在紅軍手中。白天的時候他們有一千多人，但是夜裏，他們的人數減少，因爲他們之中有許多人

，都回他們穆尼希的家裏吃飯去了。可是這些人在早上又都返回他們的原位。

愛恩斯陶樂爾被派管理達克好的「軍隊」。陶樂爾——他那時尚不是一齣大戲劇家，他之得成爲大戲劇家是現在的事——接受了這個矛盾的建議，因爲他是一個信仰和平主義的人。他以爲當了達克好的布爾什維克軍隊的領袖，就能够禁止流血了。

他做總指揮官的第一次行動，就是在廣場召集軍隊訓話，請他們以「兄弟」互稱，談話時用這親愛的「你」字，以代替那客氣而正式的「您」字。這位司令一定是要使這個戰爭成爲一個兄弟親愛的戰爭。他不再發布命令，只發出教訓和請求。他告訴他的部下說，司令與軍隊有爭執時，軍人會議便是最後的仲裁。

陶樂爾深信戰爭能因親愛的善意而被除去，他給敵人發了一個便條，請求退到丹紐泊河之後。但是白軍並未因請求的忠實而移動。他們已從來希和

巴姆堡接到援兵。據估計所算，白兵約十萬多人。他們要著手清除穆尼希的混亂，這只是幾天的問題。

到四月底，他們籠罩了巴京，漸漸圍的像鉄桶似的。因此穆尼希的共產黨失去了領袖，犯了破壞美術品的暴行，這一點後來很受攻擊。在路易蒲爾健身房裏，他們殺了十個稱爲反革命的俘虜。但是因此屠殺，穆尼希的四月革命才成了一件快樂的事。

穆尼希的共產黨，在四月末一天宣告紅軍獨裁做爲最後沒辦法的手段。但是那時紅軍在什麼地方？除去在街上擱置防禦，打算防禦寸土的幾個兵士外，所謂紅軍也者，在敵軍侵入前，早已烟消雲散了。這就是巴瓦利亞無產專政的尾聲。

當第四十一尖射團沿達克好街走向鎮中心時，太陽照的很亮。住宅區的窗子全都開了，花都散擲於兵士脚下。但是無產者却極懷恨。阿道夫希特勒

，仍不知名，而爲一人類的無足重輕者，環視行軍，懷疑明日一定有不辛的事件發生。他不知道他自己的機會業已到了。

第四章 七人共桌

這些過時的偶像們殺掉的殺掉，下獄的下獄，這時巴瓦利亞正鬧着求一個新的主人。布爾什維黨和無政府黨們都是些惡魔，他們的生命都如同入了陰間陰森森的毫無生氣。這個時候正是真正愛國者踏向前去，在陽光裏尋求他們地位的時候。帶玳瑁邊眼鏡面有憂容的少年們都被趕出有權有勢的場所之外，他們的地位被一批新人物取而代之。馬克思被人從大理石座上擲下，而尼彩又流行了。

許多酒窟裏粗厲聲不再爭吵共產主義。這時候他們高喊着國民對於祖國的責任。新結合突然出現，起始胆小，後來胆漸大了，宣言他們是真理之窟。有些人很莫明其妙，他們專在德國精神最黑暗處下工夫。又有些人是真正的女學鬼，希望以深刻的諷刺去援救德國。黑智爾又來使人注意了，帶閃光

眼鏡的少年人們退到一隅噲隆噲隆的去研究現象問題，其故在使鄰人可以聽見。

一個社會黨做了巴瓦利亞政府的首班，但是人人知道他在那兒是由于寬容。過激主義已失掉信仰，舊式的國家主義又在勝利之路。報應來的很慢但是很確，全世界都知道這是軍權統治的先聲。

當穆尼希的兵營又滿住上他能猜透了他們心理的少年兵士之時，在希特勒的眼睛裏又看出希望來了。他們都是他這一類二十來歲的人，飽經人世浮沈的風霜。他們不欲雞鳴即起去運轉及灰泥坂于新建築。當他們穿上工人的套袴時，不久便忘記他們曾有四年以上的工夫出死入生。

希特勒對於三個紅軍的事不保守秘密。在同伴中他喜歡詳述他的豪俠，並且歸結到如果不是他鎮定的話，他的性命早死在魯易蒲爾健身房院裏了。

「希特勒真好」一位會運動紅軍分遣隊長而告失敗，現在又成功了狂暴

的反紅軍的同志說。

「希特勒真好」以先不知道他的人又重複的說。所以希特勒當革命時被派加入考察步兵第二團活動的委員會。

很明顯的是在巴京軍營裏發生了一個奇異的變化。僅兩月前不能決定加入共產黨好還是社會黨好的兵士們開始發見過激派所有的方式都是可鄙的。這種意見是由軍事長官鼓勵起來的。他們看清楚了，在最近的將來要由他們担任最嚴重的工作，這工作他們也樂意來準備。第一他們不得不先確定諄諄告誡軍人愛護祖國。犯罪的人如果表示十分厭惡以前的行徑，會引起誤會。但是一個普遍清潔的手續必須担任。

希特勒是一個被派看守善良政治思想階級的兵。他完全同意巴瓦利亞的新趨向。他那天生的保守性使他看着軍國主義的德國趨于滅亡，很是發愁。當穆尼布的人都要造一個政黨以救其祖國時，希特勒也不能不為此傾向所迷。

。他也喜歡在一羣人裏，當個聖人，但是他少年的經驗像一個夢魘。他將近三十歲了，可是他尙一事無成。他有鐵十字，但是其他幾千人都有這個撈什子。在他白晝的夢裏，他離開羣衆，登上演台，向數千人演說。不，這個夢太勇敢了——不是數千人只不過是不多的幾百人而已。在聽衆裏有好看的女子，軀幹高的腦的克女神當他們看他們的英雄時，他們的眼睛都因迫切的熱望而發潮了。當他說完了時，他們蜂擁而上將他包圍，和他接吻，叫他爲他們崇拜的人。

這是英雄出世改變輿論之時。在有刺鐵網之後德國和平代表正等着聯軍方面的條件。凡爾賽的貴胃們說「降禍于這戰敗國」。七百萬的德人將交于敵人。德國得意的軍隊將被攪散，而倫尼士各省將被佔據。但是這還不完。巴黎及倫敦同意使他賠二四〇千萬馬克米卡爾槍兵沒有聽錯麼？那個比整個德國的財富還多。這個太多了差不多能拿紙馬克搭一座到月球的紙橋。米卡

爾槍兵心裏笑了。管保敵人不能在他口袋裏找着十個馬克；他怎麼能搜集這幾千萬的馬克呢？于是他由憤怒而握起拳頭了。

「庫爾愛斯奈和他的猶太人應受此責」巴瓦利亞悲哀的說，于是又囚了更多的布爾什維克人和猶太人。聯軍方面對德國人太苛，庫爾愛斯奈和猶太人應受此責。德國陷于飢餓，和將來看着這樣荒涼，他們應負此責。「庫爾愛斯奈和猶太人啊」！在這些話裏可以看出那些明了責任的人確有一種計劃。但是時機沒到，希特勒和他們的朋友所造的團體要命名為社會革命黨。

這個黨未產生而死。這個名字使人連帶不信他的已往。真理到處可以發現。希特勒因其不知足的慾望突然跳上政治集會。國家主義的在野黨漸臻明顯。在一個軍人大會上一個人公布了與猶太人的引誘。希特勒激昂回答。幾天以後他到叔僧第四十團作政治演說。

他對軍營中的兵士說話，並且使他們有個印像。一個帶有卑劣複合物的

奧地利人遭難了。他以為他的聲音缺乏力量，他對於能說服旁人驚訝了。他的聲音很尖刻，他的全身有一個有力和自信的暗示。他的同伴們也同樣的驚訝了。他們喜歡聽希特勒精確的流利句子，這種精確他們永遠沒想到他能夠作出來。他營的兵士們也都來聽這一個煽動家演說。

希特勒被派報告關於政治集會若一幹吏。工人們叫他為偵探，但是與偵探也差不多。穆尼希的軍官們樂意知道政治的下層如何。這都不是他們的事情，但是他們想有一天宣布了軍人獨裁，這種知識或者有點用處。阿道夫希特勒軍人的行動和他那一雙刺人的眼睛，得到長官的信任。他參加小政治團體的會議，他得到報告都很有用處。

他證明了幾百人對自己表示意思上在暗中摸索。他可憐那些搜索枯腸的人，那些人用腦筋去想一個空前未想過的東西，而結果則仍是等於虛言的陳套。這些人打算使他信他們所不信的是多麼堅決！他們將把他們的計劃——

做成公式異乎其他一切的計劃多麼急迫的可憐！他們是如何的無效啊！希特勒喜歡跳躍着用他們以前永沒有聽見過的話向聽衆演說。

希特勒的野心因出席不知名的政黨會議而造成。旁人向他表示他們怎樣對的失敗使他急欲向他們表示他是怎樣對。但是他不得不先知道他究竟在什麼上面對。話又說回來了，「庫爾愛斯奈和猶太人應受譴責」。社會黨和猶太人是敵人！

社會黨和猶太人在德國被非難了多少次了？在思想上沒有什麼區別。甚至于在腦的克最高上之思想上，亦更無甚新奇。吾們必須研究一個問題，因先受餓的條頓戰士將走入北方大平原之歧途（即赤化）。不承認德國會被戰敗而謂其在背部受傷及受過激派的罪犯踐踏，不是一個好意見嗎？他看了一看郵差剛才給他帶進來的報紙，在那報紙上有一個昏亂的標題「背部受傷」。在太陽下沒有新鮮東西了嗎？一個青年人無論他怎樣費腦子也不能造出一

個黨的標語麼？有名的人（不是無足重輕者）宣傳主義，一個不知名的少年人將做什麼呢？

這斯瓦比亞的村夫帶他的妻到穆尼希告訴他活動電影的奇異，對於這平凡的思想一昧不知。如果他對於那知道了，他將做什麼？因為有名的人沒有盡了他們的責任，所以對於一個新彌賽亞（救世主）或一個新救星尙留有一席之地。

一天希特勒被派出席一個小團體即德國勞工黨。在報上登廣告說是一個全體大會，結果他看着約有二十四個人在斯太克博勞小屋子裏。聽衆代表穿着酒館的最下等階級的平民所穿的衣服，聽講或者找機會在一個剛成立的社會裏唱一齣。如果這投機事業成功了，則創辦人在這會的辦公處可吃頭一份。投資小而獲利可以很大。這污穢的酒館比吹毛求疵的妻跑來跑去的不快樂的家庭好的多。在斯太克博勞當一個聖人比在家裏作一個丈夫好的多。

這二十四個平民坐在粗凳子上，很淡然的跟照作手續。希特勒坐最後一行，看一看大野心和平凡結果的景緻。

哈拉先生，帝國主席，滿面風塵帶黑指甲的前新聞記者，坐在凳子上。一個襤褸人介紹像一個「教授先生」，結論說出他對於國際病的專門藥。他講授德國的方法。柏林的罪過已聲聞于天，因為這個首都裏滿都是社會黨及猶太人。巴瓦利亞必須退出帝國，必須在委士斯巴克下建設上帝之惟一國家。如果這黨要喜歡一個總統——教授先生不禁臉紅一笑——一個有知識及受過教育的人將同意這個計劃。這個主要的打擊將引奧地利加入巴瓦利亞，而對於第三聯邦的成功亦將大定。

這位教授一說完他的話，希特勒就站起來了。關於奧地利聯合的建議使他激昂慷慨。爲什麼巴瓦利亞應離開帝國其餘的部分而獨立？如果柏林被社會黨及猶太人蹂躪了，一個抗敵的人就應當背轉身子而避在腦的克高尚之後

。一個因自身關係而抗戰的德人，是不重視他的遺產的。

在這些話上教授先生站起來用脚尖走到門旁，很小心將門推開，在那黑廳裏不見了，永遠沒有再看見他。

會開過了，希特勒亦離開此處，他對於他那雄辯的結果很高興。當他看見一個人在他後邊追他時，他差不多儘轉彎。那個人是兩打人中之一，聽希特勒說亦聽教授先生的演說。他將一本小冊插到希特勒手裏，請求他看一看，於是便不見了。

如果不是有一對耗子每天早上到他屋裏，希特勒對於那本小冊子要完全忘記了。但是這耗子來的很按時候，打了五點就來了，找尋希特勒頭天夜裏在屋子中間所放的糖塊。他們那快樂的聲音將他驚醒了，他就看着他們那急劇的小動作，很感興趣。可是有一天早上，在耗子拜訪了以後他再也睡不着了；他要拿點東西看，他手就抓着那個人所送給的他那本小冊子了。牠的名

字叫做「我的政治復興」。這是德國勞工黨的大政方針。

幾天以後希特勒接到一個用普通字體所寫的通知，說他已被允許加入德國勞動黨，並且說允許他加入黨員希望下次會親身到或寫封信。希特勒覺着這樣取得黨員的方法甚爲有趣，他之到哈倫曼斯之舊玫瑰浴池（這個地方是開會的地方）是由于游戲非出誠意！因爲他當時不知道做什麼好，所以無聊的撤到此地。

這次開會出席的人數比前次更少了。環繞一張飯桌，點着一個煤油燈，坐着四個人，這四個人儘是德國勞動黨的職員。會計念他的報告，告訴黨的全部經費還一共有七個半馬克。其他三個職員對此完全一致表示信任，并且對他担保祖母樣的無限感激。

帝國主席哈拉先生從來希各處收到三封信，要求對黨的報告並且請求領導。四個人面有得色。這個在他說，以爲全國都承認他們的工作。隨着作一

個長時間的討論，在這時間裏幾經討論他們被問的問題，在他的答案上彷彿德帝國的生命和死亡決于他們的回答。

這個黨除去那些包含「我的政治復興」的計劃：再沒有計劃，即那個計劃也是改信主義者的懺悔。當希特勒要求說明時，回答的他很抽象。無論如何這個黨是反對馬克思派的。牠代表——或者打算代表——工人之利益，並且希望拿社會黨和共產黨所允許的好處給工人。領袖們對資本主義的意見是很含糊的。希特勒被告訴說，這些細則在黨的委員會上來規定。這個運動的主要意思在使工人懷念德國。領袖們覺着本國工人曾受國際主義者的欺騙。當哈拉先生想到將來數百萬的德國工人在德國勞工黨旗幟下走向快樂與繁榮時，他的手因興奮而顫動了。

哈拉先生只在他能談論總綱時，他便熱心了。很明顯的他嘲弄細則，在他的眼光裏以爲細則是大社會建設家所不注意的。對於希特勒這樣青年人只

有一件事情担保成功，就是加入德國勞動黨。

當希特勒最後聲明樂意加入這個黨時，他的眼光炯炯有神。會計帶着快樂的樣子將黨員錄放在桌上。這時酒館的老板叩門了。這是客人騰出空屋之時，他們必須知道煤油是貴的。此外，他不喜歡會社的活動。警察查的漸緊，並且他問問警察廳這德國勞動黨是個什麼也只有另一天才可以？

那末如果客人們要幾杯啤酒，則老板就大發慈悲，但是他們必須知道他不能白開房間，並且此外還有煤油……：

阿道夫希特勒不告訴他的新同志，說他是奧地利生人，而不是一個德國國民。如果他是一個德國國民，他或者就不加入這德國勞動黨。他將目的更高而收獲或者較少了。

這個帝國主席即席爲一簡單的演說，在這段演說裏他說祖國的光榮，就在像阿道夫希特勒這樣的德國的優良種族。他揭明希特勒的光明戰史，這是

希特勒數分鐘前剛才報告給他的，並且請求他隨他們新戰場及不朽的名譽。于是他給希特勒發黨証。其號數爲七。

* * * * *

阿道夫現在坐了德國勞動黨的第七把交椅，這勞動黨後來成了德國國家社會勞動黨，希特勒他成了該黨的底克推多。沒有經過麻煩手續，他便被指定爲宣傳委員會的會長。委員會裏只有一個委員，這個委員也就是阿道夫希特勒。其他六人亦管理職務。每禮拜三黨執行委員會舉行例會，討論很有意義的事，常加以解決。執行委員會也就是這樣的七個人。他們每禮拜舉行一次常會，外人參加的有一打。在這些會上他們最喜歡的娛樂就是攻擊地方報紙，希望他們與以反響。但是無人注意這清談家的辯論會。

有一位黨員說出了一個意見，大家聞之喜極欲狂。他要送一封信給穆尼希一家大報的主筆，告訴他前夜在一個德國勞工黨大會上，有一位說話的人

毀該報，這是如何違反他的感情，他希望採取行動以防止這種耻辱。共謀者以及最緊要的宣傳指導人皆屏息以待此結果。他們希望有遍全國的詆毀。對于大報發表侮蔑的言論這簡直是大逆不道。警察可以進來，如果于他們有好處的話，他們甚至於來試試看。這結果實在不幸——等于白廢。該報對于此事仍以蔑視的鎮靜態度處之。

于是希特勒出了一個意見，如果他們不能以印刷的字達于多數人，則他們能以說的字使他們聽。他們要開一大會在這個大會裏他們甚至可有五十聽衆。是的，但是他們將怎樣告訴人民開大會。自然是非下請貼不可了。但是怎樣下法和怎樣寫法呢？經過細細考量後決定黨員輪流以普通字體寫這請貼，分散出去。一位買文具的朋友除給他們紙。

希特勒寫了八十份請貼，一個一個的親身送給他們。這是他當宣傳部長的試驗，並且當開會的時間近了他也累的有了神經病。他爲鎮靜他自起見，

沿伊薩河作長途散步。他準時到會。聽衆四位當主席開會一點鐘後，在屋子裏共有七人。

他們大胆的發出手寫的請貼，他們的結果如何，下次會出席者十一人而非傳統的七人。人數慢慢增至三十四人。於是宣傳部長才發出一種安慰的嘆息。這路現在可以有百人的羣行走了。他們籌了點款，登報通知下次會在米伸乃背歐巴賀特。這次結果令人可驚。當哈特先生開會時，有一百三十人充滿此地。

但是哈拉先生不高興而煩惱。阿道夫希特勒在說話人的表格上。宣傳部長將于此大衆之前而嶄然露頭角嗎？他慢慢的提出，如果希特勒那天晚上不樂意的話，他就可以被饒過。但是希特勒不接受那種暗示。他說了二十分鐘，當他要停止不說的時候聽衆們大聲要求他再說點。

在一九一九年秋天這個會已人數太多使這小啤酒店不能容納。在愛伯爾

博勞刻樂爾之後他們租了達克好街的德意志帝國旅館。他們常出席的人數現爲二百，財產超過債務等于一金鎊。人民漸因希特勒而來。他簡直是這一部歌唱隊的女領班。在爸爸哈拉所產生的傀儡戲裏想引人入勝，並不要多大能力。前新聞記者能對半打人說話有把握，但是他在二百人注視下便不自然了。當他裝作勇敢似不錯亂時，每秒鐘擦眼鏡揭露了他的胆怯。爸爸哈拉在外面表示的吸引力就是他或者是個學者及科學家，他和所選的題目之惟一關係，就是搜集宏亮的勸詞。

在講台上希特勒另是一個人。彷彿他的笨伯都離開了他，他站的似乎很直，很有把握，很有權威的樣子。他注視而立，不是像伍長待命令，乃是隊長處理其排列。他的筋肉緊張，思想動作。面帶苦笑，像人在舊君主照片上所看見的。這是命令的沈靜及隨時改爲蔑視的苦笑。

他起始用類似機關鎗的斷續的聲音說了。對於聽衆——以前的兵士們——

！這聲音很熟習，是一種有根據的聲音。他那雙銳利的眼睛及伸出的食指打到聽衆的心坎裏，強迫他們注意。在台上的人都喜歡說，而他說的更好。他相信如果他有一個傳道會，他知道怎樣向旁人說。

如希特勒依其勸說之力則他能繼續對這二百個政見不同的人宣講。但是他願意團體增加。爲取得成功起見，他須仿效一個成功的前例。于是他須表明他的思想，而最後引起世界的注意。

在戰爭完了後很短的時間，希特勒證明在柏林之魯斯特公園有一個約有十二萬組織工人的社會黨遊行隊。全園滿是他們，並且擁擠到鄰近的街上。他們唱着革命歌打着紅旗在他面前走過，因受同樣意思鼓勵而起的有秩序的羣衆。雖希特勒天性不喜歡社會黨，但是不禁有感。這是全世界最重要的一個成功運動。怎麼他蔓延的那麼遠呢？

于是有天主敎主義，數世紀來即已將其信徒置其統治之下。希特勒因爲

是一個天主教徒，所以對於堅忍煩鎖的工作頗知一二，而教會亦可因此在這實信徒的生活上取得利益。于此而有兩種運動，一種是政治的，一種是宗教的，這兩種運動都跟根深蒂固。深入于個人生活。二者業已使人類文明發生變化。

勒希勒以熟思遠慮，企以馬克思學說及教會主義適應于其問題。雖然他尚沒有將他的方法登之報張，可是他以為他知道這些即是綜合的輿論能因之而混合的成分。他不得不注意除去那些互相中立的分子而且更不得不注意用那些易于向羣衆說明的態度的分子。

在一個十二人出席的德國勞動黨大會上，希特勒爲高特富力菲德的演詞所迷，菲德是一個半吹半播的油滑少年，能拿戲言當常識。菲德先生給他的聽衆講兩種資本細微的區別。每個聽衆都知道他，因爲以科學證明的誇示所提供的說明如此荒唐，就是那最空無所有的平民也看不出是來。

非德先生的大發現爲兩種資本間的區別：一種是借貸資本，有錢的人，用不着錢，將錢借給旁人取點報酬，那就叫做利錢。他一種就是工業資本，供給工業的流通。

希特勒以爲這是一個新奇的意見。借貸資本是猶太的，而工業資本則爲基督教的。所以借貸資本能被沒收而分配于平民。在他方面則與工業資本無異。對於這種措置基督教的資本家將不反對。他們會喜歡這個，因爲保證這樣一個過程的運動，將使他們最厭惡之敵人（社會主義及共產主義）的生命力來支付。這實在是一個幸運的打擊，希特勒搓手大笑。

這個發明的用處很大。第一希特勒將繼續以時代的精神前進，所謂這一個時代的精神是爲工人要求報酬。他將在地球上組織一個亞利安人的天國；叫猶太人來付帳。馬克思派的社會主義會成了一個黑碼，此外就是最熱心馬克斯主義的猶太人亦將屏棄不顧。因爲俱此意見，所以他無須對於黨的財政

發愁。明達的資本家們會看出這樣社會主義是他們最好的朋友，他們將不遲疑的在進行上來幫助他。

希特勒採取了非德的意見，且使他作了他的教師和侍從武官。這種學說因其對於民衆的意見而甚爲著名。希特勒對他的同志說，民衆無用，對於他們必須加以誘惑。他們這新社會主義，（他們現在始指爲國家社會主義）就是這羣衆所喜歡的東西。因爲是基于亞利安人之優越，所以將使最不潔的牧豬奴成一貴人。這種高貴將施于六千萬以上的德人，但除純血的德人外在帝國住着的尚有五十萬猶太人。希特勒起始又宣讀其新標語：「一切文化的價值（藝術的，科學的及機械的）爲亞利安人所產生」。

希特勒現在既有他的方針——或者至少有個中心點——他須發見引起工人及僱主注意的方法。報紙是一個最好的媒介，但不是給不知名的政治團體宣傳長們用的。希特勒於是決定使用比報紙及書籍更好的東西就是說話。平

民沒有時間和耐心去看，就是他看，牠也得忘掉那是說的什麼。真理必須放在會議室裏，在那兒聒噪聽者的耳朵，以直到衷心了解，承認他為舊相識。這聒噪怎麼作呢？

希特勒寫道：「民衆的收容性有限，他們的智慧很小，他們的忘性很大」。所以有效的宣傳必須限于極少易被吸收的文字。對於民衆必須拿通俗的話來表示問題，因此人人皆可知道論點所在。

希特拉帶深奧的神氣說：「忍耐是或功的秘訣。民衆遲鈍，使他們對一點了解需要一個長時間，並且須將一件事告訴一千遍……」。于是一個人知道這最大最不可思議的有恒的結果將大為驚訝」。

這位往昔木匠的助手很知道他這一流的人對於他們智慧都抱著一種錯覺。他在聲明「公平是微弱的永遠不能領到成功」上不發言。領袖所需要的就是殘酷的熱烈的事性一面的表現。換句話說狂熱是宣傳者的好朋友，甚至知

識亦必作感情的配角。

「懷恨比反感較為耐久，大變化的發生權力也不像神經錯亂那樣容易看的出來」。

于是神經錯亂便成了主旨。新教主行將宣傳新主義的下流社會不能了解軟語溫存的智慧，只能為神經錯亂的煽動者所迷。打倒民治！于是希特勒得到這樣一個結論，即「民治根本是猶太人的，非德國人的」。

懷恨的宗教正在蛻變成形。所以不足以恨一人之衆敵，而反激起敵人的懷恨是不可避免的。

希特拉寫道：「如果在早上看不見你的名字惡狠的列在猶太人的報紙上，那是你昨天妄費了你的時間」。

現在行動的主要原則既已制定，這問題就是怎樣使一個人恨。希特勒很巧妙的使人生恨人。他的一個策略就是要這組織的名字改成德國國家社會

勞動黨。這樣一來使社會黨狂暴起來，因為他們在社會主義上要保持他們的既得權利。於是希特勒又將國家社會黨開會的通知印成紅紙。一般人的意思視紅爲過激派的商標。

戰略做好了。社會黨者注意了，起始對國家社會黨的開會注意了。他們的反對很光明。就是希望在開會時社會主義與國家社會黨見見面。酒館裏不再禁止聽衆活動。出席會議的友人敵人的數目增加非常迅速。在一九二〇年二月庫爾愛斯奈之行刺後一年，在波拉素的大好夫博勞好司撒爾集有二千人。其中一半斷定是共產黨，他們的來在搗亂這個大會。如果他們來，他們是很受歡迎的，因為在那些時候希特勒不喜歡單向他這一黨的人說話。反對黨使他準備戰鬥。

這個希望是一件特殊有趣的事。當這團體小的時候，沒人注意反對，但是現在既然躡等而進，不得不採取一種手段以阻其發展。

第一個登台說話的人是一個糊口的美術師，爲的是教大家能看出點不同來。於是希特勒收到了倒好。他一絲不亂的起始說了。這是一個重要時機，所以他先說黨綱的要點。他討論資本的共謀以杜塞基督教徒之口。于是又談論勞動的共謀以挫敗基督教徒之鋒。猶太人是在資本主義和馬克思派社會主義之後。於是無產者不得不國家化。他攻擊借貸資本，證券交易和大商店。一個共產黨雖然知道在台上的人已竊取了他的恐嚇而用以反對他，可是當他攻擊證券交易和大商店時，他也不能因而激怒。

希特勒以同樣的緊張說了幾點鐘。大店商問題並非特別動人，然而非聚精會神的聽他不可。他的眼睛和他有權威的聲音屈服了一千反對黨。

于是一個詰難的聲音揭破了沈靜的面幕，並且有不巧妙回答活躍的交換。但是這種紊亂是不常有的。穆尼希的警官爲愛爾斯皮奈先生，他打算擔任保護希特勒的生命。當皮奈先生犯了不公平時，他知道說明他的責任以適

合他的口味。他不喜歡馬克思派，而喜歡國家社會黨。他從高身分的朋友已所聽得說過這奇異少年阿道夫希特勒，以所選擇的無意義的話，使數人因而受迷。但皮夸先生在這個問題上有他自己的意見。一天夜裏他微行到國家社會黨，並且他樂意贊助他在那兒所聽到的每句話。自那時以後常備有一警察分遣隊以防備過激派倒亂。

社會黨的門輿報寫道「一個瘋漢，不要注意他好了」。但是希特勒演了一齣好戲，而且吸引了大批羣衆。他的改革動工了。不做任何特別努力以令人知，即到現在在會黨中也是一個不成文法。但是希特勒實踐其約，降身以與其聽衆中的女僕說話。他對於說明他的論點常用直喻，而米卡爾槍兵以其沒一句話離開他的事業爲榮。

與國家社會黨的聽衆相一致增進者，則爲黨的組織亦表示有重要的收穫。在特哈爾的斯太乃克博勞一間小屋子裏是他們第一個黨部，這屋子小的利

害黑的利害，做牢獄用比做黨部用好的多。希特勒建議才決議使用電燈，這是一個事實。第二步就是買一架舊打字機，這一架打字機黨員中有許多說牠好的。

待了十八個月這屋子才容不下這黨了，於是在攷內里烏街又租了一個更適當的地方。有三間房，電燈及「一切的東西」，像希特拉對黨的領袖們說的很得意的話裏所表示的。

新主義不得不有他的教職輩和神聖的徽章。研究人類弱點的希特勒熟知使一個人在他一人之上便可成功，因為這樣可以引起忌妬而獎勵野心。他因同事們的幫助環穆尼希及巴瓦利亞的各大城中建了許多地方團體。這些團體都置於領袖之下，他們自己就是法律，只對穆尼希黨部領袖們負責。由「糾查隊」維持開會之秩序，黨人膺此選者頗覺光榮。

古代的基督徒當他們選擇十字做他們的符號時，他們知道他們正做什麼

。希特勒步他們後塵，當他轉變他的注意到一黨的符號問題時。他選擇卍字在歷史上有許多前例，德國反色米特族視之為完全亞利安主義的符號。這是六十萬新興貴族的象徵。

阿道夫希特勒因為以前當過兵知道這新運動須要一個旗。他計劃黨旗的方法表示他對於熱心組合生產的能力。這個不是因天然的願望或必要所演繹出來的旗。對於這樣的一個精神運動給以可見的說明是一個冷血的企圖。

希特勒給他的黨徒一旗的勞動結果是很有意思的。這是一個帶大白圈包含卍字的紅旗。這個是請平民在家裏是覺着在國家主義黨的戰壕裏，並且對於社會黨的要求獨佔紅色是一個挑戰。白色是紀念法國保爾邦的恢復，當改革廢除而反動為神聖不可侵犯之時。這是說明這個運動的反革命性質。最後，卍字是指的民族清潔的記號。

國家社會黨在其宣傳領袖下的成功真正罕有，致使其領袖們有一個是容

納聽衆的大廳的問題。當一九二〇年之末五千同意者與反對黨齊集大此爾哥博勞非斯體贊爾之時，穆尼希驚相注視。很明顯的，巴京急欲向怨恨的柏林表示怎樣激勵一個以前不知的政治運動。因社會主義者在普魯士操實權，所以巴瓦利亞將與那些欲驅逐出境者以助力。

在一九二一年的八月，皇宮革命爆發于國家社會黨。只宜于作六個會員之組織的領袖的人們應該保管一個能裝滿才爾庫斯（巴瓦利亞的奧里姆皮亞）地方那些人的運動。前宣傳長阿道夫希特勒第一次舉爲副主席，獨裁權亦置于彼手。德國勞動黨的前六人表面上不見了。而第七人遂被奉爲他們的大主教。

第五章 着雨衣的人

約翰蘭瑪斯道佛，他是穆尼希城郊士瓦博地方的社會黨的領袖，取得他妻的同意將其家產變為外國貨幣，拿了他們的三十萬萬馬克到最近的銀行裏，換了一個金元。一九二三年十月一天的晚上到八點鐘他還沒在家時，蘭瑪斯道佛太太預防最不幸的事來臨，先發制人，起身赴哥呂乃佛基爾，那個地方在那些時候能找着許多家有巨萬的丈夫。

但約翰蘭瑪斯道佛不在任何妓院亦未留髡入幕。她業已報告警察，數日後通知她的丈夫蘭瑪斯道佛是考堡的軍事犯。蘭瑪斯道佛太太驚愕了。凡人都知道考堡在巴瓦利亞，怎麼巴瓦利亞能拿戰爭反對巴瓦利亞呢？警察能幫忙解釋嗎？不能，警察不能在此外幫助說明，這些時候最奇異的事情易於臨到士瓦博社會黨有身分的黨員。

在一九二三年秋天考堡成了一個無形軍事司令都。然而這軍隊只是官吏們看不見，而遊歷巴瓦利亞北部的快樂城的人率能見之。

粗零幾亞及撒哥遜內這兩個國家是德國種族說德國話，在他們的政見上已屬於外國。因布爾什維及極端的社會黨當權，所以陳兵于邊境。希特勒的國家社會黨的青年們寧欲躑躅考堡街頭受含羞處女帶稱贊的側目而不欲回至教室。

愛爾哈特頭目的海盜在那裏，因為那兒有紊亂他們在那兒。這位首領剛從獄裏出來沒多久，帶着從穆尼希警察得來的偽護照到處遊走。余姆首領，他是一個大胆的魔鬼，一個執袴子弟，打着帝國軍旗指揮他那些仍以戰爭終了為悲傷的人組織的軍隊——」。于是有少年德意志派，希望或者可以再來一次戰爭。

軍餉即金錢，所以這無形的軍隊認為政治上的反對黨那個有錢就綁他的

票。因此約翰瑪斯道佛的一元錢走進這無形軍隊的軍用箱而教他到路上作工。約翰瑪斯道佛自是以後便無下文，而永遠也沒有回去。

巴瓦利亞在一個反對全世界的騷動中，雖然這反對主要的是對她的比鄰。一天夜裏，在巴瓦利亞邊境後的斯陶克的國民，與考堡聯合侵略奧斯特，這個地方是蘇林基亞邊界後一個村莊。斯陶克的人是反動分子，他們的口號是「國王萬歲」。奧斯特的人有些是共產黨，他們的口是「蘇維埃共和國萬歲」。然兒基本上就有一個職業的忌妒，因為奧斯特斯陶克都產豬，他們的出產在市場有競爭。

「一滴之水可以照見宇宙」。斯陶克和奧斯特反映德國悲慘的命運。法軍住紮魯爾，其故在德人未曾將電報竿交足。德人停了工廠和鐵路，魯爾的怒號也成了低聲，有時間以來福槍聲，這是法軍打死過度愛國的德人所放的。奎達與綏正掌威廉街的頰。而後者則太弱或太驕至于不能打，只凸出其舌

，面現怒容。

同時鈔票的崩潰出現于市場，德意志的貨幣亦流入無底之壑。柏林的印刷業努力以資本供給魯爾的抵抗，以理論宣戰，而總長古斯塔夫士特雷斯曼所領袖之政府同盟不得不作一公正人。

當柏林打算同巴黎解決事件時，穆尼希仍恨一九一八年之暗傷，起始實行暗傷柏林。巴瓦利亞有一不得已之苦衷：他爲反動（份子）所污。但是當柏林監視她時那怎麼能做呢？此外，巴瓦利亞雖知道他不要他所有的東西，可是她不能決定任何他所切望的東西。她應該接受在荷蘭伐木的多言的威廉的要求嗎？抑或鼓勵委台斯巴克之後裔，魯波力許的前進呢？

在一九二三年之秋，巴瓦利亞不但在其北邊有一無形的軍隊，而且有一個無形的革命。穆尼希不再接受柏林的命令。斯特雷斯曼總長可以自己大聲的說，而巴瓦利亞不聽他的哀號。巴瓦利亞的愛國團體喊着說……『讓

我們攻柏林』，而政府則既不說是也不說非。自柏林而來的旅客，停于巴瓦利亞邊境附以警告送之回國，說索宛特夏夫特同索耶斯人及猶太人必須處死。巴瓦利亞業已克服會帶佩刀鏗鏘的普魯士。

各國的反動分子群集于巴瓦利亞。阿道夫希特勒現在是一個重要人物了，他總轄全國。他須自其在穆尼希的優越地位，以攻打全世界。無疑的，他在巴瓦利亞京都現在最有吸引力，人民從遠方來坐在他的脚下。街上的小孩子們指著他，大人叫他爲『希特勒先生』。他有沒頭的會議，在這會議裏他喜歡將聲音降低爲一極神密的耳語。

穆尼希因壯人壯語又呈煩燥之象。對於魯登道夫將軍，如果說世間有一個貴公子的話，他就是一個普魯士的貴公子，避難于這個反動的避難所。他仍爲失去大權所昏迷。他喊著說：『德國已戰勝，但是受害于他沒有社會黨，猶太人，基督教徒，及共濟會會員，共同証明他的權利』。因爲巴瓦利亞

爲他的後盾，他聲明他能將魯爾及萊茵流域的法人驅逐出境，將俄國的布爾什維維驅逐出境。但第一必先攻柏林，而斬漢奸的頭。

前大將與槍兵伍長握手，就談論國事。魯登道夫坐的壁直，好像一個德國和尚坐的那樣直。他的雙頰因壓抑其猛烈的暴動而變成紅色。他的鼻尖因激昂而擅動。他看着很奇怪，並且高唱著長恨歌。

希特勒力持鎮靜。只有他的眉毛不自然的擅動露出他內心的戰爭來，即感動而屈膝于所崇拜者之前呢？抑決定擁護自己甚至反對魯登道夫呢？

他們考察在巴瓦利亞前線之反動的無形軍隊面面俱到，蓋當青年們一致的喊「打倒柏林……打倒愛伯特總統」時，他們的殘忍特性也反映出來。

愛伯特總統是一個社會黨及愛國者，看出巴瓦利亞的危機，打算預防。于是遂賦與來士威爾以特權。這真是盲人瞎馬的辦法。誰知道來士威爾對於共和國覺着怎樣呢？這是由君主黨所任命，或者他們可以投降敵人。巴瓦利

亞以應急之策還擊。穆尼希機靈的政府授政府代表卡爾博士以獨裁之權。

卡爾博士爲共和之敵，並且在他的就職詞上他說明他自己像一個委台斯巴克的忠僕。比姆太爾長久的後裔，卡爾博士是一個正牌的巴瓦利亞官僚。

上帝除去他有益之記載外未賦與他任何特殊能力。他的朋友們說他是「一個無色彩的人」，而他的敵人則名之爲怯夫。因爲他那馳鬆的臉，高硬領，蝶形的領結，和黑衣服，他正好是一個正牌的官僚。理想毫無；狡獪十足。智慧平庸；虛榮特大。他的仇人說，他是成功了，是因爲他知道怎樣將無能隱于激怒之中。因爲他一切的放蕩和興奮，他可算一個才人。他常常站起來，因爲他不拿「不」字作回答。巴瓦利亞的無形革命須要像卡爾這樣一個人。

卡爾用一種哀鳴及不清定的聲音發出命令，此即謂一種危機及引起革命。巴瓦利亞的鐵路不再服從柏林。洛索將軍（是一位君立黨及保守黨）派爲巴瓦利亞之來許斯威爾的武力的指揮。洛索令其軍隊向巴瓦利亞國家宣誓。

沒說關於忠于共和的話，但是很明顯的在巴瓦利亞來士威爾之忠心由于魯波來許特。波斯方梭克特，爲高里斯之英雄及共和國軍隊的首腦，對於穆尼克之屬員發出命令，洛索很客氣的收到報告，置之不理。到柏林之路開了。這一個不再是一個無形的革命，乃是一個公開的反叛。

阿多爾夫希特勒的工作已大爲增加。他在巴瓦利亞六個城中的大會上演說。他在奧古斯堡也像在怕索孚衆望；在蘭斯呼特受人崇拜一如在愛蘭根。名譽使他的話生翼，使他的行動有力。今天他給黑衫專使米哥里奧瑞體隊長以法西斯體之敬禮，並給伊爾丟斯請安。明天他接見自巨哥斯拉維亞或羅馬尼亞而來的黨徒，並且與奧地利及匈牙利之代表坐在很森嚴的密議室裏開秘密會。東方之聰明人匍匐于新彌賽亞（即救世主）之足下。一個黨徒比其服務于基督；希特勒狠溫和的笑了，並且很洋洋得意。

各國反動分子的眼睛都注射在這博勞惱人的身上。巴爾幹的首相對他深

表同情與敬意。芬尼士的軍人向他建議一個反蘇維埃帽花的構造。瑞典的大軍對他提供他們的幫助。全俄所自稱之西力爾大公派皮蘇斯基將軍見他，皮氏是一個圓滑的外交官帶着一個爲風雨所侵蝕的半身像，一個摯見禮。以前爲皮楚哥里得，現在爲粗力克之一位莫名其妙的康蘇爾先生主張與瑞士接觸。甚至連呻吟于猶太人之銀行街之足下之合衆國，亦努力振興白人之財產。一派僧人穿着寢衣在黑暗的牧場上遊行，焚燒十字架，並有其他的自擾。在美洲方面有一個曙光，因之希特勒或者可以改正對於一個富強國家之意見，這個是他拿反對的聲調對於法國新聞記者說的，「猶太人與歎子已作了世界的仲裁」

十一月初糧食騷動已暴發于帝國各處。冬天預示帝國有悲慘之勢。這黑來許斯威爾（一個威迫的組織）尙未將其死屍完全葬埋，而混亂已猖獗于德意志。庫內市長懲惡一個童子十字軍以反對污蔑國家主義者。佛力得力許威

伯確言他的「奧伯蘭」之壯丁不能再等。卡爾執政採取斷然的步驟，停止帝國銀行之現金自奴雷堡流出。洛索將軍不反對即刻行動，而賽撒上校，（巴瓦利亞之警察部長），欲附合洛叟及卡爾之行動。十一月九日爲「背部受傷」之第五周年紀念，所謂背部受傷即德國應該戰勝的戰爭終了。雖然人民在布爾什維革命後已被解除武裝，而在巴瓦利亞的愛國人民中，約有二十萬枝槍尚未被收回。

「在十一月八日晚八時半新政府將宣告成立」，阿道夫希特勒在十一月六日聲稱。帝國將在德國國恥的第五周年報仇了。

果然在十一月八日晚八點三十四分新政府宣布成立了。比哥博勞克樂爾擠入了巴瓦利亞愛國團體的數千人。卡爾在台上起始以巴瓦利亞的音調宣讀他的「人民與國家」的演說詞。這是一篇好演說詞，爲卡爾著名之靈魂，人民

日報的總編輯寫的。禮堂後面的聽衆以手環耳詳聽每字。卡爾很學衆望，第一因爲他用巴瓦利亞的音調說話，第二因爲他用執政的權力減低啤酒的價格。

希特勒已決定比哥博勞克樂爾之大會應爲暴動的開端，但是他沒把他報告執政，來士委爾的總指揮，及警察總監。他相信如果他們面對成功之事實現時，他們一定會左祖謀反的人。

志志的載重汽車將希特勒黨載至多難的羅遜海姆街。有一大羣人環繞禮堂及少數警察。希特勒將羣衆驅散，將警察解除武裝。他由兩個衛兵夾護着走進了禮堂，拿手槍向空中施放。卡爾臉嚇白了。他完全昏迷了。

「請閣下到這間屋子裏」，希特勒用手槍指着一個開着門的屋子請執政及巴瓦利亞的來士委爾的總指揮說。于是他又來侮辱警察廳長賽撒上校，使他到一個鄰屋裏。

一個對全德人的宣言準備好了，等待分散。這個東西假藉魯登道夫將軍

，阿道夫希特勒，洛索將軍，及賽撒上校所組成的臨時國民政府。除阿道夫希特勒外，他們誰都不知道一點消息。在手鎗指示之下，卡爾，洛索及賽撒都同意這新國家的統治，他們都是這新統治中的領袖。卡爾被擁為巴瓦利亞的攝政總裁。魯登道夫將軍為全帝國之攝政總裁，而希特拉為總長——二人皆賦以獨裁之權力。

「我必須請閣下及賽撒上校之原諒……」，希特勒對於稱號常拘泥形式，並且他說「閣下」也有缺點。

當希特勒打算，以接收這種位置為心理上之重要說服三位先生時，在希特勒之眼睛裏含着眼淚。於是他提議他的決定須經過禮拜堂中的民衆證明。在同聽衆說話之後他又回來報告比哥博勞克樂爾的人們贊成他的挑選大喜欲狂。一切的一切都很好；可以通告世界德國之新國民政府成立。

同時一輛灰色的汽車在由威廉呼黑到穆尼希的路上以高速狂奔。現在這

輛汽車停在啤酒店前，並且自那輛汽車裏跳出了魯登道夫將軍。

「每人必須盡其職責」，希特勒結尾說。

賽撒批評他說：「不錯，但是你已經失約。你現在沒演暴動的戲啊？」

「是的，但是我因祖國之利益而破約」。希特勒於是又把玩其手鎗繼續着說：

「我這兒有四個鎗彈，如果你們遺棄了我，三個是爲你們預備，一個是爲我自己預備的」。

「你可以殺了我，如果你喜歡」，這是卡爾剛剛能說話時說的。

於是侯夫曼代理店公布官方談話，引希特勒的話「讓我喝一瓶啤酒」。

魯登道夫尙未知請他的目的何在，走進來說道：「上帝與祖國」，並且他以爲他攻擊柏林，莫斯科，及巴黎。

洛索將軍在這位戰將之前似乎很小。賽撒上校踢回一個放在不是地方的椅子。

卡爾問了「委台斯巴克如何？如果我在新政府接受一個地位，則將藉牠的名義」。

希特勒五月後向法庭陳述，他們大為感動。洛索和賽撒的眼中都含着淚花。

這是一個呼喊革命。所有四人握手並且互相正視。希特勒眼裏含着淚坐
下起草宣言。

他向比哥博勞的公衆宣讀：「十一月罪犯們的政府廢除了」。因魯登道
夫來的這樣優閒，希特勒改變其原來的計劃，而使將軍降為陸軍部長，且乘
一時的高興指定他自己為帝國的執政。

他向消費大量啤酒之聽衆宣讀說「我提議我來受委託執行帝國臨時政府

之政策』。

醉了的愛國者們都高聲歡呼。現在他們既然許可希特勒爲德國之執政，他便笑的合不上嘴，且向各方鞠躬。他的聲音在一般響聲之中特別宏亮：

「明天不是在德國看見一個國民政府，就是我們死去」。

愛國的人們站起來了，揮他們的手巾，唱國歌。

內中有幾個人喊着到「門西報館去」。他們唱着說着走到社會黨的報館，向窗戶裏亂拋一陣磚石，然後回家睡覺。

同時國家社會黨在銀荷士塔特的突擊軍在奧柏林斯佩克特苦富樂率領之下始向柏林出動。蘭得紅特的分遣隊深夜出發，由化學家哥里荷士特拉賽指揮。其他突擊軍領袖之命令在八點半以前尙未發出，準備未足的開拔不得不在深夜。

當佛擾恩克士之鐘鳴中夜之時，在穆尼希阿道夫希特勒及壯勇外，全

歸沉寂。他們迫近車站，但已被警察佔領。中央電報局亦然。希特勒必以爲「警察總監有事」，而移其注意力於他處。明白是一個忙日子。他須在他們向柏林出動之先，爲幾處之演說。

卡爾中夜不睡習爲故常，因此人人都可推斷在巴瓦利亞國要有事情發生了。執政與教育部長馬特密商（臉刮的很乾淨態度也很安祥），他是教會及其黨的忠實信徒。數分鐘後他們登低聲而言的外交家及保皇黨亞其比曉波富爾哈巴之樓梯。

又過了幾分鐘後，在伯士退斯宴登之皇家別墅接到電話。卡爾正叫前臬儲現因希特勒的眷顧而成爲國王的委台巴克朝的盧波來許。吾人將因聽卡爾先生之稱呼「皇家」如何，而更知夜間之歷史。如果他說「皇帝陛下」，這開拔明天就可開始。

「太子殿下」，卡爾先生稱道他的主子。自電話那端來了很刺耳的話

皇太子魯波來許永遠不喜歡這高傲的庶民魯登道夫，他把他自己放在皇族之上，並且穆尼希佛來星之大主教知道羅馬對德國共和國很表同情。

不及兩小時後，穆尼希已入深睡，巴黎之無線線台叫德國叫全世界。卡爾博士，洛索將軍，及賽撒上校不承認參加希特勒的暴動。他們說，他們的同意，是在手槍威逼之下得的。

同時許多標語都貼在牆上。希特勒寫道：「權力在新政府之手裏」。魯登道夫，卡爾，洛索，及賽撒與我們一致」。

當早上來了，這新國民政府只有比爾哥博勞克樂的人民，及軍事地方司令部在他手裏。新運動的三個首腦人已加入敵軍陣地。

阿道夫希特勒，他的臉因演說吃力出汗，等着穆尼希掃蕩一切反對。他穿着一件灰色雨衣，他的袴子被泥濺污，他的嘴唇抽的很利害。魯登道夫

以兩肘依桌，想柏林，巴黎，及莫斯科，坐着默默無言。他穿着便衣，戴着一頂插雉雞翎的綠帽，這種服裝是鄉紳們穿的。

橋樑與公共建築被正式軍隊佔領。對於這武力的示威希特勒及魯登多夫決計到街上演說。除此軍事英雄及講壇外還有更強有力的聯合嗎？提倡暴動者要一個和平示威運動，示威之結果應由歡呼之高度而定。

萊許士克力格斯佛拉刻的首領余姆隊長宣言『不流德國人的血』。這個在穆尼希將成了一個甘地日，在這天之末向柏林出動將起始了。

國家社會黨的突擊軍報告在城外，都因一夜走路與騎馬疲倦與困乏。其他的軍隊尚沒有到，因為他們接到命令太晚了。

勞波爾得團長反駁說：『將要流血，來士威爾要射擊我們了』。

魯登道夫從他軍事的夢想中也未加思索回答說：『我們前進』。

當提到卜爾的名字時，希特勒莫名其妙的說：『一套乾淨的外衣造不成

一個政治家』。

來士威爾和警察正在準備，而新政府之黨羽如青年學生，上年歲的前任官吏，平民及小資產階級，亦在準備。穆尼希之人民佔據戰略的地位，有的在窗戶上，有的在街角上，預備作一個裁判人。

在遊行隊頭裏走着魯登道夫及希特勒夾以兩個小領袖。他們後邊跟着兵士，有的帶着武器，有的沒帶。到十一月九日正午之時，向柏林前進開始了。在魯得威哥橋警察被趕跑了。希特勒後來說：『警察深爲感動。從他們那些人的眼裏，眼淚不知不覺的流了出來』。這在空喊革命中也是與前例相一致的。

公正人都出了場，喊着警察該殺，但希特勒不欲一點暴動。在他後邊的兵士們唱着愛國歌並且他們在馬林波擬茲受熱烈的招待。他們走過市政廳，在那兒掛着卍字旗。希特勒的信徒們已逮捕了社會黨的巴荷馬斯忒及幾個市

府顧問。在十字路口籐箱上的演說家開槍打羣衆，被馬巡拉的沒影了。

一個少年排長跑到魯登道夫面前報告，在奧底昂斯地方：來許斯威爾軍隊及警察正卸去一個裝甲車的砲衣準備行動，又魯得委哥街黑鴉鴉的都是政府軍隊。魯登道夫仍很兇猛的說：『我們前進』。

他怎能停止呢？雖柏林尚遠的很。但魯登道夫不知柏林正在南移，所以在路上的軍隊要懲創其反叛的英雄。

在丁那街看熱鬧的人很擁擠。空氣沈寂的奇怪，只有愛國者的歌聲和命令的尖銳聲打破了這緊張的空氣。

一個暴動的領袖余姆隊長會說『不流德國血』，但掌管奧底士波拉斯之武來士威爾武力之第一連連長高丁及連長博勞與此意見不同。他們的意見是不管魯登道夫不魯登道夫，命令必須執行。他們站的很直像前皇宮前的雙像。他們臉上的筋肉動都不動；他們在這呼喊的革命裏毫無關係。他們是回答

推銷一付扣子機械，當羣衆洶湧而上時，他們舉起他們的刀，用屬於自動人的聲音喊：「放」。一個穿黑大鑿的高人栽倒在希特勒的一邊，他的臉流了血。起了一種可怕的聲音，不是暴獸的嚎啕乃是受驚羣衆的呼號。不久十八個人們在皇宮之前，有的已死，有的未死。忽有一陣軍士狂竄，拋棄武器，數百跳進花園，逃入鄰近小巷。希特勒伏身於地。魯登道夫續向前行。希特勒當時想着，倒下的人不是他。他的臉凝結的像一個難以描繪的面具，他走向軍士。他們對於這軍事主人閃開一條路，而他在羣衆中不見了。

卡爾曼斯塔夫，坐在附近的軍需處的辦公棹上，與教育部長會議。雖然這天很冷，可是有一個窗戶開着，自這窗縫裏槍聲聽的很清楚。卡爾先生登在窗上將牠閉了。

在這呼號的羣衆之中，希特勒跳上跟在他後邊不遠的汽車，立即逃出危險。

他真正脫離了危險麼？他已判爲國事犯，於緊急法律下應處以死刑。

穆尼希的洛索將軍打電報給柏林的阿克體將軍說：

『危急解除，無須再派軍隊』。

第六章 大審之日

往博魯登堡街的前軍事學會之門被有刺的鐵絲網切斷了。馬巡使羣衆不得近前。一個穿烟工外套的女孩子喊道：「希特勒先生」，喊了以後她跑了，因為一個警察在後邊追她。

囚犯們帶出來了，這鐵絲網也打開了。

一個妓女式的少婦同一個看著像嫖客的伴侶低聲的說：「他的臉色是多麼青白啊」。

他粗疏的且帶無限聰明的神氣回答說「餓的」。他突發報告，而且當她不再發問時，他情願更流利的說：

「他們三天前在一個烏夫英半德半英的朋友家裏逮捕的他。他絕食已好幾天了」。

他的聲音消沒于吵鬧之中。

在馬克擠米力恩街政府建築前也有鐵網，卡爾博士住在那裏。

「看狗」，一種附號警告過客，直到後來將鐵網除去。

此案審理的前一天，政府警察拿着把在奧伯威遜實習，並且打把的聲音在穆尼希聽得真真的。巡邏正搜索各街巷，逮捕可疑人物。晚九點鐘時有一次睡覺的晚鐘，人民感覺非常不便。革命不革命且不用說，畢竟一個巴瓦利亞應該冠以喝和平啤酒的頭銜。可是卡爾博士不作如是想，他在那些日子所想的東西就是法律。

阿道夫希特勒的愛國黨人不再露頭于穆尼希街。馬戲場廢棄不用，國家社會黨的制服已禁止穿着。黨的官樣組織人民觀察部已受壓制，而國家社會黨的總部已被查封。黨內最有戰鬥力量的領袖已坐監獄。

持片到案之人須受完全檢查。九個被告從獄中帶來，將他們放在前軍事

學會安全之處。一輛大灰色汽車轉過灣突以札札之機聲停下。衛兵跳下看着魯登道夫走下汽車。在第十個被告前錄聲叮噠，而第十人則以堅決的步伐走近公堂。

在一九二四年的二月天，一位名作家的戲劇之第二夜的精神普遍于此時改爲公堂的學會之聚食房。牆上光亮照人的棕色木板反映出一個快樂的聽衆，他們極希望看這將來的戲劇。被告判爲大逆不道。他們的懲罰或者就是死刑。

法庭尙未開庭，魯登道夫同他的被告人舉行一個正式朝會。服指揮暴動軍隊罪的克里貝爾少校極稱贊國飲，他那紅潤的兩頰在暖室中閃爍發光證明他的稱贊是有益的結果。他深喜有與前軍事領袖一同站在死影的特權。

魯登道夫與「帝國軍旗隊」的首領余姆上校談他很喜歡這一個人因爲他有戰前貴族顯着的遺傳。強迫愛國的奧伯蘭同盟的領袖威伯上尉看着很像

一個患結核的平民而不像一個野心勃勃將一串赤黨在純木匠的絞架絞死的人。

前穆尼希警察總監皮奈法官與希特勒作深談。一個譏刺的笑紋環繞着他那雕刻很好的嘴，可以看的出來這屋裏所發生的幾樁事，他沒有不注意的。例如，他注意為政府作証明的卡爾先生在一邊從後面半闔着眼睛看魯登道夫，彷彿他是近視眼似的。皮奈博士欲自此案得到他的興趣。他的律師已向政府檢察官建議須在被告定讞之後確保釋放。他說在那個案子裏，被告的證據為無色彩。如果政府拒絕同意，他就要擺脫此事不問了。

法庭進入此屋，談話中斷。被告人脚鏢鏗鏘，魯登多夫仍保持一個冷淡的隔離。蘭得斯基力許體拉地方審判廳的評判官奈得哈特像祖父一般的年紀他給被告以迅速之笑，或者可以說這只是向魯登多夫表示的。職業的法官們在他後面走的很快，而他們後邊又有兩個外行法官。其中一個外行常拭其兩

付眼鏡，在困難時把他們輸流的帶在鼻子上。

法官們剛一坐下，他們便不見了。照像器對向被告，巴瓦利亞政府告他們爲大逆不道，而巴瓦利亞的人民却認爲是他們的英雄。

檢事司滕格來恩博士不喜歡這戲劇中的匪徒角色。他讀那公訴狀謝罪也似的，聲音都聽不見。他聲明阿道夫希特勒是此次陰謀的主犯；是他打算顛覆政府，分派官吏，擅稱這次運動的領袖。魯登道夫將軍（檢舉官述說他像一個大愛國者），知道此次陰謀者的計劃。他被告爲國軍的領袖，頒發到帝國城堡的命令，作穆尼希遊行示威之首腦，爲的是因他的聲勢及指揮的人格影響帝國城中的軍隊警察贊成此種計劃。

政府檢舉官不否認共和政府驅逐王族爲大逆不道，亦不欲否認他對於魯登道夫將軍及阿道夫希特勒有最大之敬仰，但是法律是法律，人情是人情，法律還有效，必須維持。司滕格來恩博士很快樂的笑了，並且坐下。

于是法庭之主席陳述被告之口供記錄。他最後述及希特勒的戰功，當他讀希特勒自願加入巴瓦利亞軍，及希氏受傷兩次中毒瓦斯一次之時，他提高他的聲音，希特勒插言告訴他，他只受傷一次。

此案以圓棹會議之形式舉行，在這會議裏被告，律師，法官，及政府檢舉官輪流發言。他們除被告外說話都很容易，被告們都說話帶譏諷，打算使卡爾覺得像個馱子。只有那兩個外行法官不高興，而缺席，因為他們對於上流人，法官，及囚犯所討論的最有興趣的，大政治問題一味不知。

釀成法官及被告間意見分歧的不可溝通。有幾點，法庭甚至與政府檢舉官覺得他們完全與囚犯一致。被告都很心地寬大，他們承認法庭有幾點沒完全錯誤。

希特勒在他辯論的時候該諧的問：「什麼是國家」？他回答說：「國家現在視為一個經濟的組織」。但是他不採取這種意見他又說：「國家不是一

個經濟組織，乃是一個民族的組織」。

這兩個外行人幾乎不能睜開他們的眼睛，但是法庭令其參與，並不反對。如果一個自馬斯而來的旅客走進這座公堂，也不知道以前的事情，他將說政府是在受審判，阿道夫希特勒是政府的檢舉官。

希特勒喊着說：「這是德國的情形，謝謝德國政府的可憐的狀態」。魯登道夫坐的壁直像一尊石佛，而其他的被告點頭稱贊。

希特勒令人注意和大聲向法官說話有數時之久。他的流利的言詞包含着猛烈的炸藥。他撤消這些大人物的不法行爲，因此他們的國家對他們都起了敬意。傅士麥因他以自己的權力解散國會，而管理之可算是壞好嗎？當威廉第一使他自己做了德國大皇帝，這帝國的成立算合法麼？

「鳥必須叫因為牠是鳥。生而爲政治的人必須肩荷他的工作……生而爲執政的人並非推向前去，乃是由他前進」。

一個穆尼希社會的太太聽這被告發言眼光閃閃。他的肌肉的緊張給她一個幻影。她轉向她的隨從，用一種企圖法庭都聽到的聲音說：「他是一個瘋才子」。

希特勒用一種花腔說完他的結論：

「吾們舉義的軍隊一天比一天的增加，一點鐘比一點鐘的增加……：……我知道你的判詞。但是那個最高法院將不問吾們「你們已成了大逆不道麼」？那個法庭將判斷吾等如下：舊軍之軍需將軍，他的官兵，他們已欲盡職，像德人爲人民及祖國願欲打仗盡死一樣。你可以定吾們一千次的罪，而歷史之永久法庭的女神將把政府舉官的公訴狀及法庭的判詞撕的粉碎。她的判決將來履行」。

法庭的主席不能阻止歡呼的突發，他也不願欲阻止。

克里貝爾少校說他以下半生參加十一月暴動爲榮。

洛索將軍在証人席上說：「希特勒先生演說的着名誘惑，使吾有一個大印象。我聽的他愈常，這印象越薄弱。直至最後我認識他的長篇演說常是千篇一律。」。

卡爾先生又是一個証人。雖然他在公堂裏不能把他自己用鐵網圈住，可是因為他是政府首腦，已受不許對於十一月那天夜裏的事，自由討論的警告。所以每次被告的律師問他一個煩難的問題時，他藉政府的禁止以爲掩護。因為卡爾先生得在証人廂裏，所以他到這不幸執政的人牢裏。皮奈博士滿帶譏刺的口吻，聽衆都喜歡他的諷刺。

卡爾先生證明：「當希特勒先生拿手槍捕捉吾們的時候，我給洛索將軍及賽撒上校一個表示叫他們偵探這喜劇的線索」。皮奈反駁說：「如果閣下要求演一齣喜劇，我必定保護他，因為我數年來知道他很密切。我知道他是一個君子人，不是一個騙子」。

聽衆喜歡這個。甚至非卡爾先生之野蠻的瞪眼及主席的屢拍驚堂木所能禁止嘻笑的蔓延。

魯登道夫披名譽的盔甲及重大的正直，走至卡爾先生背後，避免發笑。他是這樣的笨，而聰明的執政因其閉嘴的沈悶倒得到他的便宜。

但是將軍在這喜劇完了之後，站起來了。

他用一種忍不了的反對聲音說道：「站在你判斷座位前的人，是站在歷史的評判座位之前。歷史的法庭不送吾到監獄而送我至瓦爾哈拉……如果這國家主義運動在德國失敗，她的名字將自國家名冊中刪去」。

于是他漸變爲詩人的說法：

「諸君，你們聽的說德國呼求他已失的靈魂麼？……使站在你面前的那些人們返回德國，告訴這個這是他們的責任。造成世界史的是行爲不是空言」。

阿道夫希特勒，皮奈博士，克里貝爾少校，和威伯博士判在看守所做五年徒刑。但法庭在已顯示其嚴厲之後，欲示寬大之意。又加添一點，在六個月後，囚犯即可釋放。其他五個同謀者判爲一年零三個月徒刑，並且有三個人立即恢復自由。于是魯登道夫將軍被釋放了。

將軍說：『吾們釋放是一種耻辱，是這種制服及這些名望的人所沒受過的耻辱』。

『希特勒先生……魯登道夫先生』，某人在屋裏喊了。

『那是誰？』 主席不高興的問。

但是在屋裏的守衛不知道，或者不樂意知道。

『希特勒先生……魯登道夫先生』。此時歡呼的聲音來自街上。

當囚犯被帶下去時，在廊子上腳鏗鏗鏘。花球與接吻皆拋向他們，而他們則很得意的笑。

「希特勒先生……魯登道夫先生」，的聲浪，自博魯滕堡街鉄網以外來的更爲顯著。于是有一陣呼喊及狂奔。一輛灰色汽車駛至正門。露出帝國統治的顏色：黑，白，紅。魯登道夫走出軍事研究會，警察不得不防其與信徒接近。車行的很慢，數百歡樂的男女跟隨著他們的英雄。

「希特勒先生」羣衆喊了，而希特勒不得不出現于軍事研究會的洋台上以接受這些歡呼。

「希特勒先生……魯登道夫先生」，漢堡二千人一齊這樣呼喊。這是四月一日俾士麥誕辰之時。正德國國家主義黨二千代表歡呼此案之結果，這是一個證明。

黨中領袖在開會時說：「白晝到了」。

許多國家社會黨必以爲：「太陽已落」。

社會黨悲傷的說：「希特勒是個入獄的烈士。這是卓越的共見共聞之事

馬克被救，道威斯委員會已做其工作，而自美國而來的金塊已行流動。

世界以先曾見這樣一個金流動嗎？來的時候幾千萬，幾萬萬的來。只有上天是他的範圍。當金橫過大西洋時，在魯爾和沿萊因河，在外斯特法力亞和博蘭登堡的馬克諸工廠，起始發嘈雜的聲音。工人的歌曲不久積極進行起來，于十年痛苦之後，帝國又落到一個和平的生命。

戲劇最後一幕完了，但在幕後清理的工作正在繼續施行。希特勒黨在德國各邦受禁止。只杜林基亞作了一個例外，這個同一的杜林基亞半年前他的突擊軍曾對他施以無形的戰爭。但是同時杜林基亞走入反動，而她的布爾什維克黨消滅了。

希特勒的黨星下垂甚低搖搖欲墜，以致一個敵人都能對他寬大。

一個過激派的記者在一九二四年春天評論他說「他是一個瘋漢，和一個

純理論家」。

吾們對於一個死敵必須起敬，因為他不能傷害吾們了。對於一切實行的
意義希特勒是死了。但是他真死了麼？

第七章 獄中插話

布哥看守長與衆囚犯不相得。實地上說起來沒有看守不是如此，因為他們看他們自己是政府官吏，而且他們有他們自己職業的高傲。欲作一個監獄看守很難，因為身心不够健全，此外一個人的父母還得導以正當生活。一個無神論者不能在萊士的蘭斯堡新建之監獄：當一看守。最後還得有道德的試驗。一個人該當不是一個賊或偽造犯，這還不够，他必須還得是一個不說謊話的人。他的內心必須像天使那樣純潔，他的外表必須像魔鬼那樣討厭。這樣配合很不平常，所以監獄裏所挑選的補充人應該得意。

布哥看守長比其他看守更高傲些，第一因為他是一個看守長，第二個因為他如果不比旁人高傲的，便不能當看守長。他比旁的活人知道的更爲確切一個獄卒不像一個將死的人。他是一個高尚的人，他必須永遠不要忘记那一

點。人須受外表印象的支配，而獄卒亦然。罪犯是污濁的，如果獄卒們不知道他們是高尙的人，則彼等或失去身分。

于是又有一個重要的區別：罪犯須稱獄卒爲「先生」，而獄卒稱罪犯爲「您」。獄卒必養成粗厲的風音，但是罪犯必須溫馴與銳感。獄卒必一時不要忘記，他享有人類最高之持權——他是自由的人，罪犯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個檻中的獸。

白嘴鴉們業已教布哥牢頭將這些區別給講了多少遍了。一個獄卒須拿非罪犯的空氣籠罩他自己。他必須是一個快樂人——並且須表示出來——因爲他常受犯罪的人類動的提示，而使他回憶他的大寶貝——自由。布哥牢頭所看之天與保羅哈夫力克所看之天不同，（哈夫力克是一個因困難而犯偽造罪的童子）。布哥牢頭走起路來邁方步，而罪犯每當過他的時候須依牆而行。就是在他所走的路上也有一個高貴的主張，即要求視他爲高等人。

布哥牢頭對於使生活更快樂的那些瑣事，是一個公正人。在他面前罪犯須戴一個不大憂鬱也不大快樂剛剛合宜的面具。他說社會送不法之人于反省院，而他須努力實現社會的願望。如果犯人亦待他像其他人類，什麼將誘人仍爲忠實？這是他最得意的意見，他願意完全在快樂囚犯的屋裏說出。他常深信一個同情的聽衆。一個政府監獄的牢頭在一個人之朋友中是個有能力的人。

蘭斯堡獄的囚犯們未曾認識他們嚴厲的獄卒，當他碎然一聲，闔上普通罪犯之鐵門扇，走入監獄中政治犯監時。

當布哥牢頭沿監獄白灰刷了的走廊行走時，一種自得的笑紋環繞着他的嘴唇。這是監獄中比較快樂的地方。窗戶大，從窗戶裏吹來村中的紫丁香花味。

布哥牢頭停於一個門前，整理他的制服，強打笑容，然後插門。

來了一個不急速回答的聲音「進來」。

他走進屋子，這個屋子滿擺着花。這是個帶一架白床，一張桌子及一個

椅子的屋子。窗扇大開，地受日光。但是在窗戶上有鐵柱，一個人站在那裏，穿着巴瓦利亞的綠短獵衣，穿着硬領及領結。這人無精打彩的望外看春天的蔚藍天色。

牢頭很恭敬的說！「好啊，希特勒先生」。

來了一個很粗忽的回答：「好啊」。

在黃昏時囚犯們聚於中央的交際室，備有烟也備有少許的酒。他們的十二間房皆自中央幅射出去，並且他們都相通着。十一月暴動的英雄們坐在椅子框上和桌子上談論過去的事情並立出將來的計劃。希特勒鬱鬱不樂，一言不發。或者聽衆太少而不適於他的口味，不然就是他不能看出他自己的將來。德國漸漸興旺，人民有了飯吃的時候，他們對政府便毫不介意了。

到獄中拜望的人們帶走了這種印象，說希特勒是一個可疑和懷着仇的殘酷人。他的朋友們正為賊物紛爭。但是論及賊物極為有限，最多也不過是一

頓美餐的骨頭。

小愛基哈得常在獄中追隨着他，而且他的忠心令人感動。小里斯（希特勒的秘書）嫉妬愛基哈得，甚至更滔滔不絕的稱贊這牢獄中的英雄。威伯博士在獄中極不高興，因為他的腿很長，這屋子們却不够大。克里貝爾少佐終天發皮氣，並且自己發表長篇演說以攻擊賣國賊。

在獄的院子裏有六棵樹，發出一個勇敢的抗爭以使得此地看着較為快樂。

他們都是不收成的樹。或者是薊蓼花屬，因為在早春他們長出蜡一般的白花，其色非常怡目，其味清香。數年前獄中有此傳說：一個囚犯有一天夜裏醒了，起始大聲疾呼的說他不能再聽那兩棵相擁抱的樹說話了。這是一個刮風的夜晚，樹枝子綽綽作聲。第二天這個囚犯就送到瘋人所居的銅閉室。

希特勒看着這六棵樹。他知道他們的數目，因為他數他們有一千遍了。有一次他起始數他們的枝子，但隨即棄置不數。他不喜歡看着這些樹的樣子。

，他們太枯萎了，缺乏能力與意志。他不喜歡他們的白花，和他們使獄院香的微弱的力量。這真有點像一個像貌平常的婦道人家無望的去搗飾一樣。

在獄的外面有草和許多茂盛的樹。一個人伸長他的頸子能從看守所看見他們。

布哥牢頭起始並很恭敬的等着他鼓鼓勇氣說「希特勒先生」。

希特勒的眼睛徘徊于此人的制服。布哥牢頭戴上他那很神秘的神氣，用趾尖走到他那兒並且咬着他的耳朵說：

「希特勒先生，如果你願意，你可以出去」。

這個給希特勒心中一動。他在獄中尚沒過一個月。

這獄卒承認他自己說錯了糾正他自己的話說：「我說，我說你每天能出去兩點鐘」。

希特勒的臉又成了一個面具。布哥牢頭想起普通罪犯的檻裏的一個青年

關而爲看守所長的自動建議麼？如果他的建議被拒，看守所長會說什麼呢？希特勒讓步了，而黑斯每天伴他在牆外散步。當希特勒往門崗旁邊過的時候，他們向他致敬。但是希特勒繼續抑鬱不樂，反對引入政治的討論。他對於法庭的罪已受够了。大非力得力士說人道爲「宣告死刑的東西」是對的。這些名人則不同。他們有生命與智慧，他們是朋友且互相了解。所以他們討論占星學，而不討論月亮。因爲月是死的而且難看，在那上邊既無生命也無火力。

朋友們一羣一羣的來，信差也交來一大把信。所以他畢竟沒完全被忘掉。小黑斯提議寫希氏的自傳，在希特勒的眼睛裏看着有點贊成。但同樣的機會不再出現。一個忙碌的生活不容其坐下去寫。監獄是一個使其注意集中於一個問題的理想地方。

希特勒辯論道：「但是我不信書本，我相信說話的力量」。

黑斯回答道：「很對，但那只是爲同時代之人用的。說的話不易存于死後。扮主角的人全靠使其領導之思想不朽，報答人類」。

希特勒喜歡這樣關於不朽的談話。是的，他將寫國家社會黨的聖經。應該猶太人在書上有一個獨佔麼？他們有他們披髮的馬克思（一個大言不慚的人）他的資本論人人引証，而沒有人念過。所以他起始在三十五歲上寫『我的戰爭』。

因爲他以增添的興趣繼續工作，所以那個東西成了一本特殊書（一個無教育者的傑作）。『傑作』，希特勒以爲流利的話滾滾於其筆下的即是。在他的八百頁的時候，完全沒有說的了。在那些長章裏除去一個無顧忌的政治家告訴世界上怎樣填塞票箱一意義外，沒有意義。此書的要點爲勸告開大會時必須在黃昏時節，因爲此時羣衆反抗之力量減至最低限度。國家社會黨的聖經變成以厚顏所置之實際意見之混合物，而此厚顏甚至使最憤世嫉俗的政治

家們亦大爲驚訝。

這個名爲「我的鬥爭」，而希特勒仍在他的監房裏寫着惟關於他自己的極少。他對於他的過去將寫些什麼？他是一個窮困出身的少年又無一點名望不是他要告訴世界上的。而他對於在西線爲一無足重輕之人亦不欲多說。希特勒不能看非事實生活之魔術與戲劇。他永沒讀過盧梭的懺悔錄，就是他讀過，也沒有得到深刻的印像。他遺漏了他發展上許多重要情形，因爲他以他的過去的微賤爲羞。當事實不合於他一個英雄應當降生的意見時，他便不忠實而棄去許多重要的敘述。

自由報說：「這是意志低劣者的一本書」。自由報在許多希特勒的行爲上的評價或有錯誤，但在這上面，甚至于說與許多國家社會黨人都很適合。

然而對於有耐心讀這本思想陳腐且冗長的說明的人，在這本書裏也有

相當魔力。這是一個缺乏知識與機敏，而有生活力的人所寫的一本情感的書。

著作對希特勒說，來的很易，並且使他自己很滿意。現在最低限度他知道一着手便可作任何事情。他不復閉口不談政治。他的聽衆漸次增多，並且他一想到以下的事他便很高興，當法官使他清理其不和的思想時，而在監獄裏他正向獄卒宣傳他的福音。

希特勒以爲他是回到馬戲中演講。這種練習對他很好，使他可受訓練，而且澄清他的思想。監獄的廚子給政治犯作特別的餅，而且遣獄卒到希特勒那兒求教。獄卒們很稱贊希特勒，因爲他拿很激昂慷慨的神氣同他們說，因爲他不諂上驕下。他們很誠懇的同他握手，當他們想起他的名字時，他們都很喜歡。就是希特勒有一天在世界上出了風頭，和一個有權威的人作過朋友那也無甚防害。

在蘭斯堡監獄中，產生了一個國家社會黨的「細胞」。當一九二四年十二月時，對於可怕的蘭斯堡監獄說再會的時間到了，所長對希特勒做了一個很殷勤的拜訪，很熱烈的離開他，並且拿半嘲笑的神氣報告他：「希特勒先生，我也是一個國家社會黨員」。

第八章 逆流

希特勒已出獄，可是德國並不注意。她正注意「美國經濟的奇蹟」，她能從那奇蹟裏得到什麼。當希特勒在獄的時候，德國已變成美國犖了。無數的論文和無數的書籍都是對美國寫的。牙科醫生說着橫過大西洋的「愛爾多拉多」以慰藉他的病人的痛苦。理髮匠說着美國一切都好以慰藉他的願主。晚會上永沒有缺乏過談話的資料。「美國」可說是遍處都來談論。美國不再為暗中嚇人的隱現的怪物，乃成了一個新的理想。

德國人說「讓我們集中在這時代的大問題「合理化」上。讓我們像美國人一樣集中在要素上。讓我們拋棄這過剩和非必要的東西」。

什麼是美國繁榮的密秘？美國思維的方法都在學者的工作裏分析了。德國站在大發現的前夕。這個大發現叫做「合理化」。機械調為各種音調，全

德國很堅決的加入這歌唱隊。削除無用，生產方法趨於簡單化。價格降低，工資增加。發見新市場，改良運輸。「忘掉已往」是現在的呼聲，而將來的德國將成一個合理化的德國——歐洲的美國。

人必須清除廢物，他的思維方法也必須清理不必要的雜物。一個新人必須生自心理試驗室的駁辨——即機械時代的人物。一個新盜墓鬼在生命之開端，與以靈魂，使之化硬以面見人世。當消費喜馬拉雅山那樣的蜡腸時。愛國心比在馬戲場聽激昂的演說為多。對法國作擲槍態和響不存在的軍刀又有何用？工業復興將向世界宣稱德國沒被戰勝。德國迅速的海空統治將起自不生不滅之本性。魯爾的工廠將成爲全世界的典型。吐出鋼鐵的龐大的怪物誕生於萊因河畔。巨大的「帶那模」使之發動，德國見之消魂。康德高綏，及瓦哥納的國家恭而敬之的站在一個預示大規模機械蔭影之中。生命已賦有新意義。「新國家」時代已經到來。

要而言之，潘科的新式建築，同其凸出水平的無定環抱及其數千的閃爍，是一個合理化的新德國的象徵。柏林之愛力克門都遜在石和磚上製作新國歌。那些建築唱帝國返老還童之歌，他們的聲音掩蔽了一個希特勒的副官對於「詬罵萊因」的訥訥聲。美恩之佛蘭克佛的平民發見他們家裏有浴室，喜歡的眼中含淚。司徒曼偉大的火車站上畫着一個手指着看生死鬥爭的德國神。四年戰爭及六年大膽的和平已破壞了價值萬億的物質及價值無數的精神價值。報復之時間到了，但是一個創造的報復，而非胡亂破壞的報復。浴室已戰勝卍字旗；美國已戰勝希特勒。

美國也有一個大發現——即橫過海洋之克郎戴克。發現一個大國急欲以一切之知識及創造天才之能力注入工作。可是缺乏生產資本。美國要以其剩餘金肥德國的土地，這土壤將因而生奇異的物產。

世界以往曾見這兩個巨人的這樣合作麼？一定是開新紀元之時到了，在

這新紀元裏不知什麼是貧窮，人類的煩惱亦成過去。

十一月八日的希特勒在人民觀察報上說：「再等五年然後才承認這黨」。德帝則另是一番心思。關於國家社會黨的日歷上寫道：「病者已死」。德國在機聲札札汽笛嗚嗚聲中應道：「病人死了」。

這黨仍服從希特勒麼？奧地利人在一個條頓族的國度裏要什麼東西呢？即使贓物無望，對於剛出蘭斯堡監獄的少年的寶座亦將加以覬覦。不睦的失敗遂致糟蹋了軍紀風紀。德國無暇離開工作考察，當船隻帶美金入口時。這個時候非對政治激動之時。一個新德國正在製造，非在馬戲場的走廊，乃在魯爾和萊茵的工廠，乃在西雷西亞之採礦及撒克遜內之機械。

盧登道夫將軍不注意環繞他的新世界。在他看起來，太陽已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停止了，不過他確信他能再教牠走動。他的魔難在柏林，巴黎和莫斯科。在他的威廉好黑家裏，他加工証明，希望或者又一個紀元剛剛環繞此隅。

穿着他那老式的盔甲，他幻想試槍，並且使他到了一個法，捷克及波蘭聯軍的地帶。他肅清漢堡海口的海洋獵犬，允許布列顛的隊伍登岸。他橫度亞爾卑斯山以與莫索里尼連合。他騎着他那匹白戰馬攻擊羅馬和耶路撒冷，仔細思量教皇的奸詐，和聖地賢人的格言。

已宗希特勒主義的巴瓦利亞對於她的步兵很加仇視。當她向猶太人的柏林吡時，同時壓制更急進的國家主義，爲的是保護遊覽貿易不受損害。

巴瓦利亞的亞爾卑斯山開了商業，而背魯斯希望金的供獻。穆尼希滿都是帶犀角邊眼鏡的遊客，這些遊客都對旅行指南上用星標所表示的那些很出名的人物發出敬神的口吻「啊」。

如巴瓦利亞而不愉快者，則更有一因，即爲什麼一塊真正條頓族的土地，應該宣佈黃眼碧髮白膚人，對於天國所在地的永久的真理。在上麥克倫堡哥絲非先生（以職業而言是一騎兵以必需而言他是一個上流的農夫）忙於

連絡陰謀。在這塊真正德國土地上，純然爲路得教，而非如巴瓦利亞的天主教徒，他的「德國種族自由黨」很興旺的。在風波度過和阿道夫希特勒的德國國家勞動黨能公開工作了之前，有自由黨作此不法陰謀的護身符乃爲政治的作用。當哥綠非先生看出舉行併吞和種族自由運動發生時，挫手大笑。一位蒙胖農夫度的外交官，士特拉賽，（一位化學家與煽動家），是希特勒所派同哥綠非交涉的交涉員，如果不是士特拉賽的忠心，希特勒在出獄後將覺于其黨中爲一世人。但是士特拉賽不是自己懷野心的人。他也曾經被人教其如此，可是他的臉有時太紅。他是一個爲他人熱心的人，如果他能因此而得到他自己在名譽上的利益。士特拉賽不愛金錢，不然他同他的哥哥奧頭就不會賣去化學店以助黨費。但是他須使他的咽喉爲公衆及讚揚而挨餓。

在巴瓦利亞的國會裏對於獄中的獨裁家有些怨言與掩飾的恐嚇。

魯道夫布特曼博士喊道：「驅逐希特勒」。他的聲音很壯，在啤酒店裏

星期早上的政治談話很佔勢力。布特曼不喜歡奧地利人，特別不喜歡希特勒。明敏的觀察家說布博士止喜歡一個人，那個人也就是布博士。但是愛祖國之動聽的話，正自其口中流出，說他說祖國時，就是指的他自己，那就未免不公平了。

士特拉賽也是巴瓦利亞國會的議員，並且他與希特勒的勢力有過一次以上的鏖戰。他比布博士會說的多，他的冷嘲熱諷使人廢然而返。雖然他接到他黨的提議，伴以速為升級的約言，然而他仍迄然不變。

他如果不忠，則希特勒組織的最後踪跡將掃地無餘。幫助常活動最有力之一事即其有效之努力秘密發展國家社會黨的工作，於帝國其他各邦。所以因巴瓦利亞之特情而生之一種運動，俱有國家的意義。

蘭得斯堡監獄的鬥崗最末次歡迎希特勒時，國家社會黨的獨裁遇有危及其生命的鬥爭，（一個對他朋友們的鬥爭）。魯登道夫遠離而入于魔障之

中。皮奈博士已加入國家黨，並努力以其新友補充希特勒之黨人。克力爾中尉及余姆上校走他們自己的道。美國經濟的奇蹟已做其工作。在一九二四年十二月的新帝國議會只有十四個國家社會黨黨員，以對前帝國議會的三十二人，並且在這些人中不過有四個認得希特勒是他的領袖。在麥克倫堡的哥絲先生織其陰謀之線，穿插巧妙。

使一個國家出其筋力以建設十年破壞之國家，並且堤防鼻下帶兩撮大鬚子的希特勒，（他正告訴世界上怎樣恨），這真不是一件容易事。希特勒注意世界對他的變化狀態，而他并不注意世界之變化。他的身體所沒到之處他就沒有銳感。機械的歌聲在他身上失去了，因為他的耳朵合于頌揚之詞調。

在舞台後面的人們起始耳語：「你不能使這個人知道他不再為戲中的明星」。

旁人眼睛一閃應道：「一個長成了的女領班才看着最動人情感的」。

如果希特勒不自持重，他就看着可憐了。但魯爾巨大的「戴拿模」電震德國之時，他正進行他建黨的計劃。

他的敵人們笑道：「一個瘋子」，而且置之不理。希特勒不能再以看見在每天早上的報上被人罵去滿足他的野心了。新聞報都不注意他。一致的意思是一個失業的木匠（天夜裏在石灰光裏曾有一度幸運），除去以其手將以往帶回外，不會再做好一點。生命會又扮演國王護士搶花子之故事，他會發覺他有一天在絲寶座上。後來花子又到了貧民窟，但是他不知道，因為他的心已因一日之光榮而昏迷了。

在一九二五年的秋天哈諾佛證明一個皇族戰爭。一位反希特勒主義的人在黨議會上喊道：「我們將不再受這穆尼希的教皇管轄了」。希特勒退出這個戰爭，派高特佛力得非得。（黨的信徒及制法者），替他爭論。非得與大多數尚相得，因為不知道他說的什麼，於是便連到結論，說他必是一個深思

家。說者謂希特勒派非得到哈諾佛——這個會提議並且——含有使代表們睡覺，因而阻止其叛變的極惡意思，殊為未必。但是希特勒派這個人到會議裏，使他的陳腐學說教其他的代表接受像一個確切的黨義，則無錯誤。

哈諾佛會議起始像一個談筵。帶形容詞的句子響穿了通廊。關於宇宙觀之長結論及意態假意去聽，而代表們同時也放其演說滔滔不絕。於是哥力荷的兄弟奧頭起而發言並造成一個極奇異的情形。運動的方針尙為新創，而奧頭士特拉賽欲使其更確定，更贊成勞動者。

士特拉賽聲明道，現在的社會秩序已經注定，因其建於私有利益之上。因為生產是一個社會功用，所以財富的分配應當落在一個社會的基礎上。國家主義與愛國心在他們精神上表示將富人桌上的麵包屑給窮人時那是毫無意義的。

代表中有些拍着桌子喊道：「秩序，秩序，這是什麼？無政府主義還是

虛無主義」？

士特拉賽帶鎮靜的譏諷應道：「不只此，不只此，但是比虛無主義還壞。上帝已將其所有寶藏置於人類之手，而人反浪費以求其自私的利益」。

家有鉅萬的富翁當其國人有數百萬急為須要之時，他有什麼好處？這樣一個人怎能大胆自稱為愛國者，祖國之忠實子孫？他是一個最壞的國奸，因為他不但賣其祖國，並且搶劫他的祖國」。

代表中大為驚惶。希特勒能容忍這些反叛的話麼？非得先生向他說，黨友們確說，士特拉賽只是對他自己說的」。

士特拉賽繼續在憤怒喋喋的猶太人下說：「為國家得麵包的格言，必須站在一切理想主義的前面。麵包是祖國，必自社會自身之富源而得之。帝國主義的戰爭必須反對，凡自重的國家沒有應當要殖民地的」。

奧頭士特拉賽所建議的方針說的太過火了，已隨了馬克思的學說。他轉

折最尖銳的地方是在他罵民主政治。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皆受自由主義天生病症的痛苦。他們的出發點不同，但他們的目的則一。社會主義駛向帶一切不健全結果的國家資本主義。將欲何為？國家經濟必須自政治家的手裏拿出來，因為他們不拿理由和需要看生命，而以私人的利益看生命。所以立法權必不賦與政客而應與一切職業的代表。

非得為希特勒辯護，並且自分歧的目的中拖開他的名字。當他未十分確定希特勒以為黨應當完成什麼之時，他對於這無定的意志應如何完成，有更多的肯定意見。他說，為求新德國（即第三聯邦）之實現，沒有動作應被輕視，就是那些動作是無政府黨及虛無黨的，也不應漠視。政治的暗殺。能縱容為一極端的手段。

這些理論的鬥爭，使希特勒像一個「中立派」的地位益為明顯，他恐怕他所託的代言人犯任何過激的行動以證明黨名中的「社會黨」。但在哈諾佛

的大多數的代表們都俱有堅決反希特勒的心情，並且他們投票贊成不拿酬報而沒收前政府人員的財產，向他表示他們的挑戰。於是德國不得不決心對於那些希望有錢的諸大王的要求做些什麼了。

希特勒受哈諾佛黨人的排斥及受缺乏一個組織的方針的詬訾，遂決計退到已勘查了的地帶。這個博勞惱的人永未信任普魯士，就是他雖然稱讚她的傲慢。巴瓦利亞則不同——一個少抵抗力，多女性的國家。自由運動自他的手指中滑出，所以他取消聯盟。國家社會黨又於其自己的旗幟下，進軍臨陣。興登堡大將現在成爲德國的總統，爲忠實的共和黨不信任，他們尙不知，他有一天會爲新生命的主要提供者。

——直至一九二六年希特勒正暗求麻醉其運動之無形敵人。他在磅堡會議發覺出來了。條頓道德的破壞者爲美國。

須築一堤壩以防美金泛濫。磅堡之方針建議建設歐洲合衆國。但是不是

庫登胡夫卡來基大公的超國，亞力斯台得白里安的超國。希特勒的歐洲超國，是一個侵略的國家。這個包括一切利於保持其民族純潔及抵拒美國統治的一切國家而言。自道威斯計劃後，國家社會黨已成爲反美國兇兇之黨。用以表現條頓施恥辱的計劃不是有一個美國人的姓名麼？這位美國人，黨的一位領袖哥貝爾博士在文章上描寫他像一個「往昔的銀行劫匪」。

美國的罪惡已大顯然。敗挫德國法西斯隊伍的無情的努力者爲美國金錢。美國正助其建一巴貝爾金塔，以抵抗德神之怨憤，蓋彼德神之意志將破壞此不反悔之國家也。他在國家的影響必被破壞，因而德國之靈魂可以被救，這種勢力就是美國。國家銀行之當時首腦（他已公開承認其國家社會之同情）起始反對國家之財政計畫，起始在破壞新統治之耐久性上的世界信用。

希特勒在穆尼希的馬戲場說明他戰勝在磅堡會議黑暗勢力之時，人們對他起了一陣歡呼來祝賀他。他現在是戰場不言之主，不欲與其前叛徒及其同

志以方向。他站在他的擁護者前，像一個，以鐵血總長無情的能力改造了的最高拿破侖。他宣誓說：在黨裏將來沒有更多之叛黨分子。這個運動將有一個領袖而這一個領袖就是阿道夫希特勒。民主政治及政黨政府都擯棄不用。諾曼統治者說：『王意欲之』確實無誤之主義在法西斯營盤裏尚未宣布，但是知道希特勒不能犯錯，即或他犯錯時，錯誤亦將生出有利之結果。

希特勒在偉大的勞動中有餘暇以注意他種性質的問題。當蒸汽旋動牠的反對時，他寫了一本關於南體擾力恩問題及德國聯盟問題。這本書像牠的題目那樣冗長。

希特勒一個政敵在公共祝典裏，多半由于稱贊而非惱怒着說道，猶太人的首腦部乃人類神經錯亂最合論理的醫生。此種批評似乎對於法西斯之未來獨裁的無知的動作與言論而發。希特勒寫南體勞爾一書——人很欲知道——而不致力其二十五條黨綱之任何一條，此大綱只要說明與批評，這究竟是什

麼意思？希特勒寫這本書時，他或者知道他正做何事。這個是對於意大利法西斯主義的友誼在德國南體勞爾死尸上的一種代價。希特勒眼光四射以找聯盟，而其眼睛遂注視于莫索里尼身上。

在喚起莫索里尼之同情上，他放出一個最重要之要求，即說德國話的世界，意大利在大戰後所取得的南台勞爾要歸還于奧地利，因奧地利大部人民說德國話，有德國血。在這本書上，希特勒也用其複雜現象的標準說明。他在這本書上說，某種德國人于南台勞爾人悲愁的境遇上得到很多同情的利益，這是因為猶太人及布爾什維克黨的共謀。

在德國工作與進步的這些年裏，希特勒及其助手有餘暇以伸展此運動的組織。在十一月暴動之前，那個運動是建于一個含糊的對於現狀的不滿，和建于希特勒之情感流露對於羣衆之特別請求。黨的財政基礎不穩定；而且牠的政治態度除去一般外，極不確定。

婦女現在前來以其建議使國家反抗之中樞化爲堅決。以前活躍的軍官，熟於訓練慢步，不熟於機械時代的方法，使不滿意之軍隊擴大且增加其惠施於黨庫。就是機械正嘈雜其勞動之歌，這個膨脹已不能容這無數的男女。到一個繁榮德國之路全散布上前中產階級而今如平民之人。這些流氓已預備抱任何新主義不論他的主義如何極端，只要使他們保持他們的白硬領和他們的尊貴。

一個社會黨叫這德國興旺時的國家社會黨爲「搖動隊」。此搖動隊對那追隨無端的爭論的人必以爲一搖動，在這些爭執中平民專政及中產階級洩露出他們可怕的無援，而求最後一分鐘庸醫的醫治。

有些人說，老太太們和衰老的將官們高聲歡呼道：「國家社會黨的唯一產生必須是反色米特族的」。

忠誠的新教徒們眼看着天主教的法國警告道：「一個反對羅馬和天主教

的十字軍是惟一治療」。

一個政黨確說：「祖國所不對的地方就是太集中了」。

他一政黨確說：「祖國所不對的地方就在沒十分集中」。

在這些衝突意見裏，希特勒走他的路很小心翼翼的，他說話時小心的像一個美國總統的候選人。當他罵他的敵人時，他小心不要太冒犯了，因為他恐怕如果踏有力者的足趾，又可重進蘭得斯堡獄，以完成對於獄卒和所長那擠訓練的課程。

但是希特勒注意旁人應當說他所不能說的話。少年跛腳與惡毒的葛貝爾博士正四方吐毒。他做效希特勒甚至在聲音上都不改變，並且被視為首領的代言人。他攻擊柏林，這個是希特勒永遠沒敢作過的，並且作了一個德國法西斯主義的砲台。葛貝爾宣道：

「領袖不是選舉的。他有需要時他就在這兒」。

但是輕視的反對黨應道：

「阿道夫希特勒死了，就是他雖然不知道」。

美國相信已殺了阿道夫希特勒。反對黨知道希特勒已自美國方法取得利益麼？知道他已學會美國之廣告方法而以其美國高壓的售貨術引入于德國之政治生活麼？他怎樣做來和什麼結果等到後來再說，但是在歐戰後的德國用許多方法以捏造輿論的，他是第一個人。

魯爾的機械正在增加，直至將地平變黑。用以勞動的工人都無事可作，因為機械代替了他們的工作。逆流濺岸，而潮水正退。橫過大西洋的經濟的奇蹟，露出了消失于稀薄空氣的徵兆。德人起始間，當美國的金流被阻止時將發生何事？當美國因其自己的鹵莽而投入深淵時，將發生何事？這是建于海市蜃樓的假繁榮麼？壞徵兆的預言家們說美國有一個緊急不幸的惡果。如果他們是對的，對於德國將發生何事？

希特勒聳肩而密秘言曰；

『到救濟之路橫互於窮困之途』。

選擇的人民已早坐於埃及的肉罐旁。時間將至，束縛亦將完結了。

第九章 南擠人來了！

自那擠司令部來了「鼓動」的命令。人民觀察報喊了：「全線攻擊」。小黨器官應道：「紅卍字的決定猛攻」。在數千的大會上例如工廠裏，街上，家庭裏，這命令返復的重述。將有一個新馬恩戰爭這個戰爭必終結勝利。

在那擠中心有激昂的活動。報信者跑進跑出，電話響個不停，義勇軍們都行着不自然的敬禮。在決鬪的前夕參謀本部很興高彩烈。美金收回不讓流通，共和之棟梁已成齋粉，並且自打碎大廈的灰塵中，起了那擠的希望。美國銀行街的土地正在震動，世界的銀行家完全退却。倫敦的銀行街也受了晨後的病。世界大戰在一九一八年尙未完結，僅入一個新局面而已。在一九三〇年初，那西治世將開始了。畢竟戰爭德國勝利了，但是在德國裏共產黨和社會黨的漢奸使街中混亂。

當羣衆走入柏林北方之外丁米爾街時，他們用強調的說：「這是最後的戰爭」。但是在這一羣的旗上沒有卍字。聽見兩聲手槍聲，兩個人就躺在鋪道上了。那擠人已攻擊共產黨了。這時混戰一起，於是有一笛聲表示。

某人喊了「夏波子在這兒」，同時自小街上出現了穿綠制服的警察。街上除去兩個受傷者外，立現沈靜。

同晚在城中其他地方的那擠人喊道：「打倒政府」。

正橫度此街的共產黨喊了：「打倒政府」。

一個醉水手在酒店裏笑道「咳！也是這一套，所有這些人都是一個意見」。第二分鐘那擠人及共產黨互相呼喊，而這位醉水手潛伏於酒店之後。

米卡爾槍兵已十個月不作工了——機械已使他不能行動。他輪流出席那擠及共產黨大會。那擠人告訴他猶太人和布爾什維克黨人——自然包括社會黨及其他「反戰罪犯」——應受譴責，而布爾什維克人告訴他那擠人及蘇擠人

應受譴責，而不說資本家和其他的人類。所以當米卡爾晚上回到家裏時，他的頭昏了。但是他喜歡他的頭發昏，因為他的頭沒旁的用處，並且被兩黨所有的這種好人及流利的演說家來求也很有趣。

然而米卡爾喜歡那擠因為在他們的會上他可與最高階級的人朝夕相會。在這些會上他能安慰自己說，當一個人的鄰人是這些好人時，吃麵包與豆沒什麼可羞的。

有時一個將軍會登上講台和聽衆講話像同志一般。這個使米卡爾直至將其兩掌擊痛爲止。在這個時候他不得不帶着得意的笑容向四周一看——因爲米卡爾是一個率直的人——看看其他的人是否注意將軍稱他作同志這件事。

米卡爾喜歡穿白汗衫的青年們得意的舉止，他們唱着這一「候爾斯特威素爾」歌，走進大廳，這個歌告訴一個青年那擠被共產黨暗殺的可憐的故事。青年們都站的如此穩定以致除去他們漲紅了的雙頰外都可塑像。

一般的德國人都喜歡軍樂隊的喇叭奏那關於勇敢的英雄非力得力希國王的歌曲，和其他的愛國歌，而此遂引起在槍林彈雨時的快樂回憶，而非對其妻斥責的眼鋒時之回憶。

他喜歡那掛在洋台上的大招貼，告訴他，在太陽裏的一塊地方有一個法權，並且告訴他說，如果服從領袖們的指導和聽阿道夫希特勒的演說就可得到那個法權。

在這天夜裏米卡爾槍兵應受一個特別待遇。黨的領袖不特給一演說，而且允許校閱一支隊突擊軍。米爾卡心中大喜。喃喃的談話與吸煙，鄰居粗厲的聲音和閃爍的燈光使他覺得另是一個人——他們使他覺得他是有生氣的，他日可以少卑劣點。那天的思想使他的鬚角發熱。他舒服的坐在那硬椅子上，回想，他至少有三個鐘頭來享受這合宜的布置。

在一個招貼上有句話「鼓動」。

又一個招貼上寫着「全線攻擊」。

一陣號聲這是令人注意鎮靜的一種信號。阿道夫希特勒從一個門裏出來。穿着黃袴褂，急揮落在，緊張的，有吸引力的，嚴肅的左眼角上的一縷頭髮。

法西斯軍隊之代理領袖命令「留神」，而此突擊軍的支隊遂皆立時注意。代理人用一個箭步站在獨裁之前，用很清楚的聲音報告。

羣衆喊道：「黑爾」，全舉起胳膊以行法西斯黨的敬禮。

當希特勒降下其胳膊時，無數胳膊全都落下。

米卡爾槍兵喜歡這台上人的粗暴聲音，並且喜歡他的動人的激烈。當希特勒說話時，米卡爾覺着他自己（失業的鐵工米卡爾槍兵）碩大無朋。他的頭頂着天花板，而達於天。星星們環繞着他，米卡爾知道他自己是宇宙的中心，熱與火的源淵。他知道許多行星正繞着他旋轉，一切他必須做的是移動一

指看一看！世界會是另二個住居的地方。

如果給米卡爾槍兵以奇異的能力使他自講壇中能觀看他自己，則彼將有一不同的印像。他會看見他自己是海洋的一滴，（大漠的一微塵），完全被元素所吸收，除去同無數其他點子按拍子移動的意志外，沒有他自己的意志。

于是希特勒的大攻擊在敵人（美國黃金）退却到愛爾多拉多選舉之後開始了，在巴登一邦，吾人有一確數，在一九三〇年三月有九百次出席很好的那擠會。

同時，希特勒所描爲那擠人入德國瓦爾哈拉之坐騎者業已開始。在一九二九年終差不多已得到加入普魯士，巴瓦利亞，撒克遜內及哈綏之諸自治市之議會。「鼓動」更爲增加，幾個那擠註冊局須暫時關閉，請求加入者如是之多，而人類在阿道夫希特勒的激勵之心理知識亦如是之大。

第一個法西斯總長在新年之初在德國就職。這位是威廉佛力克博士，他

會與希特勒在穆尼希的軍事研究會一同受審。一個爲公衆服務的老官吏，這個不是旁人就是佛力克，他當了蘇林基亞政府的內務部長。又希特勒的推薦被任爲蘇林基亞的政府顧問。

在巴瓦利亞王國裏的皮爾馬森城現在已有一那擠縣官。在哥堡議會裏希特勒的隊伍很清楚的有一大半。貝魯斯亦聽一個新瓦坦——一個法西黨的顧問——向猶太人共享城中的馬糧市場加以恐嚇。

消息由那擠司令部傳播的很快，所以社會黨黑曼米勒的政府在極危險中。人民黨在古斯塔夫士特雷斯曼領導之下平平安安配於共和政府的戰車，起始停止其不合脾胃的工作，而恐嚇着說要顛覆這種組織。那擠間諜出去查勘工作的範圍，他們很有面子的回來了。常爲資本之友人民黨人決定不使大收入擔負增加之稅。在那擠軍隊中有一種歡呼，電線也因傳達更加努力而增加激烈的嚴勵命令而變熱。

權威漸崩潰之象並不減少。在一九三〇年的春天，那擠同布爾什會戰的大數增加了，打仗之目的在雙方是一樣——在消滅敵人的戰鬥力，但是方法則不同。那擠人喜歡橡皮手杖，而布爾什維克人表示喜歡啤酒瓶，因為擊碎頭蓋骨的能力業已証明。許多的戰爭都因佔有路旁的酒館而起，但是許多戰爭甚至沒把那佔據酒館的理由辯明。

那擠之占星家仰觀星辰且聲明在同樣的星座下，法西斯武力之進攻羅馬已發生了。自穆尼希暴動後幾近七年，柏林將被達到。

社會主義黨（在國會中高有力的黨）以有節制的憤怒去注視記錄。當那擠人和布爾什人打破各自的頭蓋的底時，他們做了一個很重要的公共職務，並且他們不應自可嘉之熱心而退縮。但當國家社會黨的「細胞」們被發現走向軍事時，他們更被激起一個嚴厲的意見。忠誠的共和黨的軍事組織，分享社會黨的恐怖。對於共和國統治之有效保護採用一套新法律。柏林政府無意在

進攻羅馬之前扮演新哥訥發克塔內閣之角。

德國社會黨的總長卡爾西魏令拒絕將聯邦政府維持之權捐於蘇林基亞警察，因為怕被那擠勢力沾污了。柏林之米勒政府倒了，而希特勒奏了一個凱還歌。他宣布說零時到了。突擊軍都準備好了，忠言的「鼓火」繼續不斷的保持於數千次的公共大會中。人民報重述其須要說已倒政府的部長們其應考其在職之不法行爲，如可能時他的人员應公開絞死。

亨利博呂寧（基督中央黨之謙遜領袖）握了政權。這時間的權力除去殉教之痛苦外，提不起引誘來。馬西亞愛斯伯哥（又一個中央黨之人）及瓦爾特盧梭（一位思想與行爲的才人）已以其生命償其救國志願。希特勒不特請主願購其專利之藥，並且訐責反對黨爲庸醫及預謀殺人者。柏林之葛貝爾博士正同時以火把照火藥箱的分類。火藥箱或者比持火把者更爲銳威，或者不拒絕點燃。但是是一個人永遠不知道。愛國者或者將他的國家炸毀。

在四月間二百萬人民得到失業的救濟，三個月後其數目幾及三百萬。各邦及各自由市都陷於進退維谷。柏林爲一隊花子踐踏，釘其眼於鋪道以求遺失之便士及一污濁之烟捲頭。穿乾淨衣服的男女們，他們的衣服的光澤是由於多刷而來，胡亂對於供給報紙及數他們的便士的樸斯戴摩爾巴候夫逢迎一陣，賺得耻辱。飢饉的臉竊視這金色堂皇的祖國咖啡店，在這裏樂隊會奏過愛國曲。

在角隅的桌子上一個知己向他自登排爾候夫的朋友說：「一個變化必來。」

他一個註釋道：「那擠人來了」。

第一個說話的人應道：「我不敢確定這樣說，因爲布爾什人很壯，並且也很狡詐」。

在外丁搬運傷兵的車撥捨了許多街上的傷人。如果這受傷者爲一布爾什

維克人，他將說他已被一個帶黃髮藍眼的高人攻擊了。如果他是一個那擠人，他將說，他的兇手是一個帶鬆黑髮的及長鼻子的矮人。他們不知道他們所說的都不是真理，因為他們在夜間所打的小仗並不是有血有肉之人乃是在滾滾的話裏所推測之理想。

不同意博呂寧之財政計劃，被解散了。新選舉定於九月之中。衝突現及於選區：授權亨利博呂寧以執行有秩序國家之事務呢？抑讓無政府放蕩於國家呢？總長對會重視威權的德人仍繼續對他信仰，不懷疑，而希特勒亦深信厭惡政府的德人仍將選舉他。

那擠人急將他們的運動狂亂起來。希特勒說：「這個將爲一美國旋風運動」，他一天到三個會場演說——每個會場說幾點鐘。他對於他的目的很不猶疑，他的目的就是俘擄國會而分裂之。

希特勒說：「猶太人是敵人。馬克思主義的運動是一個遊戲之作……」

經濟問題是次要。世界史告訴說，國家之盛衰不由於經濟問題。他們亡去，因為他的種族腐蝕了。

一個社會黨的發言人說：「普遍的，希特勒先生在事業上的資本是由猶太人及馬克思派造的來的。因為他對經濟問題一概不知，所以尋思着他們不重要」。

一個著名的國民黨候選人解釋說：「希特勒先生以無知爲美德。我們快的海洋郵船及飛機是根據談論猶太主義及馬克思主義而來的呢？還是勤苦實地思想的結果呢？」

柏林的葛貝爾博士因酒館的無數會議進行一個旋風的運動。他的手擱在他的臀部上一動也不動並且很嚴厲的，他服從希特勒思想的程度有點較高。少年葛貝爾變爲一個在各方面超過其師極馴良的學生了。他知道經濟問題，也不怕談經濟問題。他對於希特勒環繞着他很不舒服——因為葛貝爾有大野

心——但是他是一個長於組織的人。他對於共和政府十二年之不當措置引用事實及數目，而他的統計報告不常超過非難或偏見，米卡爾槍兵喜歡聽他的大音樂。

布爾什維人極力打擊那擠人。他們有無數的演說家，熱心家，及聰明的政客，而他們的意見也常如他們的報告那樣誘惑。然而他們裝出一個很好的樣子來，並且給毛亞比體貧民一點精髓。社會黨們進行他們的運動亦同沈着，自德帝國破壞權力向彼招呼之後，小資產階級之狀態，已成了他們的特點。

他們依賴他們的黨的組織力量而不承認希特勒太利害了。

中間的小黨們跟不上極端黨的拍子，沈靜運動，讓選民去決定誰是空喊者與實行家。國民黨與少年德國學派連合開學術會，在這個會裏有大權的人們討探大意見。常有少數人出席他們的會議。

希特勒的黨報在九月十四選舉舉行後很高興的報告：「國家社會黨走向柏林已開始了」。柏林國會被一〇七個穿棕色袴之希特勒代表攻擊了。在穆尼希企圖暴動後七年，希特勒武力的先鋒出現于柏林。希特勒領着他的人進了議院，但是他在那兒無座位。他仍是一個無國家的人，雖然謠傳說，佛力克博士（蘇林基亞的總長）在某時以前已授他以德國國民資格。

犯神經病的那擠著者寫道：「試觀此人」。

一位精通占星學的奧妙者同情的道：「阿道夫希特勒的星辰表示與拿破崙的星辰有同類的結合」。

那擠日報在希特勒受傷之後，回憶在野戰病院的一夜。他已夢見，他曾急自弱者手裏奪取德國旗而率領軍隊得了勝利。

法國女傑奧利安斯，的男版業已出版了，準備率領一切真條頓族參加國王之加冕禮。一個新摩西已來領導他的國家到天國去。要知道不是猶太人的

摩西，也非天真爛漫允許上帝自共生得權騙取他於迦南國的摩西。

這個摩西是一個報復的人和報應的天使。

德國除對六百那擠票歡呼外，大驚而悲。如果在一九三〇年九月十五日夜間阿道夫希特勒在柏林之波斯丹姆地方亞力山大地方和其他衝要地方按上十二架機關槍，就沒人知道要發生什麼事了。一個意大利的社會學家新諾爾馬拉帕特，說沒有什麼事情會發生。希特勒不能在那時候或後來去佔柏林及德國，因為他已忘掉或者不能打破社會黨的職工聯合組織，而這個組織能阻撓他前進，如果他欲以驅逐政府出柏林之手段而步其投票勝利之後。

但有些那擠的部屬意見不同。他們對於希特勒的遲慢，通過輕蔑的表示，並且責怪這位奧地利人對於不取政府機械的管理的疏忽。

第二天在柏林商會上幾有一個恐慌。壓迫國家銀行許多金桶以提高馬克的開價。外幣亦反映世界對於選舉之結果之不安。有一天，國家銀行之總裁

估計一千五百萬馬克已退出德國市場。瑞士發出禁止德金進口之命令並且使存戶對於他們的欸付銀行以利息。德國警察應的護照局擁有急迫之人民，欲在那擠恐嚇實現，而人頭滿地滾之前，離開德國。

這消息傳遍了世界各處，差不多各處都發生了驚慌。世界以為這個在歷史裏可算一個新出發點。世界戰爭將又在法國領域堅持起來。好好收在碗櫃子裏的概要又將奔出他的隱藏地帶將做一個「坦斯馬克伯爾」這是文明人類永未見過的。有些預言家怕德國人要發生內戰時，他們所做的完善，和俄國恐怖比較起來，俄國那簡直是一個小孩子玩的。

當全場的光線都集中於希特勒之壯觀的收穫時，很少有人不避勞苦以分析這些數目字。即那些分析的人至少當時也不易預料到有這樣慘淡的結果分他們注意，社會黨在議會裏仍保留一四三人，包含共產而言之全部馬克思派的代表團含有一二〇代表，他們都想以憤激的抵抗對待他們劇列的敵人（反

動派)。

在第一次騷動時許多都沒想到，自五七六個代表之中可說只有一五〇人能够說有準備對付國家主義的事變。發生的事情沒有再比自三六〇〇〇〇〇選民之中約算有六五〇〇〇〇選民已表示喜歡希特勒之救劑標幟(卍)，更壞的了。其預示的變化較一九二四年亞爾佛力得與登堡(國家黨的領袖)的地位已被國家社會黨的領袖阿道夫希特勒所取得情形相差無多。

一天一天的過去了，也沒有事情發生，警察所護照處的羣衆們漸漸稀少了，那些業已取得護照的人們起始認為留在柏林也照樣沒事。希特勒沒有準備一個聖巴索勞繆的屠殺。法人沒有出動他的軍隊，他們亦沒在德國首都投炸彈。德國法西斯黨最憎惡的魔鬼美國銀行街並未受震而死。

常常發出這樣問題爲什麼希特勒在一九三〇年九月十四日之後不以武力取得政權？心理上說起來，那時一個暴動一定比一九二三年在啤酒店的勇敢

事業準備的好的多。在一九三〇年秋天反希特勒的人民準備一切。在選區中注意那擠利益的消息的突擊軍如是之多，以致在希特勒方面迅速動作能使共和黨方面徬徨迷離不能置信。

然而希特勒並不稍動，因他認為他在反對上成功比在掌理樞機上還要多。他已成了一個數百萬談而相驚之人。他站在政府外面顯出巨大的形像，對於胆小的人甚至令人害怕。但是他在政府裏能做什麼呢？對於含有敵意的大多數，他不能執行他的諾言。他有個計劃是真的，但是一個得票的計劃，而非政治家熟慮的計劃。此外，當他不得不終天坐在辦公棹上以代替他向柏林之運動場及穆尼希之馬戲場之羣衆高聲講演時，他的雄辯的力量也能像那樣的受稱贊麼？

希特勒相信他是一個大政治家，他對於他將來能成功一個獨裁家，也是毫不懷疑。但他必須覺得，就是他已握住政權，他也得遇着比局外人所猜想

的反對還多。愛米爾盧得威士曾屢次說過，德國似已失其革命的「意義」。她的最後革命發生于四百年前，那個時候叫做「改革」。一八四八年之變亂乃是他處大事件的反響。而一九一八年真正所發生者不是革命驅逐帝王，而是帝王逃開革命。

留于革命中的戲劇的緊張不是一九三〇年後半的國家的特點。雖憂慮蔓延更廣，與普遍的對於和平箴言不滿，然而尙未完全相信政府是在不忠實及不勝任的人手裏。就是博呂寧總長最壞的敵人不能懷疑他的能力與正直。希特勒知道給予德國在資本制度之主要地位之現行制度不能推翻。對於那些勸他模倣莫索里尼或敵人列寧的行爲的人們，他能回答如下，說意大利與俄國的情形根本與德國的情形不同。在意大利，社會黨的職工聯合會的權力已限于北方的少數工業城市。當那些工會一打碎，到羅馬的路便自由了。關於亞歷山大克倫斯基之俄國，遵從彼得格羅的命令，因為沒有他人發號施令。當

一個政府一獻出來時，臨時政府不得不取消了。

希特勒自在選區獲勝後不許忘掉，德國之社會主義者雖似沈靜，然而他們很切實的注意他。他也不能忘掉，德國之社會黨是國家一重要部分的有紀律的意志表示，而不僅是一個盲人瞎馬的組織。在一九二〇年三月烏爾于夏波乘馬到柏林，在樸斯丹摩爾地方和烏體克刻爾區放了幾聲機關槍就佔了政府各機關。社會黨人仍沈靜不語——對於這自稱為國家之總長夏波先生太鎮靜了，以致不能允他安安靜靜的睡在平政院裏的文藝復興時代的屋子裏。夏波是因為這種沈靜剛一到便立刻被迫離開首都。

人民觀察報在選舉後用發光的紅字命令式的說：「博呂寧必須辭職，但是這位總長沒有自那擠報紙接授他的命令。博呂寧的黨是少數及他必須推論在選舉區忿怒的結果，這是希特勒對於馬戲場聽衆講演時最得意的題目，那些聽衆們歡呼歡迎他。在這些熱心聽衆之前希特勒覺着在家中一樣，他說

明，因為差不多百分之二十德國選民投他的候選票，所以他有個成爲事實的命令之時，他說話更流利更動聽了。

選舉後十天希特勒站在來波即士德國最高法院之前，大聲發言人傳達他的聲音于擁擠于室內外的數千人。這是審理三個加入國家社會黨的政府官吏，而被控爲幫助及煽動一不法運動。希特勒應像一個證人一樣被聽着，並且他以宣誓之下告訴德國他的黨打算做什麼。

警察所的護照局又擁擠起來了。由那些在國家最高法院之大聲發言的人，這話可以激起一個那擠的叛亂。希特勒不容對於這三位少年政府官吏判罪，因為他們屬於六百多萬選民已贊成之黨。

希特勒一發言，德國吃驚了。

希特勒說：『將來這樣一個時候，那時我們的意思不能再向世界保守秘密。自四千萬已達選舉年齡之德人中，三千五百萬在我們的後邊，他們知道

他們要什麼，我們能給他們什麼」。

這就是等於說希特勒（惡作劇的共謀者）將等到有百分之九十德國選民信任他時，然後才握政權。希特勒自九月十四日取得驚人之後果後，又與國家另一震驚。如果他已成管理台舞而達於頂好的經理人，他將不能再排列東西好些——或壞些。

他繼續說：「我們的一〇七個授職命令，將增至二五〇人，吾人將佔絕對多數。我們的反對黨們只有一個自私心：證明我們的運動是對政府的利益衝突。他們打算使我失掉信仰，因為他們知道我要以合法的手段戰勝政府」。

這個不是一個獨裁家的聲音，乃是一個不知議會六百席之百分之九十非爲二五〇席的窮算學家。

法庭之主席願欲知道：「在第三聯邦當政之下對於那滾滾之頭將怎麼樣

」？那些已常在希特勒的演說裏扮演一個主角的人，他們永遠沒有不引起猛烈的稱贊。

希特勒帶火性的應道：「在我們勝利完成之後，將有一個新最高法院，要對於一九一八年的罪惡有個報應。就是頭將滾去」。

希特勒又回到穆尼希，不因其出現於來波即士法庭而不高興。他的話像一個有幸運的人的宣言一樣傳遍世界。他希望與以總長，而等待邀請。一年前他對他的朋友說：「我現在四十歲了，我必須握住政權」。他現在四十一歲了，且顯出上年歲的样子來。在他那棕色的頭髮裏有了銀絲。當他上了年歲，常常發痛，不能不懷疑他的生命再延多久而享受權力的榮耀，他當了國家的總長那有什麼意義？

第十章 絳衫軍領袖

離柏林城幾英里遠近有一個村莊叫呂溫堡，靠着這村莊有一個湖，離湖不遠有座小山，山坡上小樹林的進口處，有一家磨坊。春天夜裏，菩提樹的黑影所籠罩的湖水，平靜無波，銀絲般的月光一縷一縷的射在水上，和照在徐徐轉動的風車上。這兒真帶有我們日常所夢想不到的世界樂園的意味。

驀然間，月色被一塊烏雲遮住，只見有六個黑影幢幢自樹林中走向磨坊。轉眼雲斂晴空月光又照耀在這寂靜的大地上，六個黑影便戛然而止，直到月光不見了才又移動。再做他們躡手躡腳的潛行。

這是孩子寤寐不忘所期盼的神女節呢？還是這些精靈們正在尋求他們壯年時代的功名呢？

數中一個沈着的問道：「口令」？

他一個應道「希特勒」。

這時夜色仍甚黑暗，只見一個穿軍衣的人自磨坊裏出來，跑向羣狗狂吠的村子裏去了。農家窗子裏射出了螢火般的燈光。遠處行路的沈重脚步聲音，好像一個巨人的心跳，窸窣作響。而磨坊此時亦充滿了活潑的氣象。

「口令」？

「希特勒」。

躲閃着的脚步聲音，來的逼近了。銀色的月光照在數百人所踢起的塵霧上，好似白烟飛蕩。

「吾們不久就到那兒了」。

「唉！盼望如此」。

這並非妖魔鬼怪的耳語，乃是粗濁的柏林方言。因為軍士們在五月的熱天裏，整整走了下午一半天的工夫，實在有點太累了，所以才發出這種呼聲

少年中的一個喊道：「好暴烈的天氣啊！」這位少年面色紅潤，脚步爽健。

他的同伴問道：「什麼？須知塵土對於你的肺部很好，而且清除你的動脈」。

命令下了，「散開。敵人在右前方小山上。尖兵搜索前進」。

於是兵士們都散在路的兩旁，屏息的蹲在他們背包的後邊。隨着便有五個士兵出發，去爬那面的山坡，月光一露面他們便一動也不動了。

同時新增派的人上來了，而且在一句命令之下都匍匐於地。他們都穿着絳色制服，領子上有卍字的徽章。

穿制服的人們在磨坊裏，圍繞着一張桌子坐着，對着一盞半明不暗的小電燈，在那裏正研究帶有極小旗幟符號的軍用地圖。

一個面如童子的少年，在戰場上，蹲在他的背包後邊喊道：「討厭！一個棘針刺傷了我的手指」。他怒視着血滴在他手指尖上彈動。

前進的命令下了，帶血滴的少年跳起身來，向前突進。

祝捷的歡呼聲響澈雲霄。山頂上的敵人已被包圍，而就俘虜。俘虜和勝利軍的便帽上都滿帶着綠葉，高聲唱着軍歌，一齊走下山來。

忽聽得發出一種胡亂的聲音：「留神！奧撒夫！」

在高處站着的這位「奧撒夫」，穿着絳色制服，領子上鑲着金；手裏拿着馬鞭子。鼻子下面有兩撮鬍子，月光下看他的頭髮差不多像黃色似的。

你道此人是誰？這正是「奧撒夫」阿道夫希特勒。他被他的軍部人員擁簇着；這些人當中有的是急欲得到軍事榮譽的青年；有的是已做過高級軍官的老人。「奧撒夫」正在對部下批評夜來的調遣。他雖在批評計劃的實行上有善有不善，可是他對士兵的強健，很表示得意，一個人總會看得出來吧。

他宣稱：「那擠突擊軍是德國反對猶太人的馬克思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急先鋒。那擠人的主張可拿軍隊不自私的工作而加以証實。」

參謀團所退入的磨坊之前，有個招牌，上面寫道：「勿近磨坊！性命危險」！在招牌上畫着個卍字旗。

突擊軍退歸休息。明天是禮拜，呂溫堡村將乘機招待希特勒的週末軍。

像希特勒所說的反對馬克思主義的先鋒軍，估計到一九三一年終，可有八萬人，那擠軍包含有幾成貧民，有時包含有馬克思主義者。失業者捨加入那擠軍外，沒有什麼辦法，在那擠軍裏有週末的娛樂有時還找點的「洋落」。

阿道夫希特勒是突擊軍總司令，所以他的名字叫「奧撒夫」。一隊參謀官幫着他，這一隊參謀官多半在歐洲時任過要職。把德國分成五個突擊軍檢閱區，有五個「奧撒夫」的代表，任檢閱使職。這種法外半軍事的政黨，可

說進羅馬前，已獲得意大利法西斯黨民團的榮譽。這是一隊取攻勢的軍隊，希特勒在穆尼希時曾組織一隊人防備國家勞動黨開會時被人搗亂，這突擊軍正是那種職役的流派。

那擠軍在精神上雖為法西斯黨，他的組織却同德國的正規軍一樣。檢閱署分為軍，軍分為師。

那擠語的「團」叫做「士坦打退」，亦如古羅馬的軍隊冠以各自的旗號。「特魯波」相當於隊，最小的那擠的單位，為「哥魯波」，相當於一棚，包含三至十五的人數，並且常是一工廠的工人。

突擊軍之上為精兵，就是人人所共知的保護隊。他們在公事方面是保護那擠議會不受攻擊。在私事方面，做內戰的情報部。較小的那擠官看他們自己是希特勒的私黨，僱來以監視黨的助手和他們的部下。

當一個精兵是很有名的，有點像司法官的衛兵必須在聖羅馬住過。精兵

的年齡必須在二十三歲和三十五歲之間。他們必須入黨三年，至少當過一年突擊軍。他們必須對精兵的首領負責。如果一個助手企圖顛覆希特勒或打算起內部革命，這部那擄軍就要表現他們的兇猛了。希特勒不但調整少年兵的步伐，而且要約束他們的行爲。他對於訓練主張嚴格，他的話是聖旨不容分辯。在普魯士援慢步的記憶，仍縈擾于奧撒夫的總司令部。下面是他一道命令的導言：「前進的次序：按照特別教練，連縱隊成五行或六行。哥魯夫在右翼與隊並進，而特魯夫在右翼之前走。斯塔夫，博里夫，奧博夫，在士特魯夫之前六步走。樂隊與鼓手又在他們之前六步走」。

哥魯夫，特魯夫，斯塔夫，博里夫，奧博夫，士特魯夫，爲軍事貴人的名稱，希特勒爲實現第三聯邦起見，才起了這些名目。

又一道命令說：「我對於幾個突擊軍在一家飯館裏賒飯吃，已予以深切之注意。我敢說這種行爲是有損國家社會黨的高尚人格。凡我士兵所欠飯館

數目，應立即清算」。

希特勒主張突擊軍與保護軍不攻擊現政權的破壞，應該建設一軍事獨裁，這種主張究能博得多少信仰呢？「奧撒夫」命令德國法西斯黨軍不准私藏槍械，違者遣散。希特勒在萊蒲斯同三位政府官吏受審的時候，曾宣誓說：「軍隊對於當權的現政府沒有破壞的陰謀」。

當希特勒這樣證明他的純潔志願時，他的親信部下曾誤傳他的誓言。如葛貝爾博士在攻擊人的言論裏，仍堅持須以鐵血革命，肅清污濁。又如該黨軍事專家希爾大佐，在國家社會黨所發行的小冊上曾引證莫索里尼的話說：「惟血爲能促進歷史的變動」。同一作家要求黨內附和他的言論，他說：「國際上只有一位鐵面無私的法官，而這位法官就是成功。神聖的裁判是給強者以權利」。

左翼過激派的敵人說，希特勒黨正打算拿些理論適用於國內問題。據說

只一年的工夫，反對黨死于那擠人武器之下者，不下一百餘人。

過激派的敵人又說，希特勒最後吐出他的和平志願的時候，他的助手們爲鼓勵殺人的突擊軍逃出德國起見，已建築一條秘密道路。據說主要的驛站是那擠軍司令部，而罪犯最後的目的是奧地利的台羅爾，在那裏有一位德國法西斯黨領袖馬爾體茲船長，專按置亡命徒，直到後來被奧國解職了，才算罷休。

在他方面，旁的反對黨們都說希特勒軍的恐怖已漸減少，他們還說這是那些財閥們作該黨財政上後台老板的原故。按照他們的說法，那擠軍無須再反對馬克思派的恐怖，因博呂寧先生已用和緩的手段消除了社會黨的恫嚇。那麼，他們爲什麼還投更多的資本于一想入非非的軍事組織呢？而這種非非想的軍事組織已爲贊成那擠黨的工業家們，將牠揚棄了。

一九三〇年的夏天，柏林的那擠軍叛變了，這事情遂成了希特勒露其本

色的機會。那擠官吏們因在未來議會的選舉裏，沒有取得候選人的地位，都表示不滿。同時軍隊對於不發足餉，也不滿意。他們派代表到柏林見領袖葛貝爾博士，而葛貝爾不但未與以圓滿的答覆，且侮辱了他們一頓。他們又派代表到穆尼希，見希特勒，這位奧撒夫也討厭見他們。他們呼籲無門，四面碰壁之後，便回到柏林，很鎮靜的將司令部傢俱搗毀了，同時並發表宣言聲述他們的苦楚。

宣言上說，突擊軍拿性命去擁護主張，而領袖先生們却坐華美的汽車，逸然享樂。

他們繼續訴苦道：「我們大部分的黨員是廠主，他們大都坐着私用汽車出席大會，他們所以如此屈尊就卑的，因為他們希望我們保護他們的錢袋。他們完全錯了。工人不論是用力用智，都有他們在社會上所天賦的權利，應該不被剝去，而葛貝爾說這是一種手段，不是目的。那末，我們的目的，便

是要從國內外資本家手裏解放出來了……」。

小黨員們吶喊主張他們的權利，這是第一次。此風一開，這是一個頂危險的惡例，於是希特勒立即坐第一次火車到了柏林。他向軍隊懇切的訓話，暴哮一回，哭一回，但是不能打動他們的反對。軍人已知希特勒的苦肉計，所以他們預先都橫了心腸，任你千條妙計，我有一定之規。他們出去將希特勒所坐的汽車上的燈砸毀了，回來大聲疾呼，以求審判。

最後，希特勒在各方面都屈服了。他跑回穆尼希發下一道命令。命令上說：官吏進級要快，軍隊發餉要足。

全德國法西斯黨的總司令的命令上寫着：「我命令……我命令……我命令……」，而在柏林的軍隊都暗笑了。

第十一章 德國醒來猶太亡了

國家社會黨黨綱在牠的序言上說，這是永久不變的東西。阿道夫希特勒視那擠運動爲其一生的工作，須對黨綱負責，雖然他在黨綱的製訂上都是被動的。他的工作是一個選擇的工作。他喜歡的意見他贊成，他不喜歡的意見他不要。研究這個人的工作，欲將其黨的要領捨去不說，殊不可能。

黨綱雖然說是不能變更，二十五條中的許多在說明上已受了過激的影響，雖然那擠是一個絕對的獨裁，可是希特勒的一切助手對於這個運動應當代表什麼都參有意見。在這混亂矛盾的意見裏，欲尋出黨的真正方針實爲不易。後來將與領袖間以一致之意見——直到如今猶爲存在，——指出他們根本不同的論點。民心已將黨綱撮爲標語：『德國醒來！猶太亡了！』

在講壇上，報紙上，那擠的立法工作上，猶太問題佔了他們注意的最前

部。

希特勒道：「亞利安」一字代表工作，高貴，和不自私，而猶太的名字則為缺乏犧牲一己的意義……德國瓦解的要因為不重視種族問題，尤其在不能辨別猶太人的威嚇。

黨的立法長高特非力得爾寫道：「反色米特族是我們運動的帶情感的基础」。於是他又繼續說明：

凡國家社會黨員是一個反色米特族人，但不是凡反色米特族都是國家社會黨員」。

希特勒和菲得告說那擠的目的必須不僅是一個反色米特族。他必須恨猶太人全部——不但是個人並且是永久的猶太人。「捷區斯拉久已夫」是他們的格言。

那擠黨綱說：「只有我們自己種族的人員可以算國民。我們自己的人民

爲那些不拘宗教的德國血的人。所以沒有猶太人可以配做我們人民的一員。非國民住在德國於外國法下可以只像客人。只有國民有選舉領袖與立法之權。我們要求國家，各邦及各市之一切公共機關應用我們自己的國民」。

一切非德國人——猶太人的另一名詞——自一九一四年八月一號來德國者，應受驅逐。

他一個那齊立法家亞爾佛力得魯森堡（波羅的海的帶猶太名的貴族）在他所著的二十世紀之想像上寫道：「自穆尼希至柏林的每一根電線竿上必須掛上一個著名猶太人的頭」。

猶太人的世界報主筆黑爾曼愛綏爾，對那些說「猶太人也是人」的人，頗以辯論。

他寫道：「印度人和河東陶孜人，（不是說那南海羣島的食人肉者），也是人，然而沒人像內政部長或縣官他們來提念他們。不要忘了，就是吃人

肉者及河東陶斯也比妖怪千百倍的可愛，那些妖怪他們相信他們能吞併全世界各國」。

黨網上說，報紙必須掃除猶太人的勢力。所有德文報的編輯人員必爲德人，換句話說，即非猶太人。不依照這種要求的報紙必須以外國文出版。柏林日報及佛蘭克佛爾德時報（兩個特有力的德國大報）于那擠統治之下不得以希伯羅文字出版。

那擠人已自國家社會黨製有一個詳細的黨綱，詳細在戰鬪文學上被研究的一個黨綱。

這些勸告說，所有的色米特族必須進猶太人的登記所。一切處理他們的公文必須冠以「猶太」的名稱，處理以前猶太人的公文必須冠以「基督教的猶太人」的名稱。凡祖先屬於猶太社會的那些人直至一八一二年普魯士頒布猶太令止，必須視爲猶太人，就是他們的公的信仰是基督教。

在這些勸告之下猶太的醫生禁止給非猶太的病人看病。猶太的安息日不得不在星期日舉行。以暗號或口頭固意傳遞股票價格之漲落的猶太人，至少課以五年徒刑。這種人的財產收為政府所有，其沒收之程度直使他們的財富不能用以償其所受的損失為止。禁止猶太人冒基督教的名。他們須備特別浴所。猶太人所納之稅須兩倍於基督教人所交納的稅額。

為保持德國血的純潔起見，尤其為保持不被猶太人的沾污起見，古斯塔夫達力在他所著的血靈之新貴一書上提議（這本書是希特勒認可的）建設一個鏈鎖的人類純種的機關。在他的計劃下，結婚証只在政府視察員完全施以生物學的，皮膚學的及女科的考察之後，始為發出。因保持種族的純潔，德國婦女將分為四個「血類」。凡婦女必須帶其階級的徽章，其故可以免除欺詐。

第一類包含那些在種族立場上沒毛病的婦女。他們宜于作第三聯邦「血

貴族一的伴侶。這種貴族禁止與非第一階級的任何女子結婚。達力先生估計國家婦女約有百分之十才配做法西斯貴族的妻。

第二類的女子認為好血時，必須經過一個詳細的考察。經過檢疫始准其下嫁貴族。他們的結婚証自機關發出，那個機關對於結婚証嚴格管理。

第三類女子的命運極為悲慘。他們是那些血被非難的人，雖然他們的身心無疵。他們只可嫁給下等的男子，而結婚必須不生子女。娶他們的男子在領到結婚証之前須受殺菌的察查。

第四類的婦女禁止結婚。使他們受這種禁止是否因與法國血漬囊或猶太血漬囊則不甚明了。

兩個社會黨的作家批評希特勒主義說：「阿道夫希特勒已集合這樣大的
一個羣衆環繞着他，這並不奇怪，因為他的黨人只要知着『殺猶太人』這句
話就行」。

柏林國會開幕時那擠遊行示威之下，將林登街的猶太商人的窗子打個粉碎之後，希特勒不承認爲其壯軍人所爲時，他這些徒黨們必已失望。當希特勒對泰晤士報聲明「對於忠實的猶太人我沒說什麼」時，他們的失望必更增加。

黨的經濟政策與其反猶太政策密切聯合。高特佛力得菲得的大發現，即希特勒加入德國勞動黨時，所受極深刻的印像，乃爲創造資本與剝奪資本的區別。創造資本用于組織工業工作，而剝奪資本則積于銀行。前者爲亞利安人的資本，鼻孔裏聞着很甜，而後者則爲色米特族的資本，聞着頗爲惡心。

希特勒說道：「對於國際金融和借貸資本的鬥爭已成爲德國爭取自由與獨立戰的最重要的附帶物」。

高特佛力得菲得註釋這個敘述說：「一切真正國家主義派的人共有此信

念。問題的解決限于對猶太人在智力範圍問題的一答案」。國家社會黨的經濟政策亦受種族意見的支配，這是非得之說法。

正統派的國家社會黨堅持，金錢因猶太主義而腐化。銀行與金融機關亦復如是——這都是土匪王公的要塞。毒瘤已入入太深，在非得的意見，就是在驅逐猶太人之後德國內仍有很多的「混合的德國人」——純種的德國人不能有這樣喪氣的行爲——去取得猶太人取消的銀行和蹈他前輩的覆轍去蹂躪人民。阿道夫希特勒看見這稱爲反色米特族的人代替猶太的「擄掠的王公」，已司空見慣，會不驚異。

希特勒及其多數助手僅在論猶太資本時爲社會黨，但是論及亞利安資本則爲國家主義黨。黨的社會主義聽命于其種族政策，不能比「猶太死去！」的標語爲更深切的信念。

希特勒自己之人民觀察報主筆亞爾佛力得盧森堡，與此政策一致，要求

股票交易所及銀行應該國家化。這種要求也是非得的一主要之經濟信條。然而，因希特勒的命令而報告國會說一個健全的私銀行制度能因某種條件增進國家經濟的利益的人，也是非得。這是在希特勒已遇見兩個著名的猶太銀行家，而推測着與他們研究他的黨的財政問題之後的事情。

金本位和其他類似的小事不是那擠人使德國高興的途徑。法西斯的黨庫有發行不帶利息之紙幣以供給國家工作——如國道，水路及公共建築——之權。在一個「建築與經濟銀行」贊助之下這樣所發行的紙幣，沒有金子的覆蓋。新幣的附帶担保品為建築與道路，其故在構造的材料只要有時，紙幣印刷所能于戰後膨漲最好儀容裏，印出數不清的數目。

不可變動的黨綱在要求上很清楚，「託辣斯應當國家化，而大公司之利益應當分配」。這是劇烈的布爾什維主義，並不承認私有財產。隨後希特勒說明，黨綱上所指的就是「大工業的設備在他們履行他們的國家責任上應當

國家化」，究竟是什麼事情，黨綱上沒有說，因為如果一指出來，則將說黨綱上這樣說過。

非得先生說道：「與資本主義的和馬克思主義的制度相比較，國家社會黨會能使各個工人有他的私有財產。可是有財產的條件要對國家盡某種責任。」

希特勒曾用很少的字表示這同樣的意思說：「我們要廢除這貧民社會。」

莫索里尼會以其團體制度幫助解決將來之那西國家。勞資雙方的「職業行會」規定第三聯邦的工資政策。在希特勒的統治下，將無工業的爭論或罷工。

政府由「經濟會」取得生產上的利益。經濟會包含財政上獨立的人，將依他們以為分析而管理行會的工作。同時，為國家物產在國內外造新市場是

他們的責任。

在那擠國家將不知有所謂失業之事。少年人須服一年公民的義務，這樣的少年人在勞動市場上可以找到五十萬。此外，食料的入口將爲銳減，因而其他之一百萬的失業者可以安置于德國田莊之內。最後，某種工業物品之輸入將全被禁阻，因此對於數十百萬加添的軍人創造工作。

少年強制服務怎樣減少貧民的後備軍，黨的領袖們沒有說。而德國離開世界其餘部分的孤立怎樣影響牠的輸出與一般的繁榮，也沒有建議。

柏林那擠領袖葛貝爾博士，他的話在德國某部分很有力量，作出一個布爾什維政黨來說道：

「德國除去保存于倫敦和紐約的猶太所設之銀行內保險櫃之股分外，實無資本。如我們有一個真正德國政府，則將視猶太銀行所握有之股分爲無效與廢棄——只爲紙片」。

葛伯爾對於那擠之經濟政策的理解上與以幫助：說：「我們既非資本家也非貧民」。他爲更清晰起見，加添說道：「我們不知道我們是什麼」。

廢除不勞而獲的利益及廢除以工代息的制度，已成爲那擠領袖們其他主要的事業，一直到他們感覺到對於那些事情不熱心時爲止。國家社會黨黨綱的這等部分特別含糊。我們在另一章裏將看出德國法西斯黨怎樣已近利息問題。

當那擠人要求，大舖店不受法律的保護而租于小店主時，世界上知道他們這樣做，是因爲他們是出價以求數千小商販的煽動家，那些小商人們看見他們最惡的敵人在柏林西端之大堆棧裏。世界上又知道，希特勒先生及他的朋友們，就是有一個遠的機會來實行時，他們已忘去一切關於黨綱的這個部分。

那擠的經濟政策是社會主義，資本主義和意大利法西斯主義的一個大雜

匯。爲得這「黨綱」之名使他受了這樣多的變化。

許多輕率的諾言描寫那擠黨綱關於田地問題的那個部分。東普魯士的農民們希望一塊土地，和一個適于居住的地方，而他的主人（俱有壯健條頓武士精神之子孫）希望農民們過他們現在依賴和無知的生活。在波摩蘭尼亞，麻蘇倫蘭，及愛姆蘭的各地仍過着封建時代。農民們脫其帽向貴族鞠躬，等待他們的吩咐。這些是那擠國家之堡壘，——有勢力者的采邑，這些有勢力者的名字後邊都帶着一個斯拉夫的“ow”或“in”字尾。許多這些貴族剛剛像小德國人阿道夫希特勒那樣，而他們也是那樣強悍的德國愛國者。

爲滿足這些衝突的利益起見，希特勒有兩個土地政策，一個是對地主的，那一個是對無土地的貧民的。

那擠黨綱上說：「我們要求一個合于我國需要的土地改造，要求一個土地國家化的法律，于一般福利的意義中，不須報酬，廢除抵押的利息，和禁

止土地投機」。

這個建議因以下的說明遂差不多使各重要項目變爲無力：

因國家社會黨代表私有財產，自然是，「沒收財產而不與報酬」的條款主要的應該是指合法的手段說，即指取得非法購買的田地，或未培養而利于社會的土地而言。這個條款主要的是對猶太土地投機公司而發」。

就是這種說明對希特勒亦必太覺激烈。于是，他聲明國家須只以報酬而取得土地。理論上，那擠人主張，土地屬於國家，由社會轉移于農人而爲大家的利益去開發。遵照這個政策，國家有先買權，並且對於允許抵押亦有獨佔權。

希特勒對於大財產累積于幾個普魯士大人物手裏沒說什麼，而菲得先生祝禱黨的領袖寫道。

「大財產有他們必要的功用，他們完全證明與小塊和中塊的租地成某種

比例」。

希特勒先生爲排斥更重要的問題起見，他很愛賤肥料，他將于那擠統治之下給德國農夫。他能允許將來給德國貧民社會以幸福是其所長。東普魯士無地的農民們，他們僅有帶一口猪幾隻小雞子的土房子，將住于一連三間的華屋之中，且收得土地出產的一部。他將一天只工作十點鐘，他可升上社會的階梯以達于土地監視員的地位。

黨綱中的一個經濟條款對於幾百萬人充滿特別危險，如果那擠人會有一天握了政權。

這個條款上說：「反對社會利益的人如高利貸者，獲取不正當利益者，等等，不拘其種族與宗教應受死刑的制裁」。

一個人將不欲因是「等等」的人而被判處死刑。

一個人轉爲那擠領袖對於一幅德國大經濟問題，也無用處。非迪南佛力

得——這名字是個假名——爲至一九三一年之末對於國家悲劇的情形與以生動的描寫的惟一國家社會黨，並且做出幾個建議使着同黨的朋友們可以好好注意。一千六百萬的德國人，佛力得在他所著的資本主義的末路裏，在一九三一年的後半年每月所得不及五鎊，另一千六百萬人所得不及十鎊，不是說那幾百以每天所布施的幾個便士爲生的人。他的數目表示百分之四的德國人口有一切的不動產，而百分之九十六毫無所有。

按照非力得所說，財富的不平等惹起國內消費能力的不幸的減少。所以他覺着在魯爾建設大工廠是無用的。這些出品須運于外國。外國對於德國工業的侵略不得不提高關稅以爲保護。而論及德國的製造家則不得不減低包含工資的生產費因是德國內爲替他人工作而無相當的報酬的白色奴隸所住居。

希特勒正在往訪掙工資薪水的人令他們捨去他們的馬克思主義的領袖，而重集于他的旗幟之下。他的旗幟所代表的什麼，他除去不負責的概括的述

說及老舊的腐言以外，永遠沒有啓示過，哥爾體非力得非得，曾拿他的名義聲明過，國家社會黨有三個敵人：馬克思主義，議會制度，及資本主義。希特拉叫他的黨爲一個勞動的代表團體。在旁的國家裏，這樣的代表團體稱爲公司聯合會，他們的會費由他們假定所代表工人之公司出。吾人後來將看出來，這種標準用于國家社會運動也有點不錯。

同樣的混亂亦及那擠黨綱之政治部分。重要的宣布如政府之方式亦未加以考慮。

葛貝爾博士說：「一個好的共和比一個壞的專制強，一個好的專制亦比一個壞的共和強」。而希特勒贊同他的斷言。

國家社會黨的可蘭經，（不變的黨綱），沒有對於民治和獨裁問題的條款。這些問題每個領袖能按照聽衆的希望而加以解決。

希特勒說：「進步與人類文化非生于大多數，乃生于天才和真正人的能

力」。

真正的人自然是阿道夫希特勒。自他的腦筋裏國家社會黨運動的意思帶着牠那一切甲胃的榮耀而出。希特勒在使黨有生命上沒與任何人分過榮譽。他有神通，看，黨已經在那了——自波拉雅神降生時曾經記由超人的力量的請求而生之一個最著的自然創造的例子。

葛貝爾博士自相矛盾的說道德國將于獨裁束縛之中恢復自由，反對黨應受屠殺的懲創，而獨裁專權應是一個恐怖時代的完全成功。雖然一半德國人不得不爲他一半之德國人沐血而死，然而國家必須清除沾污，獨裁之權力必須絕對。葛貝爾謙遜的暗示，他能當獨裁。他相信他在到德國幸福之路上有一個燈塔引路。

高特非力得非得，他綜合希特勒對大眾所說的意見，復助以抒情的發洩于運動的政治信條而後寫道：

「德國土壤的芬芳使行于本土的遊人滿載着快樂，在這本國的土地上伴以他的血……」。

盧道夫永格（黨的奧大利的信徒），看出德國的將來以適合的蘇維埃制度而獲得平安，他確說，這原來是德國的發明。他也追慕這實行之人，蹴出含有外國意思的議會的民主政治，而以滌除布爾什維克污名之連鎖議會管理之。

在這些問題上特別空虛的黨的著述多像下邊大綱的東西：「我們的黨綱意即工作的德國之自由」。

很少再看見阿道夫希特勒再表示更高的熱望，像他立誓使他的黨成爲街衢之主。

希特勒說：「我們必須告訴馬克思主義，未來街上的統治者爲國家社會主義，而後來亦爲國家的主人」。

希特勒的外交政策，除一例外不計外剛剛與他的經濟政策及施政方策一樣奇異。他使全德國有賠款的自覺。亞爾佛力得胡根堡及其國家黨人于希特勒發言之先已怒斥「道威斯的貢獻」，但是到了動作之時，他們妥協了。共產黨亦堅決反對這資本主義統治的表象的賠款。在他方面社會黨及中央黨，堅持戰債須付，不然混亂與戰爭即隨之而至。希特勒在這個問題上已改變了德國的心理。在一九三〇年看見德國經濟制度崩潰之時，德國才發見出希特勒的反對已証明了。當有銳感政策及在政府中有大經驗的諸黨落後之時，他用很快的拍子捲起幾百萬張的票，這種快拍子可算他固執此點的一種報酬。

許多這些外交政策大抵多好發生國際衝突。非得先生對於不妥協的意見如下：

「我們不將我們的權利讓于任何在波希米亞之蘇得滕蘭，亞爾薩斯勞蘭，波蘭，奧地利——爲一國際聯盟之殖民地——的德人及在一切帝奧繼承各

邦的德人。然而這對於德國領土的要求，不含有任何帝國主義的傾向……
……」。

在國家社會黨的小曲裏亦發出同一的音調：

「不再有戰爭，是勝利的制裁！壓制德國，就是表示一個新奴隸制度」。

一個永久相傳的敵人爲軍事政治組織所必要。希特勒可以恢復威廉「上帝懲罰英國」的標語。或者他能裝作新沙里曼大帝的狀態令歐洲不受東方的危險，而且他能以戲劇的姿勢指著俄國喊：「敵人在這兒」！最後，他能宣傳一個十字軍反對意大利，這是希特勒所厭惡的最地道的拉丁種族和文明。可是，他尙沒有選擇任何這些國家爲其世襲的敵人。

希特勒說：「法蘭西是德國的硬敵。那個受黑奴血玷污的國家，因其與猶太支配世界的目的相同，所以對白種代表一個常川的危險」。

在舊的那擠文學裏，對於東方法國大共濟會支部，有衝圍而出之故事，人皆謂那個支部置于法猶反對北方民族之邪惡聯盟之後爲不當。

雖希特勒視法人爲一劣種，可是他同他的軍隊在黨綱的第二條上要求，『德國人民與其他各國平等，並且隨着取消凡爾賽及聖日耳曼的條約』。此條的第一部分可以說明是希特勒欲使那擠德國被視爲法國那樣低劣。

然而就是恨法國的基本教義揭穿之時，希特勒答辯法國法西斯黨自由報的編輯古斯塔夫哈佛，對於一個開明的德法聯盟是否能解決歐洲和世界重要問題的疑問時，仍不承認對法國有敵對的意味。

狂熱的及靈敏的政客們已做了很多的努力，使這黨綱做爲德國信仰的基礎。還沒建議召在逃諸神而以他們的大衆移殖天空之時。盧登道夫將軍的黨徒特別知道在這方面工作。這官辦的國家社會黨未曾獎勵這些尋求神奧真理的人。但是沒有阻撓樹立與經濟，政治及外交無關的新倫理標準。對於新倫

理的格言分散于黨內高等人物的著述。特別在亞爾佛力得盧森堡之二十世紀之神秘中爲多。關於在第三帝國之下，德國人是否仍保留現在的家庭組織，我們可轉向盧氏以求報告。

盧森堡建議介于一夫一妻及一夫多妻間的調和意見，因此國家可以實行其未來軍人的大孵化器的意思。就是法國這樣擁擠以致人民不得不日食一碗飯，而法國亦必不以德國的出生率降低爲滿足。盧森堡問題，如果在條頓遊牧民族的英雄時代，一夫多妻尙未實行的時候，今日的德國會在何處？

盧森堡說：『在將來的帝國，無子女的婦女不論已嫁未嫁，將不看爲社會的一個完全人。所以我們對於通姦的意見必須修正，因有後代的特別婚姻關係，在法律的意義上不該看爲破壞婚姻契約』。

在婦女問題上那擠人沒費許多時間。他們用一話解決了這個問題：

「婦女，回到廚房去！」

在開始，有第一帝國，那時勇敢的好恩斯陶芬諸帝王與教皇打仗。因德國自己不和而臻破壞，當拿破侖毀滅了這老名稱及篡奪聖羅馬皇帝之王冠時早已亡去。第二帝國誕生于巴黎城下之盟，那時普魯士軍隊防守布腿喬忙特。據那擠人說，直至犯罪的工人與以暗傷始使其夭折。希特勒看着，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後帝國已非德有。他現在正依照上述之黨綱建設第三帝國。那擠人立誓道，這個帝國是一個比以前更完善的帝國，因為這完全是德國自己的，住有數千百萬共飲聖杯的武士。在阿利安軍隊之首站着阿道夫希特勒，鼻子底下帶着兩撮小鬍子看着狼兇猛，嚴勵。

第十二章 他們的工作

國家社會黨於最近十年來已有議會的代表，起始是拿自由黨的名義，自一九二四年拿他們自己的名義出馬。所以，他們黨綱的分析必須附以他們之立法的重要記錄。雖他們那時大抵爲一極少的少數，可是沒有東西阻當他們不讓他們對國會和聯邦立法機關（議院）提出他們的建議。因爲忠於黨綱之精神起見，所以希特勒的立法的親信人們先有種族問題的成見在胸，他們欲將此問題與經濟問題連繫在一起。

一個提出國會的最顯着的那擠方法，人們共知爲「七四一號的印刷品」，制定幾條新罪惡，如違犯種族的國事犯，違反國家經濟及文化的國事犯。希特勒用狡猾的反語，稱之爲保護共和的法規，分別述之如下：

「攻擊或以口頭或在報紙懷疑一般軍事的道德價值，或其他國家職務者

，凡贊成德國在精神身體，或物質方面解除武裝者……公開說德國戰爭之罪惡，或在任何方面破壞德國人民之重要利益者，須處以死刑。

凡與猶太人結合者應下獄以清除其罪。

誹謗德國的民族英雄者，掌最高軍事命令者，卸任與現任之德國軍事人員，詆毀國防之標記及符號，尤其是詆毀「階級」，制服，及旗幟者，應受「管責與監禁」。

一個命名為「一個沒收銀行交易所諸大王及其他寄食者之財富之請願書」的那摺計畫讀之如下：

「銀行及交易所諸大王之全部財富，以及東方猶太人及其他外國人自一九一四年八月一日後遷入德國者之財產，他們家庭的財富及家庭人員，一切由革命，膨脹及抽縮所增加之財富，應為社會的利益沒收而不與以報酬」。

在反色米特族的議案裏對於處理全猶太族有如下的一句話，「一切猶太

種族的人須置於「特別法律之下」。

另一個計畫更為明白：

「猶太種人須加驅逐並立即解除他們在國家，各邦及各自由市中所任的職務」。

希特勒想起他坐第七把交椅的原來德國勞動黨一部分是在反對獲重利的釀造業者，他又感激的想起穆尼希啤酒酒店，幫忙，在那啤酒酒店的地窟裏做他那政治的迷夢。他的感恩的表示就是下邊的決議：

「國會須決意往訪帝國政府，完全禁止自捷克斯拉夫及其他國家輸入皮爾遜啤酒」。

一九二六年時國家社會黨贊成強迫青年男女做工，因而可以減少失業。

決議上說：「帝國政府須依不幸的失業情況及為幫助勞動市場起見準備一個強迫壯年及未婚的青年做一年工的法律……」。

在一九二九年夏天，那擠反對「道威斯計畫」正在高潮之時，在國會裏希特勒的人提出議案，要求，道威斯的年金應當用以擴張德國陸軍及建設海軍。提出這個議案後的四天，他們改變了他們的意見，並且要求未付的道威斯的年金應當用于失業的人，世界大戰的受傷者和遭受通貨膨脹的損害者。

各種打破「爲利息服役」的計畫已被那擠代表提出。一時曾以爲，著名之「利役的調節」即指的回到中世紀宗教禁止在資本上取利息。然而，當國家社會黨的代表決議要求將一切債務的利率減爲百分之五，這百分之五中至少有百分之一必爲清償宿欠之用的時候，這種意見必須棄置。如果債務在五十年內不能全爲賠償，則債務人和其後嗣即免除責任。

那擠人在議會裏，對於銀行的國家化，建設他們自己的建築與經濟機關及他們發行銀行鈔票以供給公共工作之得意的意見，保持異常鎮靜。據記錄

所示，數年前高特佛力得菲得在國會裏對於那擠黨綱的這個部份曾做了一次演說，但時對於那個沒有提出更嚴厲的辦法來。

在一九三〇年九月之後，一〇七位那擠代表在國會裏提出一個議案，要求政府選拔十萬失業的軍隊，以防備帝國邊境被波蘭人侵入。

那擠人已發明出來一個剷除證券交易所的方法。爲防止投機起見，他們告訴國會說，債票應拿在德國握有不動產的方法處理。他們的提議在使債票登記于不動產的記錄中，如果他們代表地產所有權——若他們大部份所代表的——則此種手續將使其出售爲一極繁複的工作。

同時他們提議對於交易所自一九二五年一月一日至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營業所得的收入，征收特別捐。建議，于一九三〇年停止，因爲他們不願欲懲罰一個已令許多那擠人返回聯邦立法院的德國。

一個走捷徑的傾向是國家社會黨在國會裏所持土地政策的特徵。在世界

一噸麥子的市價爲一二〇馬克時，那擠人通過一個議案請求政府對農人一噸麥子買三百馬克與以壓制。

土地法中另一個有興趣的試驗包含于共知的一〇九三號的計畫。在這個計畫裏，希特勒的人要求，應當制定一個法律以禁止農田因不能償付抵押而削去抵押品取贖權的手續。這個法律應規定某種短期抵押變爲長期債務。

這些年來只有兩條關於經濟問題的那擠議案通過國會。其中的一個規定，即在耶蘇聖誕節的前夕鋪子必須在下半五點鐘關門，花舖不在此例，可以關門遲些。第二個議案即征收大商店的特別捐。

國家社會黨在政治範圍裏的議會工作亦不少奇觀，雖然沒有多大效果

一個那擠議案上說：「當凡爾賽條約有效的時候，德國國旗的顏色應爲黑色。這最後的聯邦旗幟應是一個在其下實行解放運動的旗幟。」這就是說

，聯邦的旗應爲希特勒所設計的旗。

第三聯邦將嚴刻的審判這「和平罪犯」案。

「請求國會決定，那些負一九一八年革命之責的人，尤其是負以火器擊人之責的人，及以其他形式與蘇俄共和國合作之責的人，應公訴爲國事犯」。

共和的德國的和平努力已幾次遭希特勒黨議會部分的猛烈攻擊。對於德國加入國際聯盟施以猛烈的反對。那擠人提出一個緊急的要求「即觀察變化

的情形，和缺乏必要的前提時，國會須請求聯邦政府撤銷要求加入聯盟」。

各種和平公約在那擠人眼裏也看不出較可愛來。提出議會的一個議案

說：

「在看了著名之羅加諾，日內瓦和桑里的外交政策對於德國的政治情形和經濟情形不利時，國會應請求聯邦政府非難羅加諾條約，和規定聯邦加入

聯盟之合同」。

三個爲德國主張犧牲性命的大政治家，站在國家社會黨面前被判爲大「和平罪人」，他們攻擊天主教派的中央黨的殉教領袖，馬西亞斯愛斯伯哥，因爲他胆敢爲和平辯護。被一個人類的暴徒暗殺的瓦爾特盧梭有「他是一個猶太人」的附加罪。在那擠人眼裏看來，這最大的罪人爲與法國、白里安共起草羅加諾條約的古斯塔夫特雷斯曼。他們永遠不能原諒他，因爲他既不是天主教，又不是猶太人，竟敢大胆的工作和平。士特雷斯曼是一個完全無缺的德國人，這個使他在希特勒派的輿論之前是一個叛徒。在許多反對死在馬上的德國大外交家之法律計劃中，下邊是一個值得注意的不公平宣傳的榜樣，他的政敵們用這個煩擾士特雷斯曼而至于死。

那擠人聽到授與士特雷斯曼諾貝爾和平獎金之消息後，要求道：「國會須決定請求聯邦總長士特雷斯曼博士不因聯邦公務法之第十五條拒絕接受這

三〇〇〇馬克的諾貝爾獎金，就是使他用以捐助了戰爭受傷者」。

住于外國之德國少數人之問題決于那擠人完全滿意的一個議案，規定，凡住居于外國的德人——如在奧國，捷克斯拉維亞，波蘭和其他各處——須在聯邦選舉時取得投票權。如果在提出之後，國會不立即將其擱置不問，則希特勒的人們會解決這「連帶的」棘手問題。奧國的德人在聯邦會因此取得完全公民權，而法國人將因此取得派兵阻止奧國人民投票之權。

在國會裏雖無那擠建議給「德國的——美國人」在德國選舉以選舉之權，然而少數的希特勒的壯年人在支加哥開了一個國家社會黨支部，與美國其他幾個城市相聯合。像支加哥支部被稱的「條頓尼亞」看出牠的主要功用在於改變美國。穆尼希希望給支加哥訓令，但支加哥拒絕服從。「條頓尼亞」是沒了，雖然使卍字作為美國旗的努力尚未放棄。

細考國家社會黨在德國各邦議會的紀錄暴露了以下的事實，即他們主要

的事件在禁止正統的猶太人隨意殺害家畜。

在巴瓦利亞國會裏一個希特勒黨，動議使自一八四〇年以來未明的暗殺視爲猶太人爲取基督教人的血所犯的正式的暗殺。一個蘇林基亞代表甚至更提議一切將來不明的暗殺應視爲正式的罪惡。

國家社會黨的議會政策自一九三〇年九月選舉以來雖已入于前蘇林基亞大臣威廉佛力克博士領導下含有三人之董事會之手，然而希特勒對議會運動負完全責任。他緊倣效布爾什維克的例子。宣傳是那擠的主旨。自那擠人覺着他們所代表的條頓道德比他黨爲高時，他們覺得可以自由在立法範圍裏，樹起他們自己的倫理標準。他們斷定對於政治上的反對黨存心道德那是不道德的，因爲這樣的武士團會就誤第三聯邦的降臨，而在第三聯邦裏這超人的道德行將盛行。

所以舉凡那擠人在立法院所說的話，無須重大視之。議會只是那擠總部

公開部分的附加物。在這些討論裏，他們常用這同樣的計劃。他們說這一個簡單的意見返來復去的說上幾十遍，因為他們知道如果人們聽這同一的無意義的話許多次時，他們就以爲這是那智慧精華。大家在他那新寄的恐怖和醉心的言詞中間都討厭建設防禦物了。

臨別之一瞥是由于國家社會黨施行的成功。一九二三年與希特勒共謀，自稱爲政治野人的威廉佛力克博士，爲蘇林基亞大臣者有十四個月。在德國聯邦裏他是第一個國家社會黨的大臣。

雖佛力克在威瑪之政府建築裏的作做對於德國新聞紙供給了很好的原稿，雖然他是混合內閣的一員（他的黨在這裏邊佔少數），是真正的可是他們幾乎都不記得他的令名是一個「野人」。在他分析他當內務部及教育部部長時，所貢獻于一九三二年之國家社會黨的年刊的工作，他計算着那是特別少的。他因禁止蘇林基亞學校裏用雷瑪克所着的西部前線無事，作教本而享令名。

他使以極端意見著名的叔爾茲、榴姆堡教授撤了帕博勞皮、加索及馬克沙、曼爾在威瑪博物院的工作，他們這些人佛力克部長稱之爲「東方的下人」。他忽然給保羅叔爾茲（著名的政治暗殺犯）開了這國家戲院。他曾請昆梭博士（入種學的理論家）爲金那大學教授。佛力克禁止震動的音樂及其他讚揚美洲黑奴的公共娛樂。他不寬容現在的無聲的音樂。在他方面，于他管理之下，國家戲院之喜劇數目已增加了四倍。當他做教育部長時，德國著作家在蘇林基亞的舞台上聽不到新作品。

佛力克博士不能使那、齊、天、國早日降臨。在他統治下，增加租稅以彌補預算的不足。當他非難楊格計劃而喊啞了嗓子的時候，他幫忙增加稅收以付德國「對敵人的賠款」。

佛力克博士的最有爭論的公事爲蘇林基亞學校中的「怨恨祈禱文」的導言。祈禱文以「德國醒來」歸結，在那、齊受暗傷的學說上，暗示爲戰後崩潰

的原因。萊蒲最高法院使他撤回那個祈禱文。

佛力克博士打算以國家社會黨員補充高等警官的企圖，尙未甚成功。他與聯邦有一很活躍的會戰，帝國蘇林基亞警察隊，可以改成黨的武力，所以對於一定的捐款不付。現在蘇林基亞的警察受命于共和亦不減于國家其他各處。叔爾茲惱姆堡教授不自威瑪博物院拋去現代的藝術著作，而震動重又佔了舞台。

第三聯邦的反對黨指立法院及政府裏的希特勒派不感人的記錄，爲那擠壯年人沒創造能力和缺乏精神的充分表現。

第十三章 決鬪

這一個人是面色發青，他那彫刻很好的容貌表示智慧的奇異，而他那溫存的聲音表示感覺的靈敏。他那藍眼睛自他那大眼鏡裏看着很溫和，而他却很有精神。此人就是這位迪克推多博呂寧。

他一個人面帶不快，打算露出很堅決的樣子。他的話很露鋒銛，他的姿勢像斷頭機上的利刃那樣迅速的閃爍。自意大利文藝復興室裏那邊鐵血宰相俾士麥的肖像望著他，而他回顧，彷彿自那不動的臉上得到了一種感動。這是對於獨裁的熱望者希特勒。

德共和國的事實獨裁亨利博呂寧總長，及第三聯邦的未來獨裁阿道夫希特勒，兩個人的會見是有聲有色的，但是不得要領。運輸部長小高特佛力得特里瓦拉努在坐，弄得手足無措。希特勒的副官威廉佛力克博士，也來了，

他的臉因打算想些偉大的事和有意義的事而努力而發赤。在這溫和的獨裁與憤怒的黨魁口頭爭論之時，這兩人的舉動好像助手。這種爭鬥是殘酷無情的，在總長室屢屢進行猶如在室外一樣；常因德國及旁觀的世界而進行鬥爭。

「博呂寧是我們自俾士麥以來一個最好的總長」，一位舊家族的男爵，奧爾登堡牙努紹先生，告訴一個鄰人說，而共和政體的德國對其意見與以廣播。

國家社會黨反駁並且他們的雙頰因怒而漲紫說道：「他比斯塔林還壞十分」。

歡呼隊附和著那擠人喊道：「餓的宰相，……耶蘇教徒……猶太人的宰相」。

「一個不疲的工作者」，他的親信們說，並且驚其熱於細目。

論及問題則有許多，須用比普通更多的智力以看出他們的關係。一九三

一年的後半年似爲絕望的葬禮。普通的不振已割斷他在德國之最寬之綑帶。德國人正在失望中打旋，而失業的人數正幾百萬的增加。達姆斯特與國家銀之破產業已急轉直下，而表示大的崩潰。補救的支付不得不暫爲停止。法國不相信，而 *Ami du peuple* 報繼續以誇大恐怖之武器，武裝輿論。

博呂寧不拍桌子，也不揮手杖。他一天在他的桌子上坐了十四點鐘，打算阻止一個國家的自殺。統治的愉快不是在環繞著他的一切往上燃燒之時。一錯步可以使國家墜入深淵，而無望的第三聯邦可以興起。救這國家是一個困難問題，在這外科醫生不止須要心定——他還要使用靈感。

在一九三一年七月十三日財政破產後兩禮拜，博呂寧使興登堡總統簽署三十條緊急法令，給總理差不多以絕對權力使反對黨的工作全不可能。剝奪言論自由，實行極嚴厲的財政獨裁。在那些時，人們都說，有錢的最明顯的用處在使人易走入冷靜的監獄裏。金錢的轉移須受無窮的限制。爲防止膨脹

的再現須使預算平衡，預算平衡了，但是在巨大的物價上平衡了，強制稅施行于國家，遂與那擠人以新標語的藉口。

「德國同胞，你們六天內有五天須爲敵人工作！」

一個狂歡節的費用不得不在第二天早晨來補償。國家醒了，看見欠外國債權人大額的債。悲觀者說這比國家銀行倒閉還壞；這是滅亡的開端。就是一個有望的預兆，如出口的增加超過入口，竟成爲國難的預兆。在經濟戰爭中，德國已被迫退至最後的防禦線。在避免支付外貸起見她不得不用她所能收斂的原料。

魯爾的工廠減其速度，他們的怒號變成營營的細聲。國家社會黨和共產黨向大眾演說，允許他們以塵世的天國以換取他們的供給。

他們異口同聲的喊道：「博呂寧應受一切的責備。如果我們當權，這個國家會滿都是蜜和乳」。

在邦和市選舉裏，希特勒獲得連續的勝利。就是有自由主義名譽的城市起始引誘壯年人來歸卍字旗下。安邦爾特州在議會裏給那濟人五十七席；以對他們以前所佔的兩席。在巴登州他們增加一九三〇年九月大選之票。博里門的自由議薩州二倍于以先的那濟票。而其他各州亦復如是：以她的國家主義爲榮的博魯恩士威克；士奧姆堡里佩；奧爾登堡；最後爲會維獲自由思想之沈著的累梭。

希特勒爲承認他對政權的要求起見，向世界作了一個抗辯。在一九三一年十月裏，巴得哈茲堡自其沉睡中被鼓聲，號聲及幾千戴鋼盔的少年，中年的脚步聲驚醒了。

此將爲國家統一的降生日。希特勒同他的國家社會黨站在那兒，支配這幅畫圖。亞爾佛力得胡根堡，（他是一個重工業貪食的孩子，報業大王及電影大王），站在他的旁邊。農人聯合會使他們接觸了鄉村的創造能力。

人皆知爲「奧威」之奧古斯坦威廉王及其兄德國皇帝之子愛退爾佛力得力士，赴會以奠定新德國的基礎。哈加馬夏特博士（前帝國銀行的總裁），亦在坐，對於共和政體吹毛求疵，因他離開權位時，共和沒有對他流同情之淚。

胡根堡做了一個強烈的演說，在這個演說裏以反抗爲其主旨。希特勒緊握其拳，也沒有說什麼警察反對的話。

希特勒聲明：「在我們後邊站著一千二百萬的德國人，深信德國問題的解決只能由我們之聯合戰線而來」。

博呂寧首揆很沈靜的坐在威廉街結算數目。預算須使平衡，而新稅必須徵收。於是這沈靜的首揆站起來向世界宣稱：

「我們不能付補救費！」他稍停了一下又加了一句：「並且我們不樂意付補救費」。

希特勒大驚。這狡猾的基都教徒竊取了他的腔調。在那擠報紙上起了一

陣呼喊，諸神在他們的德國天上也都笑了。

常希特勒在哈茲堡對於他那合法意志結束之時，他的助手們才將最後的接觸置于第三帝國之計劃犧牲者的黑表上。在黑綏發現了一個那擠陰謀，而審查人們在臉上帶著一個故意恐怖的神氣。

如果這大和諧樂的低調不是這樣悲哀，聽衆們將喜歡非笑這放蕩的錯誤與弄玄靈的歌曲。

希特勒擅自對博呂寧首揆在法律和民治的原則上提出覺書：

當請求簽延長奧登堡總統在職的期限時，他給首揆寫道：「威瑪憲法爲德共和政治之法律基礎」，「第一條說德國是一個取一切權力于人民的共和政體。第十二條說總統應由全部選民選舉」。

所以希特勒自選舉勝利後，他成了一個擁護憲法的人。他想利用輿論的變化。他希望大權不久拿銀盤子供獻給他，他現在打算竊取那不久一定屬於

他的銀盤子是毫無意味的。

在一個戲劇式的出行裏那擠人離開了國會表示反對博呂寧的獨裁議案。這是他們對於此事的公事的上說法，但是外面的謠言說這種假惺惺作態是另有作用的。國會不是裁爾庫斯克勞恩演說的廣場，誇大的演說也毫無價值。在立法機關裏，欲使厚顏隊樹起愛國的情感是不可能。較為重要的婦女分遣隊，（對於熱心的暴發如此重要），在國會裏邊又太少而不足以使之做黨的宣傳的好宣講台。

在這更不滿意的黨的青年中聽見密語，就必須表演這出行一幕是因為希特勒的原故。希特勒那時不是一個德國國民，不能坐在國會裏，不能防備他的議員辯論勝于他，因而增加他們的榮耀蔽遮他們領袖的名譽。

那擠出行對於博呂寧總揆有很大的幫助。沒有他們的反對國會簡直能夠當一個橡皮圖章用。獨裁的硬敵社會黨不得不服從緊急法令的統治這是一個

反証。他們惟一的目的在防止那擠人得了權，一個著名的國家社會黨會說這些社會黨寧欲贊成俾士麥的反社會黨法律而不欲使希特勒獲得勝利。

博呂寧用很巧妙的手段使希特勒像一個妖人一般爲他利用。社會黨時時表現由打倒希特勒所發生的恫嚇痕跡。通知外國債權人說，如果那擠人得勢則將對他如何如何，以爲阻止。

在一九三一年三月，總揆給國會放「暑假」一直放到十月。這就是說，即這橡皮圖章也不要了，博呂寧能以他的緊急命令管理無阻。

當希特勒正說明他在法律中的新信仰時，博呂寧已決定作那個往那兒去的人了。在一九三一年秋天他又重組內閣，將內務部長給了威廉哥婁納將軍，他是少數信仰共和政府的普魯士將軍之一，也是國防部長。哥婁納有兩個部長的事實遂使他立即選拔了二五〇〇，〇〇〇人的一優良軍隊以爲保護共和政府之用，那二十五萬人中有十萬是國防軍，十五萬是德國武裝保安警察。

向柏林去看不見共和的德國沒有預備。

安那道爾法蘭西一天問他的心腹撒道爾克馬力說道：「在衰微時代政治的騙子這樣多是歷史的定數嗎？」他正想保蘭格將軍騎著他的黑馬使共和國成爲致命傷的進攻的事。

希特勒的大部分助手，對於安那道爾法蘭西的疑問與以肯定的答案。可是戰後的德國有他的大人物的分，雖然他的偉大須付以生命。愛爾伯哥，拉遜忙士特僧賽曼，對於任何國家在他的歷史極不定之情形下，——已算做了事業。博呂寧——希特勒的學者樣的反對黨是德國大政治家之一嗎？在回答此問題前，先要看看他的小傳。

博呂寧是無數世紀困苦工作的承繼者，是一個威斯體發力亞農夫隊的人員。然而他沒有違背他的鄉村祖先的旗幟。這位總揆是一個聰明人，凡事加以思索不動感情。他有英國人或法國人思索的特別能力，其明晰彷彿他是那

兩個國家的本地人，這或者是由于他在博力坦內過了些時候，和在英國住了幾近二年的事實。他在德國及外國各大學上過學，在歷史上特別有興趣，並且準備當一個教師。

前德國外交部秘書查庫爾曼博士寫道：「于是世界大戰暴發了。只在幾次努力之後，面貌衰弱的未來教師應募于軍隊而成功了……他特別機關槍部做個尉官，他使自己在極危地方著名」。

博呂寧博士是一個基督教徒，這個事實在基督教中央黨防禦很好的德國，差不多是一個黨綱。他的哥哥是一個牧師，埋于美國。小博呂寧博士在黨的訓練裏受了一個很好的教育像中央黨的首腦馬爾卡斯的一個學生一樣。他從事于基督教之職工聯合運動有三年，編輯德國公報，當亞丹斯退格瓦爾特，（社會部長）私人秘書。

中央黨送博呂寧到國會裏在一九二五年。他的當代表的事業，起始不幸

。他不是國會中有大聽衆的演說家，他的演詞不上新聞欄。換句話說，他不是立法院的一個女領袖，他也不是政治名流會中的一個愛人，在那個名流會裏密語可以出名，想像可以鑄成令名。博呂寧的名起始舒翹是在黑暗的委員會的屋子裏。人們相傳，他對於政府財政和許多其他事情是一個老手。有名的代表們當博呂寧避開時在秘議室會他，徵求他的意見。

漸漸的他的名字在議會走廊裏出名了。在一九二九年他繼承中央黨的領袖，對於一個只四十三歲的人這真是一個殊榮。如果社會黨的在職者黑爾曼米勒倒時，他便承繼德國國務總理。

米勒極力往滅亡的走，而博呂寧則保持他的和平。社會黨的總長欲離開武力與權力有幾個理由。他是一個病人，不久便要死了。還有一個黨的理由，即爲什麼社會不保留權力。預算變成不平衡，政府要分散這失業的布施是不可避免的。博呂寧也打算脫開這大難，無疑的一部分是因爲他是怯懦和不

歡喜這污點。

在一九三〇年春天一齊宣布了。黑爾曼米勒辭職至博呂寧博士不得不代其地位。在那些時候，許多德國人正盼望一個條頓族的莫索里尼，但是博呂寧不是這樣一個人。他不裝作一個強有力的人，他只以保衛德國不被自命爲國家的強者所破壞爲致志。

亨利博呂寧以過人的智力觀察德國人的心性，於是選興登堡大將做爲政治的權威的根本領袖。年逾八十而偉大猶昔的興登堡，戀繫老的，忠于新的，實行誓言以擁護共和憲法，在極嚴重之危險下站在博呂寧之後。如果他在共和後現一個這樣可怕的龐大形狀，怎樣結束這一九三一年的冬天——德國人說這是自一八〇九年來最壞的冬天——這是一個大問題。帝國軍隊不會捨其以前的軍事大人，而且軍隊沒有反動的車底時，一個有武力的那擠獨裁在未生之前便會死去。

此外，博呂寧先生對於希特勒的少年同志善用他們的軍事榮譽，那些人在口頭上反對總長很兇，但當總長在戰溝裏貯藏其榮譽，他們都很馴順的。

雖然上帝走進生產之範圍，亦不能看出像博呂寧及希特勒兩個基本不同的人物。再想不出比總長在台上對那擠的半神那樣顯著的不同來。

總長有一次聲明：「我已因無言所受的譴責太多了。受良心驅使爲大家工作的責任對我似高于空談的責任，我相信，德國人民將站在事實上重要的那方面」。

對於已被希特勒的戲所玷污了的聽衆，博呂寧的愛好事實及數目字似不動人，而且冷淡。當各國競相紛擾之時，理由不是一個投票的好手，而博呂寧既非熱心家，亦非不誠之人，他以為拿他吩咐的話，這震動就可以停止了。

以那擠的標準裁判，博呂寧是德國最壞的一個政客。他不打算把苦藥丸

包以糖皮，而收得做好事之信仰亦非其所好。不但他不能喚起民衆，並且他除去依賴其信仰「以熱心做誠實的工作及終久留意政敵」外也不能使他知名。

博呂寧對於解決德國問題沒有動人的意見發表。他的野心即在保持共和政體，以度過牠現在一切的變遷。

他在一個演說裏說明：「我們堅決的決議沿我們挑選的路徑進行，等待不久必來的時機，那時國際的合作將拯救世界不墜入悲哀與紊亂」。

這些話可以給此人一個尺度（即見出他的大小來）。他不是一個創造的政治家，但是如果天才是指的用一個人之全幅能力，以最小時間及最大效力對問題，取得最好之解決而言，則亨利博呂寧就是一個才子。如果他知道怎樣編政治宣言，則他的工作或爲煽動所阻撓。非力得力許恩格爾之宣言（社會主義鼻祖之一）「政治家不振之處，煽動正在開花」，可以用于希特勒這一派人，而非用于博呂寧。

第十四章 熱心費錢

政黨須要金錢以爲維繫，阿道夫希特勒的那擠人對於這個規矩自也不能例外。神秘就是在政治裏也不發生，當那擠人獲得他們的勝利時（即使他們的黨在國會裏爲第二大黨時），一個同情神的命令的話，不足以說明國家社會黨的進程。「找出路」在德國已如在其他國家一樣成了一個可愛的格言。

誰幫助希特勒黨經費呢？無產者能拿錢供給一個宣傳國家主義的政黨嗎？商人能供給自稱爲社會主義的政黨嗎？

按照那擠人的官樣政策，雖則他們欲將一切組合的商店國家化，然而他們的心並非木石。非得先生（黨中最高經濟問題的牧士業已將那些他叫做德國重工業的創辦者，如克魯伯，西遜斯，阿普，曼內斯曼，開道夫，及西門

子免去國家化。缺乏一致永遠不使那擠人夜不安眠，因此也不努力使對大商店的呪咀一致，尤其是，因愛米爾開道夫爲倫尼士威斯特發力亞煤辛底克的創辦人的事實，及克魯伯，西遜斯及曼內斯曼已創立了九個德國最大的托拉斯的事實，對於辛底克和托拉斯不加呪咀。

我們因在德國頗著名爲「毛魯斯」之理查劉溫遜的苛刻的筆，得到關於希黨的財源的大部消息，該黨允許在第一日就職時即拒付德國的賠款。

毛魯斯有一個好研究的心理無論何時他在德國政治上看出不自私和口頭上愛國的表示，他要知道誰供給那愛國心的財政。德國學者說政治是一種使你自己的利益似爲國家利益的一種技術，他也同此信仰。在他所著政治內的金錢一書裏，他曾追求政黨的事業的分派，且對於那擠人的財源與以有價值的報告，以下的敘述半據此種報告。

巴瓦利亞的工業家爲首先供給希特勒和他的軍隊的國家社會主義以財政

者。樞密顧問奧斯特，巴瓦利亞工業聯合的首腦，同他的塔庫羅先生那時爲這種運動的主要財政代表。他的馬非斯（穆尼希的一位工業代表），及好恩叔克先生，（庫爾木巴克地在巴瓦利亞的佛蘭攷尼亞地方的著名製造家）已早被人知爲是希黨的後台老板。商業顧問威廉賽茲及領事愛得華愛利將軍（兩個其他巴瓦利亞的工業代表），已顯出一個很大的熱心，即以津貼拉過一大部分穆尼希報紙使他們贊成國家黨的主張。

某某商業公司在國家社會主義上都有其特殊的名譽。這些公司中最有名譽的爲友仁侯夫曼公司，這個公司裏有巴瓦利亞的盧得威士威廉公爵，魯塔克的基道里恩格唐納士馬克親王，士坦堡的愛西得爾伯爵，和克拉馬克雷特男爵。在這個公司裏有這樣多的貴族，致使不得不歸于倒閉。

馬非及商業機要顧問濟恩茲有重要商業利益之一個愛國影片公司蘭得里士特 A G，爲希特勒突擊軍的另一工業支隊。此公司亦歸倒閉。

巴瓦利亞不是惟一的在財政上投資那擠事業的德國聯邦，雖然他有大部份的力量。考察運動的財源，國會已將幾個非巴瓦利亞的供給者的名字提明了。當證據揭破魯爾鐵商聯合會和余爾登堡邦機械工業已捐巨額于希特勒黨庫之時，頗引起一件很感興趣的事。

希特勒時衝出于工業大人物間籌集款項。他在魯爾河谷，杜林基亞和撒克遜內的某部尤其是萊波齊士，最爲成功。以中世武士的智力而爲機械時代的首倡者，愛米爾開道夫，給他金錢，並寫了一封稱贊他的信。他的女婿船長漢斯克呂哥，一個嗜好克服工業言不由衷的貴公子，曾助希特勒陣地搖動這大哥爾森開爾森工業。佛里茲台森博士——爲許多工業界的拿破崙——稱希特勒爲朋友且以財政幫助他的運動。

高特佛力得非得被視爲希特勒與德國東部的工業和土地勾通的官員。因爲他是新社會學說鼻祖之一，他到下西雷西亞拜訪伍得波爾士海姆先生的別

壁遂引起一些閒話，而尤其因為他被宴于彼處，教附近最反動的貴族聽他直講，更引起人的煩言。

國會的審查不封閉黨費外來的源淵。這個包含無名氏捐助三三〇，〇〇〇瑞士佛郎而言，此三十三萬法郎為瑞士對於負橫過瑞士邊境的馬克數額比前人須負更多責任的人之捐款。

自荷蘭而來的銀幣為希特勒的信徒比星教授所收集。德國的美利堅人將他們的金圓送給希特勒。在美國一家德國報紙的通信員看見他的代理人走向亨利福特捐款而沒得到。福特做反動和陷害猶太人的名譽，數年前在那擠隊裏很大。

捷克斯拉夫的最大兵工廠斯攷打，一部分是受法國資本的管轄，在捷克共和國裏參與希特勒資金的收集。

那擠人的會計關於每個佛郎，谷登，打拉及捷克克郎的來源，詳加考察

，給以証據，並且對於猶太幣則謹慎的不置于黨的洋鐵箱內。

一位希特勒的助手因其說希特勒對於工業利益獻媚，所以拋棄了他的地位。

這位助手寫道：「希特勒先生，在數年之內尚不能實踐其對我的諾言，因為有渡勞恩的木士曼先生的反對，（他是個花邊工業家）」。

就是當工業不直接幫助希特勒戰費時，工廠允許受國家社會黨的煽動及鼓勵他們登記他們的人，也很有用。西門子工廠和包爾西士工廠在以那擠宣傳去中和社會主義的力量上是急先鋒。胡根堡使希特勒在上流社會受歡迎很有力量。

德國大商業的幾個代表為建設一個沾染忌恨鄰人的新時代，對於左袒那擠未忘努力。在毛魯斯所引用為極反動之大學生之財政後台老板那些人當中，猶大學生的聯合「這巨大的「聯合鋼廠」之總監督扮演了一個重要角色。

美國有時被德國自由黨斥責，而常受德國反動派的稱贊，因為指出工業與政治合作的路子，一位知名的德國工業家，里凡爾庫森的杜依斯堡教授，相信使德國工業，與反動派結合以抵抗他所喜歡說的美國方法。「杜伊斯堡制度」的降生証，于一九二六年十一月邦政治協會開成立會時公佈了。用一個演說方式陳述協會的意志，這就說發展成爲一最高的應接室。這個包含有力的德國工業聯合會的代表和其他組織的領袖。這篇演說在那擠接近經濟問題上有些影響。

報紙上載道：「論及重要的經濟問題，必須來一個新的閱歷，而美國已經告訴我們應該做了。美國的政治生命爲代表經濟利益的組織所佔據。這些組織。研究著名的著述而採取新的政策。在德國這些問題決于議會。我們必須整理我們的途徑，使我們勢力在政黨中感覺到……爲實現我們協會的意見起見，必須用錢。美國知道這個，我們必須合他的榜樣比賽」。

人們都說希特勒常爲德國財政最好的黨。黨員每月交納一馬克的黨費。在一九三二年春天黨的領袖們宣言超過八十萬的黨員。每個黨員納開辦費二馬克。自一九三〇年S.P.暴動後，黨員每月又加了三十芬尼士黨費，而此做爲捐助法西斯黨軍的基金。有錢的黨員交的更多，並且那擠總部也有令黨員交納臨時捐款之權。

請求到那擠會的准許費爲收入的另一源淵。希特勒的演講能拉最大的羣衆，而千萬擁護他的人須常納三馬克去看他聽他講演。次有名的人爲柏林領袖葛貝爾博士。

不論什麼時候黨庫有用盡的危險時，希特勒可以下令發行那擠債券，而由黨員捐助。在一九二九年末，黨須負擔重債以購買柏林的「絳宮」時，曾實行過這樣一個債券。最低捐款爲十馬克，規定一年後償還。利息爲半釐比國家銀行的貼現率還小。這種債券對於希特勒的黨庫淨收八〇〇〇〇馬克

當希特勒未訂政治與工業的聯盟時，他已使牠爲其運動的一重要特點。工業與政治在威廉皇帝在位時，並不是完全生疎，但是他的密接關係可說是在戰後才起始。當立法院只有幫助的功能而實權落于少數人之手時，民治只是一種恫嚇，非若帝國時代的議會制度。

德國的重工業以走向國家主義反抗無產者的猛攻。胡苟士丁內斯爲此種靜寂反革命的大使徒，在他領導之下，國家主義的集團的勢力和人數都爲增加。德國國家黨的政治人物——時時與希特勒來聯合——包含像德國鋼廠總理哈斯拉克爾博士；鋼鐵工業家組合的領袖萊開特；礦務行政官拉底馬和李奧蒲這些人。

在以國會代表財政權的騷動中，銀行對於中傷反對者的謠言亦使之遠離。一個顯着的例外即未與德意志銀行合併前之底斯康多銀行。底斯康多銀行

人多知其爲反動派的後台。大部其他銀行則贊助擁護與法和解政策的各黨各派。

德國奇怪的舞婆（希特勒黨徒）的舞星，尙未前來略取工業偉人的錢袋。巴瓦利亞的「奧基士」——爲愛憂力士組織的縮寫——因像貌溫存的森林顧問愛瑟爾士而得名，是第一個向許多德國人要錢的一個第一流威壓政治家的組織。因巴瓦利亞工商業的重要部分的幫助，遂致興旺且波及像那「奧好斯」，「奧怎茲」及「奧加」那些小組織的工作，這些小組織都是因巴瓦利亞含有救國及欲看門西新聞報星期書報之野心的富人而得名。

這樣多的反動組織業已出現，欲強迫他們入V. V. V. D 不得不餌以金錢，因聯合愛國會已經出名。組織的政見可猜他是襲大德國聯盟的故志，這在前世紀末年爲爭威廉第二之自由傾向已經發現。

極端反動派的突擊人皆知爲。(Organization Consul)因職業上的反革命

的愛哈爾特（或別名愛士曼領事）隊長而得名，愛哈爾特走進柏林幫助顛覆德國的憲法政府，又自社會職工聯合已聲明罷工後重又走出柏林。他移入匈牙利，是由于驅逐而非失敗，以布達佩斯的總司令部去聯絡一切國家的反動。

在一九三二年的秋天有幾位北巴瓦利亞工業家供給愛爾哈特財政使他領導另行進攻柏林。他很樂意，而他被人稱爲巴瓦利亞的緊急警察的軍隊也很樂意。但希特勒先於他在穆尼希演了一齣流產的暴動。

同時其他的反動組織在舞台上扮像很是簡單。人們說斯丁內已爲幫助博拉克萊士威爾財政工業的大人物之一。布爾加特銀號和紡織銀行投重資于德國戰後之新興政黨，已毫無疑義的建設起來了。

斯他爾海姆爲次要者。牠曾表現一個他反動組織所沒有的重要。牠漸漸驅逐較極端單位，如威克音同盟，凡爾烏爾夫及布恩得奧博蘭。他的成功或者由于軍事的魔術，用軍事魔術知道怎樣防衛他自己。拔正步是一個遺傳

就是德國的許多和平主義者也覺着難以判斷。當隊伍打破帝國軍事的空氣時，幾十萬的青年以自動般的正確，緩步而行，米卡爾槍兵知道他的喉嚨有瘤突起。

于是希特勒來了。他比其他一切反動組織所獲得的分數多，因為在緊要的時候，他訴諸成見而不以常識。當一般德人覺得失望之時，他的好運已走入曙光。希特勒的事業合於一個緊張的預期時期。荒謬的彌賽亞受歡迎，恨經是他的聖書。新人率領他的隊伍自凡爾賽的束縛走入自由國土。戰債的負擔為最高的厭惡和耻辱的精髓。亞非利加軍隊的駐紮條頓聖河萊因，為最後的挑戰。法軍自萊因河撤退，不能使特別愛國者忘記「萊因的污辱」。

工人及資本家的對抗加重了衝突。布爾什維克主義對於重工業已成了夢魔，甚至社會主義亦被懷疑。勞動討厭隨俗浮沉，而起始擴大極端主義為共產黨及國家社會黨的隊伍。那擠人更為知名，因他們能以更草率的放棄而望

天有救。共產黨受他們黨義的約束，而希特勒黨只以他們的幻想而受限制。一位德國哲學家一次說，那些宣傳博愛的人被人釘在十字架上而那些宣傳忌恨的人反受人崇拜。那擠人宣傳忌恨以反對布爾什維克人，法國人和最反對的猶太人。以易染的社會主義而聯合國家主義和國家主義派宣傳國家主義，向社會黨宣傳社會主義，希黨用了一個極坦白的意見。

雖有些德工業家信任那擠人而不信任共產黨，在幾方面他們中間的鴻溝並不太寬。一家柏林報紙批評一位由希黨轉入史他林黨的人道：「今天是那擠人明天是布爾什人」。兩黨為改良他們的命運起見，對於現有政治和經濟制度都表示不信任。兩黨的政綱對於訴諸現時衆人厭惡慢性的世界都表示足够劇烈。希特勒相信他最後的勝利，尤其是自他與工業利益聯合後，已緩和其黨的過激政策。

第十五章 友和敵

『樞密顧問官胡根堡求希特勒與一職位』。

樞密顧問官胡根堡要求位置之時，常常得到。他同希特勒于一九二九年未共同進行反對楊格計畫。他們是對於解散一九三一年普魯士國會之國民投票之總代表。在巴得哈齊堡他們很熱烈的握手，而且在他那深藍眼睛裏含着眼淚。這是反對革命精神的一個十字軍的開始。馬克思主義是仇敵；怎能逃此神聖之同盟而獨活？衆星之星座表示一個第十八的布魯麥爾，但是誰將爲德國的拿破崙，誰將爲亞背西愛斯（法之革命黨員）？

胡根堡是希特勒的友和敵。胡根堡自一個遺傳的貴公子的思想方法，並不深信希特勒的升起。他日的歷史家，如果他記得那擠及國家主義的領袖時，將不得不指出，沒有胡根堡的幫助，希特勒在選區奇異的成功不會有望。

。在一九三〇年夏天，亞爾佛力得胡根堡犯了最著名的政治上的自殺。他與希特勒訂了條約，因此他的國家黨員不攪擾那擠人的政治運動。這種事情只在理論上為互助。胡根堡為教那人大施破壞他自己的國家黨起見，開了一個獻技場。結果對於國家黨不幸，而胡根堡笑了。他知道他正做什麼。

胡根堡是德國的威廉蘭道爾夫希爾斯特，但有一點不同。他是政治上擁護一個大主張，並非為滿足個人的虛榮。他的主張是使變為宗教的「反動」。胡根堡以為讓他們的工人合其力以自衛這是廠主方面犯罪的懈怠。他相信資本在地球上先于人類。所以，貨幣是主要的原因，而應為宇宙移動的靈魂。那些無資本的人應以做一個附着于黃金的智力的工具為滿足。

據說博呂寧總長在一次談話裏會告訴希特勒說：「胡根堡是一個反動派。不要理他好了」。這位總長或者不知胡根堡不能不愛某人。

在二十一歲時胡根堡寫關於愛情和夜鶯的小詩。于是他背棄了夜鶯，而在普魯士的土地局拿到一個地位。高綏業已做了政府官吏，而胡根堡如繼續在官僚政治裏，亦可發達爲一高綏。這是與許多少年詩人中的傳說相一致。若其中有永遠達不到佛斯特之作家的高度者，則如里內所說，是因爲他們永遠沒達到高綏八十三歲的年紀。

胡根堡決定在土地局求一政客之名而不欲爲一詩人。養家畜是這俱有野心的少年希望取得相當于代理土地顧問的永久崇銜的範圍。他工作于東德意志，將其農夫實置于自濕地所開拓的土地有時他想法趕出在東日耳曼住了數世的波蘭地主以發洩他的大愛國心。

于是胡根堡爲自身的原故而入牧場。因爲他有使他人爲他工作的密訣，所以他特別成功，並且相信衆星爲他指出一條光明的道路。

家畜都馴無抵抗，遵從他的命令而無反對。這對於一個有雄心的人，不

是生活，所以胡根堡又走入宦途，準備結束他的農場經驗。他現在在普魯士財政部是一位商酌顧問，在財政部裏以其細密的心思解決瑣屑的問題，頗博得同事的不少稱贊。然而他的奇異的陞遷則始於離開財政部後，被選佛蘭佛爾特安姆梅恩一家大銀行理事會的理事。

在其任命後的二年胡根堡爲愛遜德國克虜伯大兵工廠的總經理。在大部分其他人的事業裏，這個一定是算很成功了。在他的事業裏，也不過最終目的的一個驛站。

他現在是一個著名工業家團體的領袖，被稱爲魯爾的偉人，及勞工隊伍的仁慈霸主。他繾綣給愛遜以新生命的世界大戰。當希特勒打算一個一個的消滅敵人時，胡根堡已成千成萬的消滅了。那些知道克虜伯廠總經理的人稱贊他的能力和驕傲。雖然他爲公衆所未聽見過或沒見過，然而正使其大夢實現——即破壞英國，壓碎法國，及毀滅德國的工會。

在一九一八年的春天，胡根堡離開了克虜伯廠以尋求新榮譽和新事業。一個訓練的詩人，牧畜家及工業偉人，他的顯明的職業在做一新聞人物。

他以前的同事常帶滑稽的笑容，並且喜歡一位競爭者離開他們說道：『胡根堡漸變奇異』。克虜伯廠前經理當他收買了有力的柏林地方報時，他已過五十多歲了，並且起始拿平生的大野心來從事此種事業。建設一個大新聞帝國是他的目的。德國的戰爭死于營養不足，而胡根堡準備提供以精神的菜單。因為當一個都市報的首腦，所以他的地位宜于防備國內敵人。

這個報變成第一個興旺的報紙。十二年後胡根堡對於德國之三千報紙管有或影響幾及三分之二以上。因管有大「電報聯合會」的新聞通信社，所以他成爲報界事實上的主人翁。

各省爲胡根堡的堡壘，他的勢力尤以在東普魯士爲大。他爲較小報紙的利益計，設威波羅通信社，這個報以尖刻的批評著名，除去供給他的保姆消

息外，對於國內各報極爲盡力。他任意供給城鎮以關於選舉卑劣生活的故事，時髦殺人女犯的故事，此外，及詆罵民主政治和共和政治。以最新強迫有效的方法製造社論。僅要一點小玩皮——並不死求白賴——以搜求地球四隅的笑談。

當斯丁內起始收買德國新聞之時，胡根堡對於德國的靈魂努力競爭。克虜伯的前經理于困難中已成爲新聞界的大友。他爲保護報紙起見實現一軍事局。這個局工作得有效率，而胡根堡則無疑是保守派報紙中的主人翁。

當斯丁內在世界知名之時，而胡根堡正在引退，且以得一影響于德國的政治生活的勢力以自娛，此事一國之人皆尙未曉。權力，對於他，不是反抗他自己弱點的手段，乃是成功一個更高意義的工具。他願欲有一個縉紳的國家，好人任高職，在暗中間他。他願欲做復辟的先鋒，（諸王回國之先驅）。他不注意做一個少虛榮多誠實，少殘忍的可愛多嘲弄的可憎的德國的塔里蘭。

（法之政治家）。像希特勒這人。（他的先生和徒弟），亞爾佛力得胡根堡是一好恨人。這兩個在波濤汹涌的大海的人，應當互相看顧而成堅固的朋友或為不共戴天的仇敵。

公衆對希特勒宣布一個新德國的主要原則表示信賴：即不再賠償補救費。胡根堡對於此項意見已前有主張。然而，不論其如「新聞皇帝」一切權力，而胡根堡永未使無應驗的宗教通俗，這是實在的。

漫遊四海之後，胡根堡又回至這未受教育的木匠孩子前，他正打算發現一個值得生活的一個生命。深考究希特勒所以出名的原因，若是不看看胡根堡所扮演的什麼角色這是不可能？

胡根堡是一個太好的軍師了，致于不知道戰爭不能以屯兵于敵人的諸城而進行。第一他須在邊疆取得一個立足地，再由那個地方才能對敵軍施以攻擊。什麼能再比反動要選擇負責公子之名的東普魯士為其堡壘，更為自然？

在那裏十一月革命永未大出名。胡根堡因其在該地所收買的銀行，不特管有社會利益，並且管有大部人民的政治思想。他繼續將其戰線向前移動，而預備最後的攻擊。

膨脹的帝國都歸于崩潰，而巨大的斯丁內的利益自大建築家死後已成為欺詐的笑柄。胡根堡在好時與壞時一樣興旺。在戰爭時他設了「德國影片公司」，專用于拍照聯軍所作的恐怖影片。在戰後以布列顛戰艦下水，法軍在萊茵河防守的畫片，及盧登道夫將軍露佈戰爭的備忘錄，以供給影片的觀眾。

當人所共知為「烏發」之「萬有軟片股份公司」，找新主人時，胡根堡介紹他的朋友們（有些是重工業的領袖），購買這個公司。他成了「精神上的校長」及執政者。對於一個投資救德國靈魂事業的人，取得最通俗的德國軟片公司必為一無價值之財產。在銀幕上社會主義能受反抗。然而在這方面胡

根堡失望了。烏發變爲太大的機關遂致不能當一個超宣傳的工具用。數年前曾出一個最含有特色色彩的德國影片，「德里夫事務」。

許多神秘環繞著胡根堡十二教徒，此十二人共知爲其「國家黨」。人民已懷疑他們是反革命的將領，前統治王朝的會員。他們被稱爲邪惡的人物及政治黃金的大胆掘發者。最後胡根堡被誘公布他們的姓名。他們變爲工業家，銀行家，前政府官吏，及一兩個將軍——大多數爲老人，極惱怒共和政體，並且太弱而不能做任何事情。

當一切準備做戰的時候，胡根堡走向前去，宣言說，他願欲做一個拿破崙。他的方針是色威亞習語的意譯：「每進一步即指棄絕一宗責任及撕破一章經典」。他責共和政體爲國事犯，罵民治主義是惡毒的東西。國家黨（在國會爲第二大黨已有年所），任其擺布。

當希特勒向城郊演說，鼓勵反抗理智之信仰戰爭時，胡根堡在家裏使他

自己列入德國真正統治者中，即少數管有工業及銀行業的人。外交總長古斯塔夫斯特雷斯曼爲二人的硬敵，因爲外交總長努力和平的原故。胡根堡恨羅加諾條約的祖宗，還有特別理由。斯特雷斯曼及胡根堡戰前皆爲國家自由黨的黨員，所謂國家自由黨者只名義上的自由罷了，外交總長因抱定民主主義所以被其前政治上的同志視爲叛黨者。此外，當大戰時，斯特雷斯曼向克虜伯火藥大王建議謂派胡根堡爲總經理爲錯誤。這個建議已公佈了，自那時起胡根堡除非要了斯特雷斯曼的腦袋，他對於他是不會高興的。

胡根堡因痛心於此種侮辱，所以下最大決心去領導反外長運動。在國會裏反對斯特雷斯曼不利，因爲他是一個漂亮的辯論家。但胡根堡能暗中運動，而此着不對任何人生影響。在他反對羅加諾之精神運動裏，他發見了希特勒及他可作平民煽動者的大價值。胡根堡亦有此意，即主義之第一次的信徒証明不出有什麼可以反對的。所以他管束希特勒。

希特勒與胡根堡完全是精神上的伴侶。胡根堡有許多品性是希特勒所沒有的。他首先知道怎樣去煞費苦心。他知道怎樣嚴格約束自己，他的假裝發作的皮氣常常適用。他在利用旁人上面可算蓋世無雙，並且使旁人以替他奔走爲榮。他有一部機器的冷靜的效用。他的那不可捉摸的天才幫助他直然走向目的，而不爲煩惱精細人的顧忌與疑慮所擾亂。他以非常的順利找出問題的核心。他的虛榮是無主的，並且把他自己看成具有興趣與意見。

他的政敵叫他爲「德國的送信員」，暗示他有種種及似乎無關的能力。他人叫他爲「戰爭的惡魔」，且以爲他是德國的壞人，比希特勒及一切那擠人還壞。他人反對他的重要，說他是在圈子裏邊含有意義的而不能有害的人。

雖然一般的不知道，可是說希特勒受胡根堡的恩賜最多，總是十分穩當的。沒有他的幫助欲達于頂巔總是有較大困難。他們的途徑常不平行，在這

個事實上沒有抵觸。在一九三二年三月的總統選舉時，胡根堡在競選上有他自己的候選人，杜爾斯堡大佐，輕輕地將沒有色彩放棄了。

第十六章 青年運動

「希特勒的旗幟不久將飄揚于一

切街市而奴隸制度將突然消亡」。

希特勒青年黨員的前進正像青年氣的那樣大胆。他們不欲接受妥協和半彌縫的政策。這爭執在德國須受獨裁統治——爲一切條頓族亞里安主義及本國文化的精華之最高主人。下一輩的人一齊反對上年歲的人，因爲找些新東西必須不停的，發狂的前進。父親和兒子，母親和女孩都是對頭，並且兒女們在對付老年人身上，不知道哀憐。

找尋新思潮正在進行。暴動不是反對戰後德國一切罪惡之源的戰爭，乃是反對自足與妥協。繼續戰爭反對和平，因爲德國下一輩的人深以生得晚未能死于外波里及索梅的戰壕爲憾。戰爭是新奇有趣，和平是枯燥無味，無效

的希望總比沒希望好。嫉恨德國國耻的原因，乃爲近于親愛的新世界的主旨。青年聲明不簽和平公約，強迫長輩們否認因槍刺而施的賠款的義務。將來青年強迫政府否認以波蘭人爲走廊的主的責任。那時將發生什麼事情呢？戰爭將不可避免。然而青年人仍不同意老年人的聰明。知道他自己能走一條到一個較好世界的正路。

希特勒未曾做德國的青年運動。反過來說，德國青年却幫助他的運動使成了今日的樣子。共和政治給二十歲以上的國民以選舉權。德國青年在政治上都注意了。這與年歲的大公布有關。補救費及解除武裝，國家化和德國在日光下的地位都是很有興味的問題。一個德國十四歲的孩子，若是不能在這些宣布上陳述他的意見，則認爲愚笨。他在學校裏，在家裏，在街上聽到過牠們，他在特別爲青年辦的報紙上讀過牠們。當他在樹林中散步的時候，他同他的朋友來討論牠們。議斯和哥里森互以其對於德國財政情形及政治地

位的意見，相消遣。他們批評大人物及次一流的人物。他們是輿論，而不得不靠定他們，德國的青年在政治意見上與上有力的表示，此為戰時人民所常不能者。

政黨們教育青年，同時自青年中學得知識。未來選舉者的政治教育，在早年即已開始。每年有百萬以上的青年遞變為選舉階級。當青年男女在十幾歲時，黨的工作即開始了。德國十四至二十一歲的青年約有九，〇〇〇，〇〇〇，人。二十一及三十二中間的選民數目在一三，〇〇〇，〇〇〇人以上。這兩種人包括過半的選民。他們是真正黨和黨的表現的突擊軍。

看見小孩子們穿著希特勒突擊軍的制服，這在德國是很常見的事。那擠孩子們被組織于「少年隊」中，這是相當於意大利法西斯的預備隊。他們的數目不多，但是他們的政治教育很有力量。他們熟習「背部受傷」及「萊因的羞耻」等等學說，正與成年人相等。

在十四及二十歲間的少年爲「希特勒的青年」黨員。這種組織在希特勒十一月暴動時始在撒克遜內聽得說。大家所共同注意是在一九二九年，希特勒于奴里木堡慶祝時舉行三千五百名希特勒青年黨的檢閱時。在奴里木堡慶祝後，每月的名冊上說近三千新黨員。此隊的主要目的在宣傳希特勒主義于平民家庭。由于孩子們希特勒主義遂潛行馳入馬克思主義的陣地。

然而希特勒的成績在前中產階級的青年中最爲良好。戰爭與貨幣膨脹已掃除小資產階級，而使之降爲無產階級。希特勒用過時的爲說明結果的本身原因，業已拿他們的衰落是由于共和說服了大部的前中產階級。以前的資本家，政府官吏及自由職業者的子嗣們，很快的響應那擠的呼聲，他們並且受他們家庭的鼓勵。那擠社會主義學校聯合會站在希特拉戰線的最前線，爲附合學校之煩悶青年的代表。德國體育學校的學生爲進行政治工作所施的殘酷常爲那擠領袖所稱贊。學聯合的會員宣誓不特爲那擠理想工作，而且宣誓在

學校裏打他們的政敵。這政敵或爲主張共和的教師或爲同情猶太人的先生。消極抵制和偶然的譏笑是教室裏的政治工作的武器。

「德國女子聯合會」是打算使不到選舉年齡的女子知道希特勒主義。雖然希特勒要剝奪婦女的一切政治權利，而使中世武士保護下的婦女再現于二十世紀，然而在國家的政務上沒有發言，成千成萬的少女的熱烈參加，是因爲那擠運動對於觀察者實爲一謎。

希特勒運動最重要的青年組織爲一九二六年一個學生所建的國家社會黨的學生聯合會。當無產階級的青年在共產黨紅旗之下時，大半的大學學生已宣誓歸順了希特勒。在一九三一年末一四〇，〇〇〇學生總數中有一〇，〇〇〇德國專門以上學校的學生加入希特勒的團體。德國大學的中央學生組織是在希黨及他們的與黨胡根堡黨手裏。有幾個人受自由主義浸染的大學算在那擠欄裏。

希特勒已採取生動誇張的政策，爲其應付青年方法的特點。在那擠領袖們的普通政治鬥爭中，誇張做了戰時的掩蔽物。若是說謊能達一個較高倫理的目的時，則軍事領袖有引敵人及他自己的軍隊誤入歧途之權。但是希特勒青年運動中的誇張已成爲迎合少年心理的技術。述說敵人像個魔鬼，同時對政治上的朋友則祝福的尾聲高唱入雲。

那擠青年的最大道德爲信仰殉道者的狂熱。若是愛父母的心與運動的利益益有衝突時，則對父母之愛必須拋棄。希特勒即是父親而那擠同胞即是兄弟。血族的家庭不復爲一結合，他的地位也被政治的家庭代替了。種族即神，黨的集會即神聖的服務。

按照希特勒的倫理，愛情承認對黨的忠實有優先權。一個那擠少年對於一個社會黨或猶太女子表示好感時則爲人所擯棄。他的性命必爲古斯塔夫達雷所寫的那個條頓貴人的性命。同下層階級的人作朋友要玷辱他和污辱他的

全群。一個真正的希特勒青年黨對於他的種族純潔必較一個印度波羅門教徒對於與一個不能接近的人相接近更爲煩惱。

要求興盛之權因種族純潔而許與，並非因大成功。於是教小學生以那擠聖地所準備之價值的新尺度。懷疑高綏因其相信全人類的統一和有太多的精神作用，而此爲猶太人的特性。在他方面，那擠詩家愛恩斯特永格受很大的稱贊，因其缺乏靈魂和共深信種族。叔本華亦受青年的歡迎，因其常表示反對色米特主義，而同時第三聯邦報的主筆及不說許多字的過時的主人博勞克已被採爲大國家社會主義的哲學家。

希特勒青年黨的道德價值已遭遇一個相似的變化。雖然政治上的暗殺未曾獎勵，然而衆目昭彰的政治兇犯被介紹入青年團做一個新理想的標準支持者。在葡萄園及花草環繞的萊因河兩岸，那擠青年黨用宗教的狂熱唱道：

「猶太的血自刀上滴下時

我們便無般不是了。」

少年那擠的德國必須承認，黨徽所指不僅爲忠孝對於父母教師不適用的意見及色米特文明代表所施于基督教世界不信任的價值標準。

希特勒青年運動中的宗教問題比在成年運動中還佔重要的位置。國家社會主義有反對天主教主義的榮譽。在公的方面說這是不真確的。黨網除去說，希特勒主義的人爲概述于格言「先公後私」的「正牌基督教」外，沒表示喜歡任何宗教。然而事實上，大部分那擠人，都懷疑天主教，雖希特勒個人生下來是個天主教。這種懷疑的原因是教皇政治要求人民信仰的目的超過人民對於國家盡忠的權限。希特勒的信徒說好恩斯陶芬（德之貴族）時代爲未來第三聯邦的典型，這件事實拋棄了他們的真正情感。好恩斯陶芬極力反對羅馬教皇和羅馬的繼續努力建設聖羅馬帝國以爲教皇的點綴。

宗教上的爭論完全擯于青年運動之外。只考察請求加入者沒被色米特玷

污的血的純潔而不計其他。基督教徒可爲任何希特勒青年團的團員，其易猶之欲爲新教徒然。事實上，基督教徒佔極少數。有幾個主教對於不懺悔的那擠人，和作反那擠宣傳的人都拒絕他們行宗教儀式，可是自一九三〇年那擠大選勝利後反那擠的宣傳遂在德國各教堂中執行了。

對於領袖無疑意的歸順使國家社會黨的青年運動特別出名。領袖不能做錯，爲黨所必鑄的原則。許多那擠人正欲說這個不真實。他們說，他們所要的東西非絕對是，但是一個領袖所創而人人所遵行的倫理行爲的標準。普遍接受此種標準，將使倫理標準紊亂，而造一新倫理法。如果有人能沈溺其慾望于社會的集合野心中心，則道德問題及非倫理行爲將被除去。重要不在領袖的無談，乃在意見與行動一致。

期待第三聯邦的到來，不能滿足希特勒青年團的意思。第三聯邦不能只因欲其來而即可得。青年黨須爲牠戰爭，而戰爭就是那字最表面的意義。當

共產黨青年唱以下之歌時：

「每個輪子唱着『紅色前線』」

我們保護這蘇維埃聯合」。

希特勒的青年黨在他們隊裏有頭破血流的人證明樂意犧牲他的血和性命

在教室裏和娛樂場裏，德國是一個分裂的家庭。中年人已回到德國青年的生活。在街上，在草地裏以拳有時以更危險的武暴打出區別來。社會黨的青年黨穿着藍衫遊行示威，並且對穿絳衫的希特勒青年黨怒目相視。若是他們中的一個做出討厭的樣子，那戰鬥便立即開始。當爭執解決時，這些青年英雄跑到家裏找他們的母親，弄些冰箱和綑帶之類治療治療。

德國青年自中世行會的日工承襲了一個愛漫遊全國的習慣。青年男女從一個鎮到一個鎮的走，唱歌和談論政治。在一九三二年之初約有三千庇護所

等待著德國青年。他們能用幾個便士在庇護所裏過一夜和熱熱他們的儉省的飯。他們對於好時沒有印像。生活對於他們太苦，他們願欲活着打仗。

我們要往回看看青年運動在德國有悠久的歷史。自拿破崙戰爭後，菲士特（現代國家主義的鼻祖而希氏黨徒則認國家主義爲他國所獨有）激勵下輩重建一國，這個國家他的批評說存在于此是由于他的敵人的寬容。現時的青年運動剛剛在希特勒時發生了。說者謂其發生于柏林近郊之斯台哥里茲一位教師叫費色爾的腦筋中。他率領他的學生到校外，主張他們應該親自看看自然。教育範圍內，這個頗與繪畫中的寫生相當。

費色爾的發端展爲一個青年運動，而此對學校的形式主義和工廠的機械表示一個內在的反對。青年們覺得這種方法新奇，非在學校四壁內所能發見。這樣造成一個數世紀不見蹤跡的開關時代且欲以個人經驗造成諸多與實際生活相接近的東西。這些青年走到鄉間，使鄉間與城市相密切些。他們

在德國的民間歌謠裏重施以文化的意味。他們廢除社會上的閹閹，而使同志做他們的主旨。

浮浪的人漸臻重要。至世界大戰之初起時他們的團體已爲重要文化的及教育的代理人。在那些時候對於青年文化有很多的討論，尤其對於青年男女，健康與快樂爲主要的問題，教科書與機械遂被貶抑到相當的地方。

戰爭分裂了這個運動，而且不得不把他重造起來。新運動的核心爲十七和十八的男孩所造成，他們沒參加過戰爭，所以覺着不及他們的長輩。或者可以希望他們領導一個反對戰爭的暴動。然而與希望正相反，大部分的下輩人反對和平的友人。覺得他們自己是沒有參與過戰爭爲憾，盡力實現另一世界戰爭。他們以爲上輩的人對於祖國沒有盡職。青年們說，他們的先輩該當永遠不簽休戰條約，而抵抗聯軍到底。德國將因聯軍的佔據首都而獲益。全國將激起反對污辱國土的神聖戰爭。

下輩的人共爲檢舉之事而控共和政府爲與敵共謀。古斯塔支斯特雷斯曼因他的和平主義被控，羅迦諾條約亦被攻擊爲叛逆。發見第一次擁護希特勒運動的人乃在青年隊。

青年團跟着有「權威者」的領導，他們正在扮演義大利康道體里的脚色。他們造成同盟，此同盟與希特勒運動以先聲。他們依據權力與義務。希特勒是一個康道體里，雖然他的請求不只是向青年。

左派諸黨起來組織他們自己的青年擁護者，是反對戰後青年運動帶有戰爭的趨向。贊成戰爭的青年站于前小資產階級那面，而反對戰爭的青年自普羅階級而來。社會主義及共產主義的青年組織繼續走入許多工人居住的地方，而國家黨及更近的希特勒黨也自以先不知窮爲何物的地方增加。

在爭拉青年的寵愛時，教會亦不甘落後，不久天主教與基督教也有他們自己的青年運動，惑于反對黨之極端黨人之熱心，不知做些什麼。

希特勒的青年運動的產生，沒有國家社會黨領袖的許多幫助。希特勒起
始承認他的預兆只在其已成爲德國生活要素之後。運動的主要力量從自由青
年聯合會而來，該聯合會是進行反對過激主義及共和政體的自由主義的代表
物。希特勒青年黨與該聯合會的一般政策相合，——以插入而分裂現存的社
會制度並且使他爲達到第三聯邦的墊腳石。

希特勒青年團的急進已于整個的國家社會的運動上發生了一個催促的効
果。在一九三二年春天，青年男女已達一論點，謂只有根本改革能有逃路。
希特勒校閱的實現對於他們比對於上年歲的人更爲急迫。戰時之一輩對於失
業及無希望的生活已成習慣。但戰後的一輩則都爲青年且滿具有做大事的野
心。在學校裏他們正標準他們一個生活，能在現行狀況下担保每天有麵包吃
。職業太爲擁擠而新來者則多被加一白眼。社會黨和中央黨已試開新方，而
病者如故。希特勒的普通萬應散一定要來試試看。若是工作失敗了，則歡迎

第三國際到穆尼希那擠司令部時期要到了。

第十七章 三位獨裁

若是一個研究高深學術的學校決定教人怎樣變成獨裁，那希特拉，莫索里尼，和斯塔林三個人的傳，便是課程的重要部分。學生學得這些經歷之後，或者要問能否因混合某種成分而得到一個綜合的獨裁家。這個讓我們先考察蘇俄與意大利，看看在那兒怎樣回答這個問題。

莫斯科克力木林皇宮內一個屋子裏。坐着一位穿平民衣服的人。他的臉沒什麼可說的，他的眼沒什麼可表示的；總之他的容貌平常。堅持主張調查他個性的人，一定要在他身花費很多工夫。他的會客室擠滿了穿皮靴和老羊皮襖的農夫，穿藍襖短衣的工廠工人，地方蘇維埃的領袖，高級官員，低級士兵，熱烈和精明的商人。接近大人物，看皇宮內大列樹的景色，遂使一個農夫感動致于下跪。一個紅色衛兵刺激叫他起來說道：「喂！伙計，你快不

要那樣」。

斯他林是一萬萬六千萬人民的絕對統治者。這些萬人當中，有庸夫俗子和聖明賢哲；而他們的性命都操在他手裏。他比可怕的伊宛還可怕，他比有權大彼得還有權。他真正比一切其他的俄國人高明麼？抑或他只是一個孤注一擲賭贏了的無顧忌的政客呢？

斯他林坐在他那屋子裏，用他那含淚的眼死釘一點。他說話期期不出口，也很遲鈍。畫冊上的獨裁家看着不像他。深信和深愛對於斯他林的話沒有幫助。在講台上他說話不動人，而他也不希望動人。在談話裏，他是這執行職務不可干犯的樣子。可是，在工作時，他一定要用精神握住俄國機械室的槓桿，不然競爭就把他趕出去了。若他是五年計劃的創始者，他的名譽權一定是有的。誰知道斯他林已發起了什麼？讓他人知道他怎樣仍握政權，這並不是他的野心。他的野心在把持政權直到老死。

不論斯他林和希特勒性質上的不同，他們却有許多接近之點。兩個人在他們該著扮演主角的國度裏，都是外國人。斯他林自喬治亞來，這地方二千年來曾抗俄獨立。喬治亞投票爲俄吞併只是一世紀以前的事，因爲被俄國吞併了似乎比被土耳其鄰人碎割了還好。

斯他林，像希特勒，出身微賤，他父親是個農夫靴匠。斯他林，像希特勒，知道做一個無足重輕的人是怎麼一回事。但是在喬治亞比在奧地利亞，不滿意的爆發爲早。

他六次流配西伯利亞，那時可以推斷不是因他不能看着幾百萬人剝奪了人權，乃是因他不能忍受這微賤的生活。

若是這體富力斯學校的學生。已能取榮耀而滿足其求名心，他現在或者已成了一個正統派信仰的大家。但在那裏他又失敗了，所以他決定做一個多危險，少競爭的事業。

偏狹的國家主義又是這奧地利亞人和斯拉夫人相近的一點。一個從前奧地利亞的木匠和書架要告訴德國貴冑以國家主義的新觀念，這件事情，比一個喬治亞的農夫的共產黨子孫要誇誇示為國際布爾什維主義使俄國接收一個新教義的國家主義，並不奇怪。

斯他林和他的朋友們使階級自覺的俄國平民不對一個虛像工作，而對這蘇維埃祖國工作。「祖國」？俄國的農民以先沒有聽見說過。他只知道有個皇帝，因為他須在他的像前合什。他知道，皇帝有許多親屬，因為他們的生日都是假期，在這假期他可以有喝酒權。皇帝本身對他真像三位一體的尊神。然而最大的區別是三位一體的尊神不教他納稅，不教他當兵（死在戰場上）。

布爾什維克人來時，農夫不得不將其對於一個真實人的愛情轉移于不實在，很難想像的東西。第一告訴他愛人類。但是在他永遠沒有看見時，他怎麼能？

于是潮流轉變，鼓勵他恨外國人，因為他們是資本家。漸漸的他學的道國家主義是指的什麼。五年計劃甚至更使他知道國家，因在他的生活裏加入競爭的成分。他工作不只爲自己吃飯穿衣，還要向敵對的世界表示一個俄國共產黨能做什麼。資本主義僅在競爭上是敵人；他們在願主上還是朋友。布爾什維主義欲使資本急劇崩潰，不是儘因黨義的力量，乃是因祖國的安

全增加。

莫斯科和木尼克的政策相似已在德國國會裏証明了。而在柏林之北那擠人和布爾什維人很精確的互相擊頭之時，他們在議會的大廳常携手而行。無論如何政府總能相信他們對常識不變的敵視。社會黨的代表在建議上對了，他說倘希特勒同斯塔林換換地位，則德國同俄國都不注意這個區別。

第三位獨裁家，莫索里尼，在鑲嵌白石的羅馬圓劇場裏世界聞名。對着許多帶狂喜表情的人，意大利獨裁家的健口將反對黨嚼成齏粉。但不久他變

溫和了，以父親的笑容看顧他的許多子嗣，告訴他們有名的祖先，露出世界之主的另一羅馬之希望。

一個不甚知名而對於黑衫皇帝更重要的地方是帕拉奏溫尼擠尼。在圓劇場裏莫索里尼是一個煽動家；在這裏他是個政治家。希特勒和莫索里尼重要的不同，是那擠領袖常在決鬪場，而沒有獻身於帕拉奏之實際空氣裏。

鐵匠的兒子莫索里尼與希特勒，斯塔林共有生而為平民的榮耀。在他年少時，他以為受窮與餓是一個大榮耀。當教師的時候他變成社會黨了，因革命的檢舉被逐出瑞士和奧國。他在特力跑力從事反對意大利運動，被捕下獄。三年後他踏上肥皂箱大主張意大利加入世界大戰之聯軍方面。他像一個和平論者相信世界大戰消滅一切戰爭。他又像一個社會主義者急欲加速軍事中中央集權的崩潰。

一九一九年創立第一次「法西斯軍」時，他是一個社會主義者，但是他抱

有很大的野心，不是一個前輩已俱熱心的黨裏所能滿足。他以反動完成社會主義的結合，而產物就是法西斯黨。這一釘點的節略即是以表示在希特勒及莫索里尼的背景裏，極少相同。他們之接近大問題甚至更不相同。然而裝點那擠領袖之桌案者則爲意大利獨裁家之肖像。

說者謂法西斯黨沒有黨綱。莫索里尼不欲受專制治理的限制；他欲遇有問題來時自由處理。在這裏現在的莫索里尼與向羅馬出發時之莫索里尼完全不同。在他未忘記他的，「意大利的將來只靠他的工作維持時」的信念之時，他已忘記他萬能的公式和教義。于是他更信奇蹟，現在他更依賴勤苦的工作。于是他相信他有權力用傳心術掃除一切障礙；現在他知道詳細的工作是政治家偉大的秘密。

在他方面，希特勒很重視他的主義，即有時他常把他踢翻了。他的一個禁令即不許研究黨綱。一個人須時時注意，倘有干犯則課一瀆褻神物之罪。

他的反對黨說，這是意大利人和奧國人的，一個根本區別。希特勒恐怕以實地問題討論那擠運動之初步原理，乃自其希望不受迫離開通性而生。他的政敵們說，俱體的問題永未訴之于希特勒，所以他的心理工作于神秘虛像的真空

中。
希特勒在石灰光裏這幾年沒有深造，這是他許多朋友們所主張的意見。最要的他現在還是他在信仰政治事業開始的那個人。這些年見他沒有生出新意見，對於任何大問題也沒有解決的方法。

莫索里尼的主張與希特勒對於那擠黨綱之決定條款（種族問題）正相反。

莫索里尼說：「反色米特種族主義指的是破壞與爭執。反色米特的法西斯主義更是荒謬絕倫。……我們反對德國某種人民把法西斯主義與反色米特主義混為一談的努力」。

知道希特勒自一九三〇年九月選舉受莫索里尼斷然態度之影響後，怎樣努力去約束他自己不談猶太問題，這是很有趣味的。

所認為德國堅忍有恆者正表示臘丁莫索里尼的工作，而以為條頓的希特勒及為一個臘丁的空氣質的暴裂所動搖。到羅馬去，和流產的到柏林去為此點之說明。到羅馬去在各方面都有預備並且極有秩序的把他處置了。在他方面到柏林去去著教上帝去實行。對希特勒有這種印像，即他欲向幾家啤酒廳的聽眾演說而使他自已得到獨裁。莫索里尼已注意極輕微的心理要素時，而希特勒對於極顯着的問題已疎忽了研究。

莫索里尼對於工作和對抗事實，有很大的能力。希特勒長于鋪張揚厲的工作。他為使他人替他工作起見，在思想上極力發洩。他一遇事實即現紛亂且與其所預想的觀念相衝突。在反方面，他不注意事實，對於他很有幫助。然而，他無一定之主見且不能以其信念與敵人相競爭。

所以這個謎仍未揭破。什麼是獨裁家的特點？除去某種表面不算外他們很不相同。似乎，獨裁不能以人力產生，而他們的魔術也不能在學校教會。他們是幻想與時勢，大作爲及大錯誤的產物。哲學家說：「人是自然的偶合」，而這同樣的話也可以拿來說獨裁家。

第十八章 時勢造英雄

大佛里得里士自他那帶譏笑的肖像顯出看不起希特勒的樣子。莫索里尼也在桌上烏木鏡框裏聳其可怕的牙床，表示輕蔑的意思。但希特勒不看他們。舉起一杯水到唇邊，他以自知的文雅翹起他的小指。一個水點落在他袴子的摺紋上，遂打破了他的高興。他帶斥責的樣子看這水滴；很顯然他的心不在這個問題上。

對着他坐着一個那擠助手，他在黨的會議裏是一個高級人員，打算引誘他加以決定。這是一個黨的政策問題，在那些時經過許多的討論。客人說：「決定」的必要，而希特勒則說祖國和光榮。

加一個客人來了，這一位客人是一位大學教授，德國最大物理學家之一，得諾貝爾獎金者。

這位教授曾寫信給希特勒說：「你比俾士麥還偉大」，他現在又來拜訪他崇拜的英雄了。

信超人的希特勒被人告訴這新改革信仰者時，他差不多失去理智。他的反對黨打算當眾污辱他像一個馱子，這乞食的吹簫者他的音樂僅能迷惑人類的僉工的人。現在他的新稱贊者將助他打倒介于他與權力間最後界牆。到底德國是一哲學家的國家，他們喜歡坐在思想家的腳下。一個大名即使那些稱他爲目不識丁的犬儒學派靜默寡言。

當希特勒正襟危坐之時水滴與袴褶已經忘了，他同意這大人物的理由去了。他不久失去教授自言自語的線索。他的耳朵只適於聽他的才能的稱贊！這位學者告訴他「你，希特勒先生，不但有看人和物的權威，並且像俾士麥一樣，認識事實的原因和人們的動機」。

希特勒忽然退到他那椅子裏，握其手於眼前。這是太高興了！這樣一個

大人物是不會錯的，而希特勒更比以先相信他是德國的救星。

新的拜訪者來了，（一切職業的人）但是希特勒毫不注意。他抓到片斷話，而分許多段的辯論，經久的公式，例行的稱贊。他在這一切談話裏所聽到的爲：

「你比俾士麥還偉大」。

他把等著的羣衆送走。這個在他前房裏引起了小的騷動。自鄉間來的屬員確信黨魁希望聽他的報告。他不相信希特勒今天匆忙，明天匆忙，後天匆忙，天天匆忙，並且不相信使他不得不下禮拜歸到穆尼希。

他喊了：「皇太子給了我一個命令只教我問一問。希特勒不能保留一個數星期前所做的命令呵？」

環繞著這惱怒的村夫，大家都由驚惶而不敢作聲。一個秘書故意用強橫的腔調告訴他說，這個案子要報告給黨魁。這樣一來揭穿了這位叫喊的政治

家的紙老虎。他希望當個代表，而希特勒如果聽見他剛才這樣犯上，永不會允許他加入國會。隨著就加以央求，這案子就算解決了。

集合國家社會黨運動的連絡于一處的房子是在一九三〇年才得到的。這所房子是對著博林納街教皇的努西渥的住所那座貴族的巴婁宮。特稅和黨債助籌百萬馬克為建築費。希特勒要在處理建築上表示他不但是一大政治家，而且是一個大技師和一個內部裝飾家。他努力於此問題有三月之久——計畫的熟思——並且他對於他的成功如此得意以致他使人民觀察報寫了九欄告訴世界上。

在私人辦公室的布置裏，嚴格遵守黨治。「奧撒夫」坐在威儀環繞之中，而小官員則無活動的餘地。建築不特適用；並且表示運動的權威。建築所被稱的「絳宮」。乃那擠權威的象徵。

樓梯本身因有大理石的欄杆及堅實的樸素，看着頗為動人。溫軟的地毯

朋友。這個在許多人看來似乎不是軍事組織的司令部，也不過是一個暴發戶在誇張的歡宴上炫示他財富的房子。

元老屋是這所房子的陳列所，那個屋子是這樣的布置，即在講台上的椅子極易變為寶座。青銅鷹充滿各地，所以一個人可以幻想他自己在考貝恩王宮，在那裏有拿破崙遺下的偉跡。一個苛刻的批評會哀悼缺少許H或更多妙一點的說，缺少A G 以代替希特勒及大道夫。紅H佔在地板上和地毯上，作一個未來亞利安統治的生存紀念。

「德國蘇醒」的標語用沈著莊嚴的字體寫在「絳宮」的入口。鷹和卍字站在精製鐵門的兩邊，使這房子無疑的認為是那濟家庭。自以為覺悟的青年在門上站崗，檢查一切進來的人。

腳步鏗鏘是這所房子裏的主要音調。青年們壁直的站在其他青年面前，接受了他們的命令，便不見了。斷續的命令給嘈雜低聲以調和。

上年歲的人也在沈重的寂靜裏走來走去。他們中有些是作過將軍，他們是受軍事的勾引自教堂墓地而來至絳宮的精靈。這種景緻引起他們回想大戰時在師司令部的回憶，也有剛剛像這樣的青年環繞，跳上汽車，騎上良馬，聽斥責與稱贊。

沈重脚步忽變爲以脚尖前進在阿道夫希特勒正思想德國到來的聖殿前，行走。

一位上年歲的將軍小聲對一位助手說：「一個有能幹的村夫」。在鄰桌的人竊聽著他並且停止了他的工作。他知道，這位將軍會常說，毛奇陸軍元帥是一個笨驢子。而他現在叫阿道夫希特勒爲「一個有秩序的人！」。

脚步鏗鏘的聲音退了出去，斷續的命令銳減爲耳語，很快的將桌整理就序，且將公文擱在抽屜裏。熱鬧「絳宮」變成鴉雀無聲。打碎東西的聲音自那擠總部發出，許多的眼睛都看著一個突擊軍制服的青年，他的雙頰蒼白，他

當其與此地之嚴肅不相乘時，却表示這位獨裁家像一個講舒適和鋪張揚厲的眼睛幾乎流下淚來，站的迫近牆邊。挨著他就是希特勒，在他們中間的紅地毯上有一片墨水的污點。這青年很害羞，很悲傷的走出來了，而迪克推多仍到各處巡查。

有一位批評家的那擠人有一次說：「阿道夫將永遠離不開這訓練士兵。」希特勒巡視這所房子叱咤怒號。于是他詆罵汽車夫，跳上汽車，而靠上溫軟的墊子笑了。他的暴怒曾為成功：即在S A部的將軍們也都害怕。

※ ※ ※ ※ ※

一個稱贊他的人說：「他是一個德國的撒旺那羅拉（意大利的改教論者）」
一個批評家說，「他的行為像一個受鐵打傷的鼓舞納稅的人」。

一個國家黨的作家說：「無疑的，他是空前的德國大演說家」。

德皇威廉的兒子，威廉奧古斯特王宣稱：「希特勒黨所領導收稅之地，

以去爲榮』。

倫敦觀察報的記者徵求比魯的希特勒黨言論說：『唱高調的人不是一個
人。他是一個悲哀者』。

當他起始說話時候，他的聲音很吃力的樣子提高。當他檢閱他的武力克服
服怠性及反抗時，他的第一句話忘了。于是他起始爲他自己辯護，而成爲一
個非執兵器的樂人，而爲成千成萬的腦筋所組成之樂隊領袖。他催眠他的樂
人來服從他。因一個拒絕催眠，則希特勒須用兩個鐘點發揮他的主要論文。

自他的嘴中發出一起一伏的滔滔不窮聲音。就即是中立的觀察人也得承
認那些聲音能節制羣衆的心絃。他覺得如果這話不從發言人的口中說出，則
生命將全爲停止。

女打雜和大學教授，原始的野人和有高深修養的智者，都注意他的話。
他們有許許多人都比他們的領袖還聰明，受過高深教育，更爲忠誠，更寬宏大

量。有些人甚至於知道，他所說的既爲瘋話又爲爛言，並且知道他需要旁人之半彙集的知識。可是他有權力將他的瘋狂和暴怒傳給鉅萬失望的人。

雖然他的手勢有點矯揉造作像戲劇的表演，然而他知道怎樣以表示內心的強迫，輕輕的力量揮其臂向天花板。他是個戲子，他所說的一切在清醒時對於他也無意義，但是當他說話時，他已在昏迷狀態中，他有權力將那些樂意被帶走的人帶走。他的態度有過剩的吸力，這是一個最有力量。沒有他個性的力量。就是現在他也不能對一桌上的六人說明，像他從他的先生及學生菲得所已學得的，「剝奪資本」和「創造資本」。

手的最後揮舞打斷了說話，隨著就有一陣歡聲雷動。希特勒快樂的一笑表示有一個扮演華麗戲劇的戲子的高興。

花，法西斯敬禮，希特勒的像片散滿各處，——而羣衆給大偉人開路。當希特勒的諧聲未損之時，他就是國家社會黨最多的財產。但是如果他的聲

音倒喻了那又怎麼樣呢？

這些身體上的印像可以再加以他人的觀察。哥魯伯教授是個國家黨人而非那擠種，對他與以詳細的觀察，並歸結他的印像如下：

「他的臉面的表情不是一個有完全思想能力的表情，而是一個受癩狂刺激的人的表情。他雙頰的筋肉屢屢抽縮。在他演說完了，他表示出他快樂的自滿」。

種族純潔的大領袖怎樣出現于著名人類學家之前呢？

哥魯伯寫道：「臉面與頭蓋骨表示種族的低劣。很明顯的，他是一個十字教育的產兒。他的前額很低且向後傾斜，他的鼻子不動人，他的頰骨很寬……」

前為希黨而今是一個反對派的，米爾登堡先生也同此意見。

他寫道：「看希特勒離他所欲生之腦得種族相差尚遠：他是一個既笨而又莽撞的人……他缺乏領袖的自信力。這只有五分鐘就夠了。他將以其手置

其腹而校閱軍隊，——柏林寄宿舍主的畫片。」

希特勒的前同盟愛爾哈特隊長在一九三〇年那擠勝利之後寫道：

「希特勒與前統治家有一斷然的相似這是不秘密的。他喜歡凱撒他們的姿勢，但是缺乏他們的行爲。希特勒不能以限制個人自由違反公意的行動摹倣一個古代的迪克推多甚或連莫索尼尼亦不能摹倣。……他的意志的堅強一直使輿論和助手來幫助他」。

希特勒代表一個騙子，天才，巨大的靈聲恐嚇者和政治的怪物。他已被人說成一個布施庸樂的賣當的，和國家的一個保護者（德國最大的希望）。怎樣能說明這謎語呢？什麼使希特勒在德國有這樣的力量？

一位國家黨的作家因寫希特勒的名譽是由于他的口才，所以他指出一般的大政治家不是大演說家，他特別指出法國革命時的演說明星，西斯，但敦，盧伯斯皮爾及博里梭，他們中沒一個是大建設的政治家。拿破崙是一個建

設家和一個破壞家，但他是一個不善講話的人，可是以畏敬鎮寂的恐嚇，他的話也能接收。

希特勒的名譽另一個通俗的說明，是基于他以培養的高尙意義，努力克服相當的劣下意義。這個說明太將此問題化簡單了。就是比他還簡陋的人，也不能于心理複雜狀況之下以不了了之。希特勒或者是一個庸堅，一個有精神病的人，但是他不是一個簡陋的人。用以說明他驕傲的姿勢那完全用不着。百萬甚至千萬的人可以錯誤了，但世界上都負着知道他們爲什麼離開常識之路的名字。

卡羅斯伐雜公爵說「百萬的人來選舉他，不是因爲他們以爲他現在或將來成一個真正領袖，乃只是因爲他向德國人說：『過去的一切必須破壞；我將領你們到一個新世界去』。愛恩斯坦說：「希特勒正興旺于枵腹空空之上」。

希特勒表示一個新興時代的紛擾，而這個新興時代常常要些「新東西」。這新東西或者比舊的更壞，但是人們尚沒有不信他的缺點和無力。希特勒是亂世的產物。同時他是一幾千萬壯年人的大喧鬧隊的領袖。他是一個「鼓手」，這是他喜歡用來描寫他自己的字眼。他的例証表示戰後對於「汎」的感動的笛子毫無用處。而對於意僧聖法蘭西斯對鳥談話，亦毫無用處。這時代不能知道拿破崙的雷鳴的「愛羅伊加」。須要一個鼓手，以造成時代所缺乏的東西。

希特勒的大部分黨徒皆為失去精神上維繫的男女。他們的大半正遇着深淵，關於此作讚美詩者寫道：「當你一生的末日業已到時」。對於他們，文明已不再為之保護，乃成爲恫嚇。他們最贊成高磨于天的工廠煙筒，有朝一日總得發出一個瘋狂世界死亡的信號。他們覺得他們是在一個不可逃脫的陷窰之中。他們不再談論理，他們所要的就是瘋狂。一個彌賽亞必須到來，就是

一個荒謬的彌賽亞。人類被撒伯太齊威引進來非第一次。人類爲忘去夜魔及失望起見希望受麻醉劑。如果須要麻醉劑時，那一定是一個含鴉片很強有力的麻醉劑。沒有東西能比現實壞的了！讓瘋狂站在最高地位吧！

在大戰前德國能因他的「原理」而被人認出。他說，「那是我的原理」，而事實也在那裏。這是數世紀來路得信條裏所卵育的教育結果，自路得信條裏遂生出康德的信仰「良心上無上的命令」。告訴德國人「你不要殺！」的法律，那是不够的，因爲他們常常留心尋求第一步的原因。他要知道爲什麼法律這樣吩咐。康德的哲學有很大的幫助，因爲他把人類所承繼的倫理強制帶到光明之路，所謂倫理的強制即「良心上無上的命令」，人類內心的道德法律。

良心上無上的命令似乎對於少年的德國已失去了魔力。希特勒和他的同志們都是功利主義的政客。他們的政策——即主義——不得不屈從功利。希特勒宣傳政治的緊迫，並不是他所思想的都是真理。他不自第一流的主張取得他

的思想——但是以時代的需要來催動他們。或者說，希特勒的德國已屈服于美國的實用主義，未免太為武斷，但是說德國遭遇一個心理的變化，這是再公平不過的。

希特勒同時表示將德國改變為信仰個人主義的國家。一般的德國人自東方承繼了一個從衆的趨向。當法國人常防備違犯個人主義之時，真正德國人的意見，則為個性最好能由一同類社會表現出來。所以這就是德國國家觀念與西歐諸國國家觀念的不同。英國人看他的國家是個俱樂部，而法國人則視為一保護的團體。他們在老早的時候與國家訂一契約，說他們的生命財產要受保護，並且在追逐他們的幸福時要給他們合理的担保。

對於德國人這國民的意見則完全不同。國家在他最要的是鉅萬的人在盡一個較高目的之上的集合表現。所以德國在戰前對於工業的霸權有巨大的驅逐權力，所以他能在大戰時以至大的努力敵抗極佔優勢的衆敵。個人欲生活

于大帝國權力的庇蔭下，而在其成功裏取得有代價的快樂。成爲不朽的人類慾望，因而整個的移轉于國家。熱望——與文明人類同具的熱望——與他國人不相同，極度炫其國家的譽耀。德國的平民欲因其國家而不朽。

發現個人因戰爭而更爲容易。在失望的旋渦裏，就是最野蠻的粗人也發出他有一個生存權。當他反對世界而起戰爭時，他很知道，他生下來不只爲抗鎗的，是事實。

奇怪的是這個反對大眾的叛徒，乃是下輩人中最有力的一個，而這下輩的人只知戰爭爲再生之草。左翼中的和平派對於個人主義的渴想不能滿足。他們已變成大機械，——多爲利益的組織而非人的組織。希特勒允許給大眾所追求的個人主義的理想。

「各個人」在希特勒是不可磨滅的。在他出來時，大眾無須因無力的低劣而受傷。他是他們中之一，因他的勇敢和他們的最高的意思而當了領袖。

一位批評家說：「希特勒有着平凡的勇敢」。在戰前的德國，一個希特勒出身和有功績的人如果他追求他現在的地位時他要受人詆毀爲不相干的。在戰後的德國，他已成了時代的英雄。但同時德國已拋棄許多大眾的覺悟，而將個人主義改爲一個新神。

所稱爲希特勒的傲慢對於他的名譽沒有妨害。人民喜歡他傲慢，因爲他反映他們自己的心情。他們喜歡他中了不可磨滅的錯綜的迷。因爲他們自己不欲自在世界上走一趟，總得人死留名，豹死留皮。他們不反對他，說歷史醒了，注意他的話和行爲。他們同意他是德國幸福的必要的要求。

然而這些德國智力的變化，並不足以說明希特勒的成功。如果戰後德國不受神秘主義（這在無望的國家裏是極不平常的）大潮的氾濫，則他或者現在仍未知名。神秘主義，爲產生新意識和傳奇的信仰起見，採取狂求心理的方式。在二十世紀的第三十年時幾百萬的德國人羣集于宣揚接近亞美幾登和

新天國的宗教使徒。有某不識字的平民叫威遜堡的人，以希望與失望間的猶豫不決，作為資本，造成一個五十餘萬宗教狂的隊伍。此時對於希特勒所倡之一個為鉅萬戰勝和平者所居之亞利安世界的宗教最為順利。

使希特勒為幾千百萬人所拜崇的人物非天才的突生。他的個人主義為許多年前業已規定好的。然而，當他在前線服四年兵役的時候，尚未付以槍兵伍長所不注意的任何工作。在那些時候，沒人相信現在幾百萬人所求的勸告。一九一九年希特勒尚未知名之時，所做的希特勒的消息試驗，及一九三二年所做的消息試驗在他的智慧的能力上沒有表示許多的差別。

希特勒在正面對於他的名譽的幫助，他的售賣的技術可說佔了一個重要的位置。美國的高等售貨商沒有能再比希氏出賣其政治思想更為有效。他的明白，流利和自信已受到最高的稱贊。談話的標準減至最低聽眾所能瞭解的話，他使幾百萬人感到政治問題的興趣。或者他能利用機會，因為他沒有遇

見危險。如果他沒有免除危險的先見，他或者仍不知名。他像一個小孩，胆敢走天使所不敢走的地方。

進一步說，希特勒拿注意和用遵從命令的大衆的能力爲他自己的意思。他業已知道，認爲他是神仙的大衆沒有再比告訴他們爲說明個人主義不得不這樣做，說的更多了。希特勒的權力與義務應付與一人的主張——領袖——已與此新人的觀念相一致了。在希特勒意態的國度裏，思想的責任委派于國家的首腦。

希特勒的個人忠實和他不愛錢，在一個重視政治正直爲國家最大財產之一的國家裏，對於他最有幫助。雖希特勒愛舒服，可是引他入政界的並非金錢的報酬。吾人說如果不給他以黨的財政的營養，他的效率或緊張不受什麼影響，這是十分把穩的。希特勒不談論黃金；他所希望的东西是名譽與權力。

但希特勒在德國政治上的成功爲其堅決的保仰，即他是對的，德國其餘的人都是錯的。他說他實在，相信許多背理之事。然而他運用和修飾他的信用如此的巧妙，以致現在的人幾乎不知那裏是瘋狂使徒的結尾，編喜劇家的開始。

對於阿道夫希特勒一個更確實的估計，即人類不得不等到他的工作做了爲止。對於意大利宗教改革者撒瓦納羅拉他不能作比，——不論在他們的雄辯上有某種相似——因爲佛蘭倫斯的迪克推多爲較有源淵和更高精神的人。使希特勒和莫索里尼比，對於莫氏也不公平。把歷史對於意大利獨裁的角色怎樣設想的問題擱置不提，莫索里尼已表示政治家的風範，而希特勒則尙未出台表演，這是毫無疑問的。在幾方面——只有在幾方面——希特勒被陳述爲一個德國的拉斯蒲丁。他自然不是農夫使徒的提猶門所當的放蕩者，而他可是更爲忠實。但他有拉斯蒲丁的不狡猾的魔力，而此不能以平常人的心理

法則來說明。拉斯蒲丁催眠俄皇及其家族，再由他們以推及全俄，而希特勒則催眠幾千百萬的德人。在這裏二人的相似已歸終了。沒有存在於他的權力——而這種權力亦存於拉斯蒲丁——希特勒不能出名。沒有那個「難解的東西」（這是個性的另一名稱），他能工作百倍的勤奮而不能達於他現時所有的權勢。

這本書寫的正在希特勒的生活史完全前進之時。在一九三二年春天總統選舉之時，他聯合巨額的票以反對德國的英雄大總統興登堡，他剛剛在選舉時才取得德國國民的地位。希特勒或者可以在德政府佔一地位，如果德國無望的財政情形繼續存在，他可以有當政府領袖的機會。在權力上——如果他會握過權力——他不得不用方法以助「亞利安」的德意志，這個他會失望的。他這樣才能的人不是政治家的樣子。他在舞台上很優越，可是世界是在一個新悲劇的過場中。但是讓清醒過來，讓德國看看世界的末日尚未到來，

希特勒亦將爲半受俸的國神。他的政策無希望行于德國。這是一個使一切味覺適意的作品，但是這其中並沒有新菜。他的清醒的勸告業已試過了，他那不清醒的提議永遠不能見諸實行。生活的現實對於深刻的目光和流利的語言的魔力比聽衆在馬戲場更爲有預防。希特勒沒有真正的偉大。有組織的思想能不失其功能與力量而翻成各種語言。希特勒的演說詞，使他的朋友非常高興，但翻成任何語言時便乾燥無味了。使希特勒的名字舉世知名的，不是他所說的話，乃是他說話的方法。不幸哉希特勒，當女僕起始掃除馬戲場時，這種雄辯已不復存在。

星雲堂書店出版

初期白話詩手稿

李景漢 影印

連史紙 一元六角

實地社會調查方法

李景漢 著

實價二元二角

抹

布

巴金 著

實價六角

日本新興文學選譯

前田河等 著
張一岩 譯

實價四角

浮

沉

王余杞 著

實價八角

解 放

者

落華生 著

實價八角

獻 身

者

黎錦明 著

實價七角

以 球 畫 集

梁以球 作

實價一元八角

北寧鐵路之黃金時代

王余杞 著

實價五角五分

晞 露 集

繆崇群 著

實價三角

星雲小叢書

泥

塗

(小說)

沈從文著 實價二角

我們上太太們那兒去嗎？

(戲曲)

巴 蕾 著
熊式弑 譯 實價二角

文學研究法

本間久雄作
李自珍 譯 實價二角

比較心理學大綱

華 登 著
夏斧心 譯 實價三角

婦人與家族制度

柯崙泰 著
方紀生 譯 實價一角

笑

贊

清都散客述
會因 校點 實價二角

版出日五月五年三三九一

1—1500

所	版
有	權

角八價實

